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04n0193

佛本行經

宋 釋寶雲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1　因緣品
  - 2　稱歎如來品
  - 3　降胎品
  - 4　如來生品
  - 5　梵志占 相品
  - 6　阿夷決疑品
  - 7　入譽論品
  - 8　與眾婇女遊居品
  - 9　現憂懼品
  - 10　閻浮提樹蔭品
  - 11　出家品
  - 12　車匿品
  - 13　瓶沙王問事品
  - 14　為瓶沙王說法品
  - 15　不然阿蘭品
  - 16　降魔品
  - 17　度五比丘品
  - 18　度寶稱品
  - 19　廣度品
  - 20　現大神變品
  - 21　昇忉利宮為母說法品
  - 22　憶先品
  - 23　遊維耶離品
  - 24　歎定光佛品
  - 25　降象品
  - 26　魔勸捨壽品
  - 27　調達入地獄品
  - 28　現乳哺品
  - 29　大滅品
  - 30　嘆無為品
  - 31　舍利品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93

佛本行經卷第一(一名佛本行讚傳)

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

因緣品第一

今粗頒宣法，　慈心專聽受；
佛眾經要義，　聖師之言辭。
傳佛之典籍，　最利益於世；
受者蒙大慶，　潤及一切生。
普一切諸佛，　仙聖明王智；
慈心稱名者，　獲福不可量。
今故演吉祥，　憂苦永滅亡；
所至之方域，　莫不得安隱。
撿情專守心，　各各靜意聽；
其有奉持者，　雪除諸垢穢。
以清淨法水，　勤加浣濯心；
入滅度深池，　受色甚鮮明。
五欲猶奔馬，　普世隨之迷；
迴旋無出要，　勞欲所欺誤。
或馳於盲冥，　獨周旋五道；
以智慧之勒，　善御迴愚心。
當以無常策，　捶制情欲馬；
挫折饕餮意，　令志捨諛諂。
六欲江河流，　趣惡甚速疾；
當以智慧力，　設牢厚堤塘。
樂生死勤苦，　未曾得休息；
以無厭足意，　迷醉於五欲。
八種之湯藥，　和合甚神良；
順服甘露味，　迷醉尋醒悟。
三界眾生類，　倒見手所指；
顛倒於五道，　猶如拍毬跳。
垂脫盡苦際，　還復墮生死；
今聞聖明教，　宜息迷惑心。
慈悲之光明，　普照耀於世；
愚覩熱時焰，　癡心自迷惑。
生死猶廣澤，　孤麗迷於中；

宜服飲法乳，　除久飢虛渴。
眾生從久來，　為老死所吸；
不喜見良藥，　逆罵謗醫師。
醫合三十七，　雜藥神良膏；
宜以方便求，　勤服以除患。
塵勞之長夜，　眾生甚安眠；
宜辦甘露鼓，　寤令莫睡眠。
佛日出於世，　照曜法豐秋；
宜以智慧眼，　勤心普遍觀。
眾生心如水，　躁擾濁不明；
以法淨使清，　猶如秋時水。
眾生善御心，　定意不躁濁；
速疾得歸趣，　入于泥洹海。
種種變形體，　於生死長遠；
天人三惡趣，　地獄鬼畜生。
今宜捨嶮欺，　諂偽[仁-二+豈][仁-二+磊]形；
入滅琉璃城，　合為一種色。
有王名阿育，　無憂厚國土；
能使怨憂恐，　歸附者喜敬。
普於此地立，　八萬四千塔；
天龍鬼神喜，　聲震於天下。
時金剛力士，　聞是震動聲；
佛法更盛明，　因是追念佛。
低頭拄頰悶，　惟佛在世時；
諸天有問曰：　「唯仁何為愁？」
諦視良久間，　然後乃長歎；
懷悲聲戰悵，　發言報之曰：
「佛天中天師，　施善教天人；
追憶佛聖尊，　是以愁悶耳！　」
是諸天人等，　後生不見佛；
佛去世之後，　乃生於天上。
始聞佛名號，　衣毛皆起豎，
因以慈敬心，　問於金剛神：
「唯仁佛是誰？　有何善妙德？
有何智慧力？　有何律禁法？
其形貌何類？　以何自嚴飾？
唯仁垂顧屈，　為吾等具說。」
以是光明言，　勸進金剛神；

發言猶花敷，　含笑和顏曰：
「所問深妙法，　難可倉卒說；
諸聖不能究，　獨我安能陳。
若能以手指，　舉拂世界地；
四海諸淵池，　一吸能令盡。
若能都渾吞，　鐵圍金剛山；
以蓮花根絲，　繫懸須彌山。
若欲圍纏裹，　窮盡虛空表；
若復欲計知，　十方眾生數。
是事猶易致，　學之或可得；
欲歎佛功德，　無能盡具者。
願承佛威神，　令意不謬誤；
能少少頒宣，　歎佛之德善。
今我之所說，　猶如鸚鵡言；
以歡悅仁等，　可專意諦聽。」

佛本行經稱歎如來品第二

今欲昇清虛，　翔佛無外法；
適欲稱發言，　心為之沈疑。
吾心之羽翮，　勢弱不能強；
佛之空無慧，　包博虛空外。
假令有力士，　盡力射虛空；
箭行過劫數，　不能至空際。
若干賢聖明，　於佛大空慧；
以無量辯才，　不歎盡佛德。
已度苦海岸，　枯竭愛欲河；
塞生老死淵，　開立大法海。
天人及異術，　不能盡意源；
是故佛慧海，　深邃無涯底。
須彌眾山王，　諸天遊居上；
佛德喻須彌，　莫能見頂者。
魔王進三女，　來欲亂道意；
所至靡不惑，　唯佛慈能護。
魔王十八億，　變形來欲戰；
佛從衣出臂，　如日照雲赤。
以百福相手，　擬地勝魔王；
不敢當佛德，　猶冥眺日光。

諸天無能毀，　魔王貢高幢；
唯佛能碎壞，　佛竪大法幢。
其餘塵勞王，　強力含怒害；
愚癡及死魔，　軍率諸子孫。
愛生五蓋子，　先登纏覆世；
有餘懷害進，　變形若干種。
怒害疾慳妬，　熱惱慢貢高；
倒見貪欲界，　邪癡塵勞王。
其弊懷害強，　圍繞求對戰；
結布塵勞陣，　各現武備力。
各放剛猛弩，　以中凡愚夫；
其箭如毒蛇，　又有如熾火。
迦葉佛已來，　無與為對者；
佛德障其箭，　益甚放燋燃。
乘戒德之車，　被忍辱牢鎧；
駕以精進馬，　入滅塵勞陣。
以正見利鉾，　以正思為箭；
以正言為羽，　以正行為筈。
以正路為矢，　意筩中拔箭；
放慈弓駃發，　佛箭名四等。
一發滅塵勞，　震三千世界；
慧熾燒塵欲，　猶如軍被燒。
施戒忍進定，　慧信及堅固；
守志不移動，　猶眾川歸海。
世清空中明，　十方普蒙安；
心一定堅固，　思惟世起滅。
以得金剛心，　壞碎塵勞山；
以佛眼觀見，　三千界如鏡。
外學諸神仙，　久學無所覺；
一切智無師，　名諸師之師。
強慧金剛觜，　潰壞癡堅卵；
脫出愚冥獄，　陵無為清虛。
天上食甘露，　食隨蘭馬麥；
不甘著天味，　不患厭馬麥。
調達怒放石，　羅云立其前；
俱以慈眼視，　見毒栴檀等。
外學所誹謗，　天人所稱嘆；
於二意不動，　猶口吹須彌。

名聞三千世，　佛是普世師；
好首所虛謗，　心等無喜慼。
愚利衰毀譽，　若稱譏苦樂；
八法不能染，　猶如水蓮花。
天上人間樂，　視皆為不實；
觀世如愚戲，　有形皆空無。
三惡趣眾生，　開其難開門；
空三惡趣獄，　導天人無為。
經趣度三世，　縛阿須倫憍；
勸導眾善本，　雨三寶於世。
往古轉輪王，　自在於四方；
於己不自從，　免死至無為。
佛修種種業，　治理法空城；
濟脫塵勞賊，　將至無為城。
日明照晝不及夜，　不曜天上三惡趣；
佛光晝夜三千世，　及至一切眾生心。
佛神妙暉常盛明，　千萬無數難可喻；
月之盛明十五日，　其暉曜夜無益晝。
天帝懷憂悴，　壽命臨終沒；
垂退失天福，　詣佛還見諦。
日月世眼目，　阿須倫所嬈；
佛慈濟世間，　救令不遭厄。
憂烟想如焰，　樂欲如服藥；
愛著喻盛火，　佛滅以法水。
懷恚甚怒害，　飲醉狂惑亂；
鴦崛魔醉象，　佛以慈制伏。
無量生死堅纏裹，　愚癡之賊蔽其目；
佛以言箄智慧藥，　決除鬱鞞迦葉賊。
是三人等塵甚厚，　假令聲聞如恒沙；
無有能動其毛者，　唯佛濟使覩道明。
容貌甚憍慢，　因寶黼黻服；
迸沙最矜高，　見佛屈修禮。
頭如戴火焰，　牙長眼正赤；
怒則擲火燒，　佛降阿膩鬼。
龍王懷毒怒，　雹害魔竭國；
佛動地崩山，　威勢滅龍毒。
佛猶大象王，　入生死華池；
踐蹈塵勞草，　竚立泥洹中。

佛導度生死，　如牛渡流河；
眾生渡至今，　如群牛隨導。
佛如八解池，　生法芙蓉花；
天人如蜂集，　服香則離苦。
諸天聞海水，　底有不死藥；
以海大龍王，　纏繞須彌山。
諸天阿須倫，　攬海至千歲；
設若干方便，　盡力甚勤苦。
引萬種藥精，　進令水上凝；
謂是不死藥，　接盛以金瓶。
服者不永壽，　不離老病死；
意謬持神藥，　轉輪無邊際。
佛以七覺意，　慧力攬大海；
圍繞以滅定，　引以精進力。
致出甘露藥，　永安滅老病；
最樂滅眾苦，　服者離生死。
佛明喻曰不亂精，　盛喻月滿而不寒；
樂過六天而消欲，　燄如盛火無所燒。
法甚微妙德行具，　眾善伏藏稱福聚；
普集天人之善好，　歎視佛德無厭足。
光耀如日明如月，　悅目如華聲雷震；
步如象王忍如地，　普勝世間佛獨最。
如是無量清妙歎，　眾聖窮劫不能盡；
況吾愚淺欲究竟，　猶無舟船欲渡海。
諸天皆叉手，　懷悅謂金剛；
願佛下兜術，　即受許為說。

佛本行經降胎品第三

處兜術宮時，　以天眼普觀；
覩眾生苦惱，　追憶往古誓。
本願安眾生，　累劫勞求佛；
生生遭艱難，　不厭種德本。
第一上祠祀，　從發意以來；
以金遍布施，　惠施手成德。
從初種種施，　聞者衣毛豎；
頭目身手足，　妻子所愛重。
嚴駕名象馬，　寶車垂真珠；

若當合聚此，　普地不容受。
勤施聲雷震，　如天降時雨；
累劫以慧水，　普潤飽眾生。
施酪池乳江，　福山酥如泉；
蜜塹石蜜積，　普嚴飾此地。
未曾違求者，　與與無所逆；
水灌受者手，　喻於四大海。
奉父母明師，　慈心具種事；
所施無涯限，　成施度無極。
所生守戒勝，　沒命不穢禁；
剃頭為沙門，　髮積喻大山。
生愚夫五欲，　遭沒命危難；
不動毀淨禁，　具戒度無極。
生得尊自由，　未曾施人惡；
截頭目手足，　心定得忍辱。
情悟發求佛，　逮進超九劫；
彌勒等應先，　勇猛出其前。
貪慕深妙法，　因身受慧義；
入火投山巖，　支節鐵針釘。
十八法智慧，　奉行無發勞；
覺了一切原，　度智無極岸。
施戒忍進定，　智慧江海淵；
慈悲傷眾生，　成喜悅光耀。
毛孔雜色光，　明動兜術宮；
諸天懷疑集，　肅敬禮菩薩。
即時種種擊金鼓，　任資賦與七覺籌；
誰欲與吾降世間？　故相延請法賓會。
光從兜術照四方，　樂役力渚閣浮提；
即勅侍臣卿月猛：　「汝識世間大國王。

「何國可託生？　不違古典制；
應遭遇菩薩，　奉順佛言教。」
對曰：「唯聖聽，　有大豪尊王，
有王名善求，　典主王舍城。
婆羅奈城主，　王名曰善猛，
蝎國王百才，　欝禪王名巢，
光燄王留生，　又王名勇武，
王善臂之子，　又名白雪王。

「是八大王有名聞，　不審為可託生不？」
曰：「有是王穢不真，　遍更察觀真正者。」
思惟斯須曰：「更有，　轉輪王種壽興後，
王最盈後名師子，　其子白淨釋中尊。」

「善妙稱吾意，　應託生為子。
白淨男中上，　妙后女中英；
諸城邑之中，　迦夷羅越最。
今日吾當降，　施善於世間；
示眾生以正，　牢縛欲枷鏁。
破壞生死獄，　開示無為路；
示眾生方便，　令出生死獄。
卿等誰欲樂，　離苦滅度安；
欲自度苦者，　與吾俱降下。」
頒宣是法已，　便下兜術宮；
顯乘令普知，　白象如銀山。
菩薩乘象王，　如日照白雲；
諸天鼓樂舞，　普雨雜色花。
日精之明珠，　光照耀王宮；
降神下生時，　現瑞甚微妙。
菩薩降入胎，　如鴈處清淵；
如秋盛月照，　如象處花池。
日以光照好，　月以盛明珠；
菩薩無可喻，　唯與善福俱。
處妙后胎已，　地六反震動；
猶如水中船，　空中崩雷聲。
海池肅肅動，　眾流淨澄清；
諸天於空中，　布華如帳縵。
稱慶踊躍喜，　地神欣然笑；
諸華盡敷鮮，　遍地無空缺。
樹神見眾花，　開張如目視；
魔王愛樂樹，　即萎憔悴愁。

妙后寐寤尋憶夢，　諸根寂然喜踊躍；
舉目四向遍察視，　王顏怡悅蓮華色。
即啟王曰：「唯願聽，　夢中所見甚吉祥；
大白象王有六牙，　忽然來至在我前。」

王聞后所夢，　懷疑喜踊躍；
即召梵志占，　為說夢所見。
明達善占夢，　思惟乃發言；
按典籍占夢，　唯聽今諦說：

「女夢日光明入腹，　因此懷妊生吉子；
如日赫照普地界，　其子德尊主十方。
夢見月滿眾生俱，　光照女腹因懷胎；
生子聖達轉金輪，　典主四方正法治。

「此女夢白象，　趣入其右脅；
此子無瑕穢，　天人稽首禮；
一切無不知，　所生必為佛。
此典古聖識，　王后夢白象；
當生寶聖子，　神仙獨象步。
安卦以占之，　必生天人師；
其唯有二趣，　樂家為聖王；
捨家除鬚髮，　成佛眾聖師。」
喜其占夢諦，　賜金恣其意；
王后聞甚喜，　以善事啟王：
「自夢此以來，　甜如服甘露；
體性眾惡除，　唯願樂眾善。
不樂名寶衣，　唯善潔素服；
不好寶名扇，　樂露清涼風。
厭穢於五欲，　樂受正真法；
六情不復著，　色聲香味觸；
不復樂宮室，　意思遊園觀。」
啟王如是已，　王即答之曰：
「恣卿意所樂，　王從將俱出；
乃至於流民，　清涼花樹園。」
后自內觀身，　如淨水月影，
處胎無垢穢，　金花琉璃輿；
月滿諸根具，　覩如寶明珠。
后覺生期至，　遊詣花香園；
其園肅肅清，　諸妙神來集。

佛本行經如來生品第四

于時佛星，　適與月合；　吉瑞應期，
從右脇生。　猶如雲除，　千日霍現；
譬如久冥，　炬光卒耀。　東方為首，
樹為頭髮，　華草為毛，　蓮花為面，
青蓮為眼，　丹樹為口，　須彌為乳，
四海為腹，　中土為腰，　南方為髖，
私為垂珠，　恒為香瓔，　西方為足，
眾寶為飾。　諸轉輪王，　歷代典主；
如江河數，　佛所履踐。　千輻相輪，
常行印車；　過去諸佛，　所修德義。
生育萬物，　猶如慈母；　難動即時，
肅然震聲。　懷喜庠序，　和悅而瞻；
即時右脇，　顯大輝耀。　遏絕日光，
日如螢火；　令日失明，　無復精光。
光如華髻，　現若干色；　側塞四方，
滿虛空中。　譬如雲除，　日照忽現；
爾時諸天，　見晃昱光。　悚然怪異，
而相謂言：　「日天下耶？　金樹出乎？」
有神對曰：　「佛日出現。」　日天子疑，
「是何異日？　將無奪我。」　日成宮殿，
懷嫉霍然；　彼千光明；　佛耀輝地，
日焰照空。　太子懷光，　千倍踰日；
日光還折，　退不敢當。　天地普然，
如劫盡焰；　天地明闢，　如始旦曉。
諸神普喜，　地祇鼓舞；　光明雨灑，
甘露良藥。　充飽一切，　滅憂惱患；
海震如笑，　樹木跛[跳- 兆+我] 。　淵池青蓮，
如開目視；　眾樹散花，　以敬太子。
眾鳥翔鳴，　如雅頌音；　諸天慕善，
如花遇日。　都照十方，　晃如金色；
神祇懷喜，　花非時敷。　金銀栴檀，
細末如塵；　天意作花，　晴無雲雨。
光明普照，　遍滿十方；　明珠火焰，
奄然不現。　日所不照，　幽隱冥處；
霍然大明，　耀三惡趣。　聖智明達，
教世光相；　梵天神等，　華中化生；
慈謙敬心，　散適意花。　掌蓮華色，
兩手接擎；　懷愛敬心，　慈目熟視。

以梵清音，　歎其功德；　躬自傾屈，
頭面禮足。　戴之頂上，　日處須彌；
號名百祠，　手執金剛。　以千慈眼，
熟視無厭；　天華白蓋，　雜妙寶花。
其明如月，　上於太子；　歎其功曰：
「勞苦彌劫，　以大方便，　發求佛道。
願垂慈心，　眾生可傷；　唯為普世，
不請之師。」　北斗七星，　亦如稱歎：
「現七覺意，　消七勞垢。　故行七步，
如師子起；　足跡印現，　喻如七星。
其步太然，　不懷疑慢；　地神傾屈，
低仰接足。　以普明日，　照於四方；
現四諦法，　如師子吼。　吾齊以此，
末後受形；　不復處在，　胞胎之獄。」
今當得佛，　最難得道；　將導一切，
服甘露滅。　安靡軟草，　雜色眾花；
如天綩綖，　周遍布地。　譬如天王，
處清池淵；　如金樹花，　視甚微妙。
諸五趣類，　受苦惱者；　皆得休息，
身安快樂。　眾結縛著，　甚急牢獄；
爾時眾結，　悉得解脫。　爾時洪音，
遍聞佛界；　諸天鬼神，　懷喜踊躍。
速昇虛空，　進見聖寶；　諸天側塞，
充滿無間。　大龍王子，　如須彌山；
目猶日月，　動海出水。　頭戴雲蓋，
速疾尋至；　細雨香水，　敬浴太子。
安祥天子，　受天世人；　大敬祠祀，
能與其願。　自化己身，　現有四頭；
乘牛執蓋，　敬護菩薩。　童男天子，
首戴羽冠；　威力巍巍，　號孔雀幢。
貫冑帶甲，　執持武備；　為大軍師，
將從大眾。　擁護菩薩，　一由延內；
天王大力，　名毘沙門。　珍寶充盈，
德有志界；　天二十八，　神將軍俱，
各與營從，　器鉀嚴整；　與億鬼神，
來護菩薩。　又有天王，　名尊自在；
與無央數，　巨億諸天，　執持幢旛，
而來雲集；　以恭肅敬，　禮菩薩足。

閻王惡害，　無能勝者；　駈逐眾生，
以一種法。　擲棄所執，　太山獄杖；
以慈愍心，　來禮菩薩。　無數諸天，
龍鬼神王，　淨居天上，　諸清淨天，
叉手合掌，　如未敷藕；　齎敬曲躬，
永歎菩薩。　金色天華，　明真珠臺；
青芙蓉花，　紺琉璃莖。　興成意花，
若干妙色；　末栴檀香，　散下如雨。
天女空中，　眷屬俱來；　鼓天伎樂，
歌歎功勳。　往古修行，　眾億善本；
果報成熟，　潤及群生。　慶雲震樂，
諸天散華；　身放光明，　晃晃昱昱。
諸天吒歎，　眾生歡喜；　蒙佛神德，
普嚴世界。　金鳥諸龍，　俱懷和協；
天阿須倫，　棄捨怨嫌。　從白淨月，
出清涼光；　普為世間，　滅愛憎火。

佛本行經梵志占相品第五

當爾之時，　眾善普會；　殃患消滅，
快樂無極。　王因是喜，　赦降天下；
欣慶來集，　如眾川流。　如天帝釋，
生子瞿或；　如安祥天，　生子童男；
如毘沙門，　生子寶瓶；　菩薩誕育，
王亦歡喜。　菩薩體軟，　如天初生；
乳母收養，　如育嬰孩。　請諸舊德，
曉事母人；　圍衛擁護，　不離左右。
光相明照，　如梵中尊；　諸母速疾，
將詣天祀。　欲令拜謁，　諸天形像；
天像皆起，　屈申低仰。　諸有金石，
水泥天像；　叉手稽首，　禮敬菩薩。
諸母驚怖，　心皆愕然；　緣是瑞應，
號天中天。　未諦審知，　太子神德；
因此恐怖，　速還歸宮。　白淨王聞，
驚怪怖戰；　因召梵志，　明占相者。
應令尋至，　王即問曰：　「唯諸明師，
占相吾子。　懼因此子，　犯觸天像；
唯拔吾心，　諸深狐疑。」　梵志喜顏，

對曰：「天王!　今應稱慶，　不宜懷慼。
王族更新，　當從今始；　轉輪聖帝，
應臨四方。　按卦占察，　右脇生者；
必為尊貴，　聖達普智。　臨眾王上，
顯如須彌；　為眾山王，　無能及者。
眾寶之中，　如意為最；　眾流之中，
大海為最。　眾光之中，　日月為最；
今是太子，　眾聖中最。　按占古典，
有威儀王；　因手而生，　律王掌生。
情思力王，　從父腋出；　王名往古，
因父脞生。　扠陀竭王，　頂上生出；
是等德強，　皆轉輪王。　今占光瑞，
相應聖王；　攝度天人，　以聖慧力。
名號普聞，　周遍十方；　如大聖王，
號扠陀竭。　金輪白象，　玉女紺馬，
明珠聖臣，　主兵七寶。　遊天世間，
從兵四品；　當為天人，　開無為路。
當有千子，　才力勇猛；　當以正法，
治世太平。　若捨家出，　進求道術；
必當為佛，　以慧勝世。　抑按世間，
眾聖明師；　按卦所占，　唯此二趣。」
王欣解顏，　謂梵志曰：　「自宗祖來，
聖王斷絕。　父王亦無，　轉輪王位；
子何由能，　自致聖王？」　王雖如是，
梵志愕然；　皆共同聲，　舉手稱歎。
猶如大龍，　雷震之聲，　於王殿上，
大稱善慶：　「唯王莫疑，　謂其不然；
父子德異，　宿行不同。　唯在宿世，
修立德行；　請呈籍卦，　王當照之。
往古仙聖，　賢才明達；　次比四句，
若醫藥方。　往醫婁他，　不能敏達；
其子仙賢，　明達踰父。　往古聖王，
後亦不繼；　百轉之孫，　乃復還紹。
近聖亦復，　限齊江海；　其光莫能，
如其子者。　如是異術，　乃餘無數；
往古先人，　所不達及。　其後苗裔，
秀出踰前；　事任宿德，　非由於人。
前世所修，　與今德合；　雖今時非，

德人居吉。　瞻按籍卦，　與瑞附合；
必得於世，　為轉輪王。」　王告諸大，
眾梵志曰：　「今當為子，　因德立字。」
梵志默然，　心思斯須；　謙遜卑聲，
啟白天王：　「察今時運，　太清和順；
吉鳥翔鳴，　瑞應至聲。　地動庠序，
節氣調適；　風雨順時，　世應太平。
眾火炎現，　清徹無烟；　諸天塞空，
現形叉手。　雨眾雜花，　天樂並作；
王教平均，　國應豐熟。　大王國境，
祥瑞普臻；　當名太子，　號曰吉財。」
王意大悅，　重賜梵志；　金角乳牛，
數百千頭。　王還喜悅，　摩太子頭；
以妙寶瓔，　繫太子頸。　慈心叉手，
歎其德曰：　「先臨聖王，　然後出家。」

佛本行經阿夷決疑品第六

高山花果池，　快樂如天觀；
眾山少及者，　故名阿夷岳。
曩久居此山，　年耆結簇髮；
長暴露形體，　壽高百有餘。
體猶如黑雲，　髮如白銀數；
眼睛微赤理，　形如雜色山。
智慧如梵天，　明如日月火；
四火日第五，　自暴名阿夷。
卒聞響響聲，　鳥獸鳴如語；
其解鳥獸音，　懷疑出廬窟。
見天交錯飛，　於空中歡喜；
因仰問天人：　「諸天何為喜？」
有天名法樂，　尋答阿夷曰：
「師為未聞耶？　世有奇吉祥。
白淨王生子，　當度世眾生；
卒必成佛道，　為天世人師。」
聞佛之名號，　踊躍衣毛豎；
即上昇虛空，　欲見釋童子。
因所見瑞應，　神通意審諦；
彈指頃之間，　便到王宮門。

是上聖通士，　明達禁戒備；
王以愛敬意，　速迎請入宮。
讓之以上座，　謙恭辭慰勞：
「垂愍回接顧，　屈來入鄙國。」
阿夷覺王意，　愛敬盡禮義；
以慈目視王，　執謙以敬謝。
「王宜應如是，　愛賓以上禮；
大王承法治，　垂恩於國民。
自先過諸王，　種種大施與；
於財寶貧使，　戒智慧豐富。
吾所由至此，　宜懷歡喜聽；
聞空中天語，　王生子作佛。
我忻所聞事，　覺吉祥故來；
法幢甚可愛，　觀釋種族旗。」
王聞說是言，　喜愕情惶灼；
速呼太子來，　與阿夷相見。
在乳母抱上，　光相照然明；
見太子德相，　如天后抱子。
阿夷不能忍，　便前取太子；
兩手抱愛視，　如黑雲裹日。
在阿夷抱上，　菩薩明益輝；
猶如黑山間，　銷金爐熾火。
以慈心久視，　眼中即雨淚；
太子體晃昱，　如黑雲雨雹。
王見阿夷泣，　心懷甚怖懅；
恐子將不祥，　懷疑語阿夷：
「唯聖時見示，　吾氣垂欲絕；
今見仁悲泣，　是故心驚戰。
得無是吾命，　一旦忽然滅；
先為我致慶，　後將無遺慼。
劣乃得此子，　久渴得升水；
將無為吾怨，　幡不令吾當。
吾始生意念，　得子至眼眠；
子目遺後視，　則吾不憂世。
是吾族珍樹，　生於寶宮池；
將護誠告我，　以愛己子情。」
面如盛滿月，　阿夷熟視之；
眼翫青紺光，　舌如蓮花葉。

頭髮紺青色，　覆其高廣額；
頰車如師子，　諸頷充平滿。
師子肩長臂，　掌輪千輻理；
次視其相已，　從頂至足相。
師盡愛敬意，　稽首禮太子；
淚墮如雨下，　懷慘惘啟王：
「其有充滿足，　三十二妙好；
必當成為佛，　以善勝普世。」
諸天聞是語，　於空中散華；
同聲稱善善。　王謂阿夷言：
「前師按卦占，　定成轉輪王；
今聖師視相，　定之使成佛。」
王言猶投蘇，　火炎盛熾猛；
益增阿夷口，　更說決定言。
「如我觀察相，　恣媚滅欲意；
示眾生滅度，　當以佛容貌。
假令空中雨，　金剛之大山；
不動太子毛，　何況餘艱難。
普世眾力士，　諸弊害鬼神；
及阿須輪王，　軍官屬營從，
各執金剛杵，　大如須彌山；
來欲擊太子，　山杵破散盡，
太子不動移，　當作是覺知。
吾不以是慼，　當以懷歡慶；
我自傷流泣，　遇佛而空過。
頒宣慧照曜，　奮千辭義光；
佛因當顯明，　我獨不見感。
立在無為空，　滅如月清冷；
世蒙涼除熱，　我獨當燋然。
佛諦執金剛，　慧杵碎塵勞；
當有甘露藥，　我獨不得嘗。
佛如海馬王，　濟渡海流人；
我獨退在後，　婬鬼所裂噉。
一切智池水，　善意諸蟲貝；
通放慧江流，　一切飲除渴。
眾善為根株，　忍枝意止葉；
覺意以為花，　成泥洹甘果。
解脫眾生禪，　戒香遍世間；

佛樹當生長，　我薄德不覩。
愚癡門甚牢，　恩愛門甚固；
當以法籥開，　生死牢獄門。
普世相燒然，　以婬怒癡炎；
當以法水滅，　如雲雨野火。
以悲心之角，　定餬十方鋒；
當施善法乳，　天人飲無厭。
普世之嬰羅，　塵勞之重疾；
以最勝法藥，　當療眾生病。
佛之大海淵，　諸佛之寶渚；
度生死賈客，　以寶充其饒。
芥子比須彌，　牛跡水況海；
螢火喻日光，　轉輪王方佛。
勝通達梵天，　喻覺慧帝釋；
超淨相梵志，　世典古王傳。
古仙聖大師，　學深厭祠祀；
若聞佛聖化，　疾捨本術盧。
澡瓶杖簇結，　棄本諸威儀；
尋捨貢高意，　厭本所習禮。
咄此老害懅，　令人無所及；
吾已得五通，　今事禮不偶。
今雨欲然耀，　慧定照世間；
吾今垂垂滅，　如何不悲乎？」
即呼弟子來：　「汝莫如吾誤。」
以徒託太子，　阿夷辭還退。

佛本行經入譽論品第七

是時釋王，　德日夜增；　寶倉國境，
名稱智慧。　金寶積聚，　種種瓔珞；
眾善來歸，　如秋海淵。　象馬車乘，
猶天嚴駕；　賢善調良，　自然詣廐。
甘蔗石蜜，　酥乳水漿，　粳糧穀米，
氣味力增。　殃患普除，　怨敵屈附；
舊親增敬，　疫饉消亡。　涼風和調，
時雨細潤；　空中晃昱，　甚好嚴備。
盡王境土，　長益豐茂；　眾善普集，
不祥枯竭。　以太子德，　合成諧偶；

以諧偶故，　名稱普聞。　諸根成就，
相好可觀；　猶月初生，　十五日滿。
諸王長者，　普進貢獻；　栴檀羊車，
駕御金鹿。　象牙金銀，　雜寶合成；
粟珍寶廁，　象子馬駒。　童子曳弄，
戲笑娛樂；　白銀鴈子，　珊瑚口觜。
隨其年長，　致獻貢御；　金寶博奕，
以供太子。　年在幼少，　為事尊長，
重踰須彌，　忍辱過地。　淵深於海，
意博包空；　時過孩童，　初入在美。
世人所習，　眾諸技術；　太子學能，
不加日勞。　年滿十六，　體力精健；
文武兼備，　藝過諸釋。　王覩太子，
德日殊異；　兄弟中猛，　如勇師子。
王忽寤憶，　阿夷所言；　如何當令，
捨是洪德。　涉苦入山，　精勤學道；
心即懷疑，　召諸臣議。　思計令子，
不入山學；　執謙尊教，　如天帝臣。
承帝詔命，　思計設理；　沈思斯須，
執敬啟言：「尋承命旨，　子難卒留；
海可過濟，　日可失明，　月可捨涼，
子願難違。　唯然天王，　宜設方便；
若設方便，　為事必剋。　假令不剋，
無遺恨情；　事離方便，　則難施立。
聽承古仙，　服水氣者；　長勞困形，
皮骨相連。　重如太山，　遭欲風吹；
愛恚戰動，　如風吹樹。　嚴妙堂舍，
色聲香味；　華香嚴飾，　狀如天女。
第一上樂，　迷醉女樂；　五欲猶能，
迷惑仙士。　夫色聲香，　味細滑觸；
諸心所喜，　五情所貪。　以欲堅牢，
力強大網；　以繫子心，　乃可無憂。」
王然此義，　即召美女；　十五以上，
容色妙者。　六十四種，　姿媚具備；
尋致諸女，　充太子宮。　久學調靜，
執慚愧戈；　於婇女中，　如月眾星。
攝藏輝光，　不甘五欲；　口終不發，
不遜之言。

眼不起視色，　猶餓夫於樂；
諸伎女懷慚，　如冥逃光走。
父王聞是已，　不安寢於床；
因更令境內，　有相好樂者。
其誰有妙女？　必盡來應會；
若有違限者，　加之以重譴。
設此嚴限已，　益出眾瓔珞；
恣之取瓔珞，　入宮為婇女。
種種嚴修飾，　諸遊觀園池；
無數眾女集，　皆受賦瓔珞。
太子德如日，　目無能當者；
自執意挍計，　終無能染污。
執杖釋種女，　姿貌如天女；
心忍辱如地，　面暉如月滿。
古聖王苗裔，　相應玉女寶；
德廣覆天下，　除憂如天樂。
持重有智慧，　相好容貌光；
名稱最第一，　是故號除稱。
手執波曇花，　眼如紺蓮葉；
兩手奉好花，　歡喜詣其母。
唯母見嚴飾，　意欲入宮觀；
欲見釋太子，　心自然戀慕。
母即告女曰：　「寧今受御譴；
終不聽汝往。」　「願母必見聽。」
重啟父母已，　即聽隨其願；
愛敬執謙恭，　報慈父母已。
將從顯然往，　如水恒趣海；
至於王宮中，　到遙觀太子。
過去五百世，　曾為太子妻；
其所生之處，　女中最第一。
前世緣牽故，　故熟視太子；
顏容怡開敷，　如日水蓮華。
厥行步庠序，　寂然無聲響；
猶如眾江流，　入海則寂定。
眾中有一女，　造二首歌頌；
音韻甚合好，　應時順事理。
有女來甚妙，　執持紺蓮花；
憶往世善行，　故以相發寤。

過世上名華，　供養定光佛；
執花甚姝好，　猶如吉利天。
菩薩忽然聞，　定光佛之名；
心中即驚動，　徐舉目遍視。
即發聲謂曰：　「進手中花來。」
以言眾所僥，　如服甘露藥。
應聲尋花進，　以奉上菩薩；
侍在菩薩左，　如明星在月。
太子視瓔珞，　不宜其所服；
即解明珠瓔，　擲以掛女頸。
於是明珠瓔，　嚴飾女形容；
姝好無雙比，　益發明珠光。
猶如天帝釋，　處於紫紺壁；
亦如十五日，　月與眾星俱。
合宮盡歡喜，　皆共同舉聲；
稱曰真得妃，　莫不同甚歡。
如是歌稱聲，　斯須流聞王；
王聞甚歡悅，　重賜名寶珍。
王即令求，　女父母來；　賜與珍寶，
不可稱計。　召明梵志，　卜 擇良辰；
塗香坦地，　飾以眾花。　以神呪酥，
充飽火神；　灌太子手，　父母授女。
為太子妃，　女中第一；　在太子側，
如日月星。

佛本行經卷第二(一名佛本行讚傳)

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

與眾婇女遊居品第八

種種嚴飾，　猶如天宮；　春秋冬夏，
四時各異。　應節修治，　遊觀園池；
亦如天帝，　施安樹林。　太子因遊，
至園池觀；　婇女圍繞，　如月處星。
於是眾女，　晝夜作樂；　謝調戲笑，
過數年已。　或娛樂之，　更造新術；
或現己身，　或時書頌。　或圖廟畫，
或有刻鏤；　或有以泥，　為若干像。
或有結花，　以為敷飾；　或妝面目，
或有塗香。　或以鏡照，　或櫛梳頭；
或黛黑眉，　或丹口脣。　或復有女，
華相打擲；　或戲笑者，　或悲歎泣。
或口詠歌，　可聽可樂；　猶如華中，
眾蜜蜂鳴。　眾女求浴，　太子聽從；
無憂樹間，　丹華之池。　圓光文飾，
照樹金色；　猶金在火，　耀耀林樹。
諸樹傾屈，　散供眾花；　眾鳥相和，
悲哀而鳴。　女笑鳥鳴，　震聲遠聞；
五音俱作，　感動人情。　太子入池，
水至其腰；　諸女圍繞，　明耀浴池。
猶如明珠，　繞寶山王；　妙相顯赫，
其好巍巍。　眾女水中，　種種戲笑；
或相湮沒，　或水相灑。　或有弄華，
以華相擲；　或入水底，　良久乃出。
或於水中，　現其眾華；　或復於水，
但現其手。　眾女池中，　光耀眾華；
令眾藕花，　失其精光。　或有攀緣，
太子手臂；　猶如雜花，　纏著金柱。
女粧塗香，　水洗皆墮；　栴檀木櫁，
水成香池。　如是戲笑，　難可計數；
六萬婇女，　圍繞其側。　太子於中，
如天帝釋；　於天浴池，　與天女俱。

於是皆乘，　金銀寶船；　遊戲池中，
如天乘雲。　太子復乘，　七寶之船；
妃在其側，　俱共入池。　色身金照，
光各一丈；　如日乘船，　莫不驚愕。
謂是日出，　眾華開張；　明重光照，
喻日天子。　太子出池，　諸女更嚴；
作眾伎樂，　行甘蔗漿。　諸女飲已，
跳踉舞戲；　時日便冥，　向月燭明。
欲惑太子，　意終不傾；　欲使其貪，
意終不著。　慧燈甚明，　終無能滅；
猶明珠燈，　不損飛蛾。　斯須至冥，
眾女睡眠；　太子妃寐，　夢覩憂變。
太子出家，　捨宮婇女；　逃入山澤，
妃獨逐走。　從後求哀：　「莫相捐棄，
澡手見授，　今棄付誰？　惟今自察，
無量過失；　願微重榮，　莫生相捨。
獨入山澤，　勤修眾德；　何悋於妾，
致大酷惡。　古賢出學，　亦復好妃；
唯垂愍傷，　願聽侍從。」　追呼不息，
太子入林；　心意發狂，　樹樹行求。
嗶向樹曰：　「汝獨無憂，　我獨懷惱；
示我太子。」　仰見樹上，　有赤觜鳥；
向鳥歎苦：　「我失所怙。　汝聲似之，
留聲與汝；　願以鳴聲，　除我心惱。」
又見樹曰：　「汝何不慈？　吾厄夫怙，
迷行犯觸。　賢夫所棄，　宜見愍傷；
如何見笑，　華盡開敷。」　見雙頭鴿，
相將俱飛；　益增憂苦，　流泣且言：
「唯願示我，　懷重慊者；　令我覩之，
失之我亡。　樹華散我，　更耗我心；
唯汝仁鳥，　莫嫉快我。　當散我心，
好喜伎樂；　未曾相犯，　何為必爾。
為風所動，　樹枝傾曲；　猶如以掌，
擊打於我。　鳥獸角視，　爾不遣夫；
水聲如罵，　我不任治。」　太子不還，
便悲歎曰：　「留目紺蓮，　留超與應。
留笑華敷，　留顏金華；　留髮辟兵，
我見遺忽？」　口言未止，　忽見太子，

於林樹間，　便前搏曰：　「何為相棄？」
語頃驚覺；　抱持太子，　慚懼戰[病- 丙+又]。
太子問曰：　「何為如是？」　便說夢事。
太子報曰：　「此非為汝？　吾無所去，
誰往誰返？　無有往者，　亦無所至。
汝諦覺是，　色如聚沫，　覺意如泡，
相如光炎，　行如芭蕉，　識法如幻，
諸根無力；　形體相因，　猶如華合。
覺世無常，　譬如野馬；　吾我無有，
亦無堅要。　合會有離，　汝當諦覺。」
太子自思：　「是吾出應。」

佛本行經現憂懼品第九

王愍太子愁，　勸令行遊觀；
始出宮城門，　霍然日出雲。
駕乘七寶車，　眾德相自嚴；
所將從貴重，　如月與眾星。
功德充滿備，　形容甚殊妙；
都勅國邑里，　并除老病死。
窮凍困厄者，　莫令現道側；
各各盡力嚴，　若干幢旛蓋。
樓閣諸婦女，　猶如天宮城；
嚴飾甚靡麗，　莫不懷歡慶。
萬民皆歌詠，　聲響震一國；
猶秋水歸海，　諍競欲觀見。
莊嚴易服飾，　未竟便起走；
或未及莊嚴，　聞聲便馳往。
於眾閣欄楯，　側塞不相容；
或頭身自懸，　猶如眾華垂。
或有傾屈禮，　各懷敬歎曰：
「當為世導師。」　散眾花香瓔。
見以皆愕觀，　展轉相謂言：
「此當為何神？」　或云從天降，
或云是天帝，　魔王或梵王，
懷疑歡踊躍，　歌歎若干種。
諸天見太子，　容飾導從出；
猶如天帝釋，　出遊觀之時。

於是淨居天，　欲興降瑞應；
如前佛見瑞，　勸意出家學。
天卒化病人，　喘臥在道側；
色惡眼睛黃，　體氣口燋乾。
身腫腹膖脹，　惡露諸不淨；
宛轉而自塗，　菩薩舉目見。
問：「是為何物？　醜惡難可視。」
御者尋對曰：　「食飲不時節，
四大錯不順，　是名為病人。」
菩薩報之曰：　「視何不分減？」
御者復對曰：　「是不可分代，
都世無能免，　疾病之危厄。
四百四種病，　大患如世間；
尊亦未免離，　處大變難患。」
太子即停駕，　慘然懷憂歎；
聞病心驚痛，　如象被毒箭。
見病觸其情，　尋勅御迴車；
心懼懷悚然，　如牛畏雷雹；
聞雷聲怖愕，　驚懅體不安。
後時復更出，　天化作老人；
頭如絲雪霧，　皮緩肌體皺，
戰如水中枝，　身僂如張弓。
太子見即問：　「是名為何人？
生便如是耶？　為有變者乎？」
御者因對曰：　「始從身受胎，
微起如泡沫；　緣起五體見，
分合成六情，　然後乃出生。
小飲母乳活，　次長乃食穀；
轉緣地而行，　初語如鸚鵡，
爾乃立行走，　體貌形容成；
諸根轉成熟，　以故名曰老。
是名天使召，　顯教悟眾生，
形衰失歡慘，　如花被毒霜。
面如月遭蝕，　心猶日雲霧；
壯進力枯竭，　如夏沙淋水。
竊人志思才，　無形如來賊；
心惱失聽識，　猶野火燒澤。
迫迮如壓油，　飲其體精氣；

懷變令形異，　是者名為老。」
太子視良久，　悵然而長歎：
「老病大石山，　強磨碎眾生。
世普遭苦患，　何可暢意安？
當設方便逃，　如避強害寇。」
後復出遊見，　天化命過人，
宗親隨喪車，　被髮而啼哭。
問曰：「是何等？　以至誠示吾。」
爾時諸侍御，　便為具足說：
「日迫致枯老，　病流精汁竭；
八節之利鋸，　攡刻壽命樹。
日月之斧利，　晝夜恒斫斷；
會遇無常風，　隨靡崩顛墮。
與父母離別，　隨行獨迷走；
妻子及兄弟，　無親可恃怙。
莫能設方便，　圍繞而哭泣；
追慕哀摧傷，　歎其生時德。」
「吾亦當爾乎？」　「都上尊莫疑。」
「我亦離親耶？」　「爾尊必當別。
普世死所執，　如何暢笑語？
不知慚愧故，　更歷無數死。
晝夜之長塗，　日月運不停；
老枯病所毒，　憂惱之牙齒。
四時舌所舐，　宿行速危嶮；
一切莫能免，　死猶龍所吞。
普入盡傷折，　都崩盡斷壞；
悉奪其所願，　盡吞盡燒沒。
盡駈盡挫摧，　莫有能禁遮；
尊當覺是死。」　聞已懷懼曰：
「處世之笑者，　金石為笑耶？」
太子懷憂行，　憶死如湯灼；
猶如猛師子，　處林遭野火。
思欲得免離，　老病死熾炎，
順道念不忘，　方便欲求出。
天化作梵志，　見形暴露憔，
簇髮鬚眉長，　被麤鹿皮衣，
手持澡瓶水，　又執三枝杖。
菩薩因問曰：　「仁修術願何？」

尋聲應太子：　「唯聽我所願，
無病老死患，　是處名天上，
今於此下種，　生天廣大花。
願求快安樂，　萌芽天上生。」
太子歎吒曰：　「斯士見計明，
告御天離患，　是亦吾所樂。」
心惟懷一疑，　為永恒不常，
若必常安樂，　可願生天耳!
天於上稱善，　歎太子心淨，
天上雖快樂，　卒必當墮落。
食福眾善快，　終無永長存，
福盡即退墮，　三塗受苦分。
日有千光炎，　福盡墮闇冥；
月滿盛照耀，　月天墮失明。
梵釋無數天，　雖實天榮位；
還為可傷物，　乞匄餓鬼形。
昔為寶頂佛，　燃燈立七日；
始發意求佛，　誓願甚堅固。
即時魔心戰，　猶如芭蕉樹；
亦令魔宮殿，　震動不得安。
為三界所敬，　今者不宜忘；
於無央數佛，　修若干勞勤。
昔為施安佛，　起七寶大塔；
猶如須彌山，　峙立於地上。
上錠光七華，　受茄當為佛；
金華散普佛，　終日願大乘。
又為起廟寺，　事蓮華上佛；
及餘無數佛，　眾寶香花施。
以天華供養，　無數能仁佛；
又供現義佛，　華香畢已壽。
歌歎方面佛，　乃至于七日；
供養無見佛，　盡己之形壽。
復施頂王佛，　七寶名衣服；
布施無漏佛，　求欲作沙門。
又於理光佛，　入道持淨法；
復於無限佛，　剃頭作沙門。
於數千諸佛，　執勤勞謙敬；
有身餧餓虎，　以妻息施與。

捨眼身肌肉，　手足心不亂；
如是不可計，　頭施有千數。
當施與之時，　震動三千界；
如是言說頃，　現天壽終墮。
後者悲嘆慕，　展轉相憐傷；
下現八地獄，　各十六官屬。
忽有大聲出，　普世皆當死。
從此轉進行，　釋種女名鹿，
見太子如天，　發大聲言曰：
「是父不懷憂，　為母大安樂，
其夫如此者，　婦如逮無為。」
如從天雲雷，　聲入太子耳，
始聞無為音，　猶疲勞得息。
諸情已充足，　意中如逮得；
以己盛寶瓔，　遙擲掛女頸。
以聞無為喜，　不以邪欲與；
勸心向無為，　忽見化沙門。
威儀戒寂靜，　法服手持鉢；
太子告御者，　迴車往行就。
太子問沙門，　尋聲而應之：
「六情無諸漏，　捨家轉離患。
山巖空閑樹，　止宿獨靜處；
乞匄自存活，　太子願學此？
我名曰沙門，　欲求解脫故；
愛憎意俱除，　諸情調心定。
無著捨吾我，　眾事一切棄；
乘自守車輿，　手執智慧弓，
廣設諸方便，　欲壞滅魔兵。
願無火無地，　無水無風雲；
無日月星辰，　無雲空息患，
無老死憂苦，　亦無別離惱。
甘露永乖滅，　吾願求是處。」
說是言適竟，　忽滅太子前。
太子安庠行，　光影照耀地，
還至遊觀園；　心寂滅定安，
意思若干種，　眾善之方便。

佛本行經閻浮提樹蔭品第十

菩薩於是時，　心懷慘然還；
過到遊觀園，　德曜猶天帝。
諸仙聖之王，　不以女色惑；
時見農田夫，　興功耕犁作。
踐截蠕動蟲，　即起悲痛心；
如親傷赤子，　愷然而長歎。
去其樹不遠，　伏藏忽出現；
辟方一由旬，　七寶光盈滿。
將從喜踊躍，　取金畫寶器；
銘題古王號，　某器某王造。
太子省銘題，　過去轉輪王；
八萬四千代，　展轉相承習。
視其七寶積，　如見毒蛇虺；
回顧花光顏，　傾屈敬先代。
泣出紺色睫，　雨於花容顏；
即舉普慈目，　仰廣視空中。
發情哀梵音，　勅其左右曰：
「往古諸釋尊，　雄猛世憍慢；
捨國名天位，　空獨至何方？
賦役勞四域，　積聚無央數；
土地國寶藏，　故字其主無。」
心思計無常，　趣閻浮樹下；
即舉金剛膊，　置金色牲上。
坐思堅不動，　聚意專一定；
觀起滅合散，　逮得一定住。
如江河沙數，　諸佛不共意；
九惱江流濁，　以珠能使清。
於一切眾生，　慈心彈指頃；
福無限無量，　慈加眾生故。
復起慈愍心，　欲安眾苦患；
諦察見一切，　平等逮一禪。
棄諸欲惡法，　尋得歡喜解；
乃至第四禪，　及無量清淨。
日時轉向夕，　諸樹蔭移徙；
唯閻浮樹影，　如蓋覆太子。
猶人識恩養，　宿行報不捨；
蔭不離太子，　如報不捨對。
釋種王聞之，　騰至如師子；

見子處樹下，　猶如雲中日。
情喜懷踊躍，　愕然不自勝；
慈目垂泣視，　禮足悲聲歎：
「以無量敬意，　如是今再禮；
願國土有德，　莫生捨棄去。
普懷喜踊躍，　猶如僥天福；
幸莫棄愚迷，　失僥墜罪冥。
子是世間德，　顯古先人號；
一切所恃賴，　諸釋中之雄。
是吾之身命，　諸女之欲天；
眾生之梵天，　普命之自在；
莫奪吾等命，　猶如強敵王。」
王愛子不覺，　悲慘且還宮。
王去後不久，　太子從禪覺；
聞空中有聲，　三天於上問：
「天人之導師，　願聽我等言。
願尊可時出，　從無央數劫；
名色二支分，　周遍於五道。
根萌至於有，　甚大而堅固；
今以智慧犁，　反生死樹原。
愛深廣淵池，　亂想如魚遊；
迴覆迷牢著，　嫉恚駛流波。」
第二天所啟：　「以清淨敬意；
可乘進浮舟，　度塵勞海岸。」
第三天啟言：　「種山憍慢巖；
邪見之深坑，　嫉恚之絕崖。
病死之川谷，　傾邪而屈曲；
以慧金剛杵，　壞破眾苦山。」
聞已從坐起，　晃耀如金山；
雄步臂傭平，　聲如雲雷音。
目如紺蓮葉，　面容如月盛；
厭家樂無為，　意但思欲出。
如師子被箭，　傷心還入宮；
行詣父王宮，　白淨之殿前。
跪叉手自啟，　唯願聽所陳：
「欲得捨家出，　述修古聖業；
合會必有離，　誰能依久存。」
王聞其所啟，　心如動水月；

感噎不能言，　良久乃發聲：
「唯莫懷此意，　非是卿出時；
年始初美盛，　不宜居山澤。
今正是吾時，　捨位入法律；
以卿有德子，　幸應踐榮位。
地祇懷悕望，　求轉輪聖王；
釋種因卿顯，　汝不宜禪位。」
因以深重聲，　而報父王曰：
「願尊以四事，　為己之保任；
使病不侵強，　老不奪盛壯。
死是普世患，　令莫竊壽命；
盛事不壞敗，　如是為四事。
若必能保任，　便可無憂住；
不行諸山澤，　泰然治國民。」
王曰：「此四事，　無能保任者；
卿應食國位，　無有不順理。
居位可修法，　致得無為道；
七寶為首冠，　寶服光耀體。
眾好自榮恣，　如欲界天子；
皆居臨王位，　自致得解脫。
有王名力勝，　有王名不迷，
有王名識知，　有王名武力。
此等居王位，　逮得解脫滅；
如是但居國，　兩得無所失。
於意得自在，　及乃國土地；
無能妨廢者，　必當速成辦。
吾願以五服，　容飾駕授卿；
沐卿寶蓋下，　吾乃居山澤。」
太子執謙敬，　而報父王曰：
「若不可保任，　願莫見固遮。
雖是真金舍，　失火當避走；
智者不宜遮，　逃災避火者。
當覺真金舍，　及與自在俱；
雖快三火熾，　不當捨逃乎？
又有清浴池，　芙蓉甚充滿；
中有裹蜾[虫*宿]，　不可捨棄耶？
手執持老弓，　甚強停調利；
射以病苦箭，　發著終不失。

墮宿對之圍，　闍王常所獵；
何愚當立待，　可來快射我。
若有人畏空，　方方逃避走；
所到見虛空，　怖不知所趣。
如是於五趣，　無常普周遍；
欲至無畏方，　是不宜故遮。」
於時釋尊王，　默然不加報；
手自牽子手，　曉喻欲令起。
即勅諸傍臣，　增伎樂牢守；
於時聖太子，　入宮自消息。

佛本行經出家品第十一

太子於是時，　心懷甚憔悴；
又更詣父王，　盡意勤求出。
「尊若見憐愍，　願觀世擾動；
合會莫不離，　難得保久長。
唯願見聽放，　至仙人山澤；
於彼修淨行，　開現解脫路。
更無有餘願，　過踰出上者；
若審見愛愍，　願必見聽放。」
於時白淨王，　以蓮花色手；
牽太子手已，　悲聲而告之。
垂泣而熟視，　良久乃長嘆；
然後發聲言：「辛酸苦痛辭，
唯子可放捨，　莫復懷此心；
今未應是汝，　山澤自守時。
心習受榮樂，　未曾少苦勤；
為眾欲所劫，　猶如無御車。
如今正是吾，　山澤自守時；
應以王榮位，　次欲委授卿。
香湯灌沐汝，　以寶冠駕授；
我懷喜不憂，　入山澤無慮。
願見汝沐浴，　初踐於王位；
駕授觀視汝，　慰吾父僥意。
寫恩愛所生，　久積之涕泣；
淚盈目入澤，　以塞先人責。」
太子聞王令如是，　即啟王以清深辭；

「已審覺王垂愛愍，　余亦孝敬重愛尊。
若欲逃出夫火宅，　有親愛遮不令出；
以親愛故俱被燒，　有何善好願思之。
今欲逃避無常火，　智者不宜遮令燒；
但欲求免不俱燒，　願見聽許入山澤。
誰不欲與親屬俱，　若永已聚不離散；
與諸親厚所愛染，　死力不強離別者。
是故釋王願恕亮，　非為無為戀慕心；
以不自在屬無常，　是故決意求泥洹。
前世所有諸親愛，　我在何許彼何至？
我今以何益彼等，　宿對風吹如雲散。
王勅云非卿去時，　若死來時可却者；
曼火未盛有所燒，　當與逆滅莫出後。
尊以王位盡委授，　彼無恃怙無歸救；
猶負大石渡深水，　是故不宜受王位。」
王聞太子言，　辭理甚正直；
子言不可答，　無理可固遮。
即令勅諸臣，　竊守太子宮；
增益其伎樂，　莫令子愁慘。
已後不久，　日向欲夕；　於是入宮，
如月入雲。　坐觀伎樂，　如象被閉；
患厭伎樂，　小却偃息。　雖小偃息，
於事覺寤；　寤寐尋起，　見婇女眠。
瓔珞迸散，　失棄樂器；　衣裳發露，
種種若干。　涎涕流出，　塗污咽胸；
偃伏張口，　難可觀視。　或有女人，
抱樂器眠；　或更相枕，　或獨夫伏。
或有女人，　直立而眠；　髻解垂髮，
如孔雀毛。　或有女人，　仰視而眠；
猶如司曆，　仰占星宿。　見如是已，
甚懷不悅；　諦觀諸女，　熟自思惟。
慨然長歎，　震動胸中；　想處宮中，
如丘墓間。　諸女盛美，　姿容妙好；
太子憂懼，　如象遭火。　「諸女姿好，
眠賊所盜；　忘失志思，　樂器交錯。
諸女性弱，　常懷慚愧；　為眠昏象，
而見蹋踐。　如妙花樹，　枝葉繁茂；
卒遇餓象，　拔破碎散。　生死危害，

甚輕躁擾；　嶮薄欺偽，　無親舊故。
此現生存，　形體如是；　或於是身，
不知慚愧。　忽然墮地，　亡失姿好；
睡眠之困，　堅靭其目。　睡眠加之，
形體難視；　若當死亡，　其形何似。
是本支體，　是本諸根；　眠蓋所覆，
乃致斯變。　猶失機關，　不可復還；
失姿則臥，　若草土塊。　久遠已來，
癡力甚強；　覆蔽耳目，　令聾盲冥。
身之污穢，　顯露可見；　覆以薄皮，
莫能覺知。　一切普世，　甚遭困厄；
無所恃怙，　如輪迅轉。　緣塵勞垢，
所沈湮沒；　猶如大象，　沈深淵池。
今吾不宜，　牽連於此；　塵勞之網，
以自結縛。　是故惡此，　五欲愛垢；
捨屋渾住，　獨入山靜。　為宿善本，
催逼發寤；　太子決意，　欲出生死。
吾出家時，　今已會至；　不宜久處，
生死大畏。　是故今日，　當入山澤；
唯覺生死，　熱時炎光。　吾自觀察，
有能堪任；　四大未分，　當早逃走。」
諸天人覺，　太子心清；　時淨居天，
尋時來下。　壓諸侍衛，　純昏眠寐；
即時普開，　宮城諸門。　若當如常，
每開門時；　其聲嚮徹，　聞一由延。
天開諸門，　令寂無聲；　天歎太子，
種種功德。　諸天踊躍，　歡喜充懷；
為太子顯，　種種祥瑞。　天散花香，
連續不斷；　伎樂歌詠，　震動虛空。
見吉祥瑞，　諸天勸助；　心甚歡喜，
因作是想：　「人戀宗親，　不能捨離；
犛牛愛尾，　為火所燒。」　即從坐起，
意計決定；　於婇女花，　寶宮浴池。
猶如鴈王，　棄花淵池；　太子亦爾，
無所戀著。　「是吾最後，　與女人俱；
是吾末後，　止宿居家。　虛空尚可，
破為百分；　吾終不著，　愛欲還此。」
即時出宮，　如師子王；　壞裂堅網，

獨行遊步。　裂家牢網，　亦復如是；
即以方便，　覺起車匿。　以柔軟聲，
告語車匿；　速取良馬，　犍陟使來。
諸天迷惑，　車匿心意；　即致白馬，
猶如馬王。　被駕鞍勒，　皆令嚴備；
喻如白鶴，　與雲電俱。　於是太子，
手摩馬頭；　以柔軟辭，　曉喻白馬：
「吾有大願，　委累於汝；　生長共俱，
如賢善友。　必為快善，　令吾無礙；
欲突牢陣，　度至彼岸。　是汝最後，
所應奉事；　今夜是汝，　最後負重。
吾後不復，　勞動犍陟；　是我最後，
乘齊此斷。」　太子說已，　便前上馬；
如日初出，　現于山崗。　在白馬上，
威德巍巍；　猶秋時月，　乘白雲中。
四種鬼神，　欲令速疾；　接舉馬足，
甚使精良。　四王躬自，　在前而導；
諸天從出，　明如晝日。　天龍鬼神，
及諸仙聖，　同聲歎曰：　「願行無礙，
所以捨棄，　四方天下，　及親寶宮，
疾得其願。」　太子即出，　宮城之外；
震動顯赫，　展暢言說：　「須彌山王，
令尚可散；　口氣吹之，　或可崩墮。
吾若不能，　成佛聖道；　終不還入，
赤澤之城。」　猶如疾風，　吹遣浮雲；
斯須之頃，　出釋國界。　如發意頃，
尋時即至；　猶日到于，　西山之岳。
即便下馬，　入山澤中；　心懷歡喜，
辦已大事。

佛本行經車匿品第十二

菩薩以普慈，　目睫紺青色；
眼雨淚且言，　盡心曉車匿。
金鞘明珠靶，　拔劍如抽虺；
自以剃其頭，　天敬接髮去。
解寶瓔珞付車匿，　遙跪敬意囑及曰：
「以此寶珠拜上王，　執慈意啟唯莫憂。

畏死懷懼甚苦劇，　乃令父王失所僥；
未還膝下之報養，　乃令慈母宿天上。

「未致父子，　慈孝恩養；　畏死別痛，
入山滅意。　覺生死惡，　事甚眾多；
我性本調，　強變令疎。　如父戀愛，
以加於我；　我亦慈敬，　尊重於父。
今卿車匿，　具達此義；　何煩慇懃，
廣及囑啟。　閑緩豐饒，　快樂之時；
親厚良友，　甚易可得。　遭患遇厄，
良友難值；　能以快善，　濟人厄者。
或有僕使，　不蒙恩愛；　眾勞事役，
不悉堪能。　如卿車匿，　受恩堪能；
遭惡有卿，　亦難可遇。　凡人居於，
快樂中時；　疎遠外人，　來歸為友。
人遭困儉，　苦厄中時；　骨肉親友，
叛為他人。　此吾曩先，　諸釋種族；
馳聲四遠，　家私風俗。　是我先人，
所由山澤；　諸釋亦復，　不宜蚩我。
以財施者，　甚移眾多；　莫有能以，
善法廣施。　能以善法，　廣施與者；
無央數劫，　甚難遭值。　如卿車匿，
今還歸家；　宜向父王，　陳吾缺斷。
世人由知，　捐除愛著；　愛著已除，
則無憂戀。　吾見普世，　皆沈沒在，
憂惱苦患，　大海深淵。　所以捨家，
欲除老病；　不宜相惱，　增益憂患。
人生墮地，　常追逐人；　老病死患，
甚弊惡害。　誰能開心，　信不畏是；
拔刀惡賊，　追人走者。　若不自勸，
開意遠離；　家屬親族，　恩愛染着。
必當強遭，　別離之患；　死對不避，
賢愚貴賤。

「親族恩愛會，　必當強別離；
奚不別求度，　不令強死別。
王若懷此想，　子非時入山；
行善莫待時，　命如燭遇風。

勝情於父王，　遙跪叉手啟；
世間遭劇苦，　莫念脫苦者。
吾已脫老病，　逮得最榮樂；
天帝受五欲，　不及我受樂。
所以離親族，　後圖獲大利；
欲令一切生，　永滅憎愛離。
卿知吾素慈，　父王愛重我；
車匿方便啟，　諫王令釋憂。」
車匿聞教勅，　愕然懷悲感；
悚息戰慄悶，　心如被毒箭。
雨淚下連珠，　長跪啼且言：
「如何轉輪族，　今殄滅於尊。
尊口恒習言，　與是復與是；
今反行乞求，　如何不恥世。
生性柔體婉，　今反卒被惡；
本猶芙蓉花，　今出火相燒。
尊今唯宜速，　出心之惡奇；
毒蛇卒入舍，　當尋擲棄去。
今不審王意，　念尊心摧傷；
不憶緣尊惱，　猶晝更遭冥。
不謂當有是，　妙德柔軟子；
望應節雨澤，　反雨火釋族。
如是大慈父，　以善養育尊；
忽捨養父王，　如行欺失善。
姨養猶如母，　繫育如親生；
願尊莫忽忘，　如識反復士。
如是諸親族，　及昆弟鄉邑；
願莫捨是會，　如慳人悋財。
尊與城別後，　國人狂懷憂；
如龍遇金鳥，　舉國動如是。
尊生時普國，　吉祥如天上；
今捨入山澤，　墜苦如墮獄。
初施德於國，　猶冬日陽和；
後施憂惱熱，　如夏亢燋然。
咄哉苦無德，　審為天所迷；
致馬來與尊，　致憂惱一國。
施目淚於民，　心憂口祝禱；
王以下男女，　覆以憂霧雲。

先師訓禮儀，　當普慈眾生；
惱二親種族，　自守有何道。
象馬千祠祀，　若慈愍眾生；
假稱量二德，　慈福萬億重。
今王求寶子，　垂老憂體重；
狂行失志思，　如野象失子。
涕泣目眩赤，　失寐顏色變；
今王歎呼吟，　猶山鳥失子。
吾當用活為，　失豐德神子；
從子遭惱報，　王當云如是。
尊面習蓋蔭，　何忍日暴露；
在宮寢寐時，　寶帳綩延褥。
寶枕文繡被，　五音以寢寐；
今布草枕臂，　鳥鳴如何眠？
若人聞此問，　縱令金剛心；
他聞心當裂，　況親族知識。」
「卿莫放吾志，　奉我有大勞；
今還馬犍陟，　吾已居山澤。」
馬聞太子語，　目即雨熱淚；
跪地暢悲鳴，　便跪舌舐足。
以百福相手，　太子摩馬頭；
猶如曉良友，　吾當識汝勤。
車匿啟太子：「已割意捨國，
願莫見遣還，　離尊用活為？
戀尊心燋惱，　何忍能還命；
捨尊曠野路，　云何獨堪諧？」
「卿但將馬去，　可來還見吾；
事成當還國，　不成願形枯。」
車匿啼且還，　順道而牽馬；
顧視而無厭，　蹋地強還歸。
太子捨家出，　願逮不動處；
欲令一切生，　皆逮得是處。

佛本行經瓶沙王問事品第十三

於是車匿，　將馬去後；　寂然滅意，
詳雄猛步。　如師子王，　裂壞眾網；
專心一向，　樂居山澤。　形體巍巍，

目明普視；　入林樹間，　如日入雲。
雖獨遊行，　德如大眾；　眾善內著，
外福始友。
行且自思惟，　不宜著綵服；
忽見釋化作，　獵師被袈裟。
太子因語曰：　「此服非汝宜，
取吾金綵衣，　卿袈裟與我。」
獵師尋便與，　木蘭真袈裟；
受衣還釋形，　忽然昇虛逝。
太子被袈裟，　體宜則鮮明；
猶如盛秋月，　紫雲所纏繞。
林藪有梵志，　隱居學神仙；
見太子往至，　皆懷愕然心。
熟視觀太子，　不能還其蹭；
懷疑良久頃，　乃還相謂曰：
「得無是北斗，　七星第八者；
或云乘馬宿，　下行視世間。
或云觀其形，　將是德神願；
或名日天子，　或言月天降。」
於其中有一，　智達梵志曰：
「將無是梵天，　自下至此林。
以卿梵志等，　守行純熟故；
喜欲充吾僥，　故行至此林。」
以如是言論，　同聲相謂已；
梵志體重者，　忽然即輕便。
菩薩問梵志：　「各修何道術？」
無有可採者，　有一梵志曰：
「善哉汝德妙，　意決甚深奧。
年盛德幼美，　覺生死欲穢。
唯當審諦察，　生天泥洹道；
樂取滅度者，　是可謂為人。
若心必決定，　樂趣無為者；
速疾可往詣，　中清淨山林。
於彼有仙士，　名曰無不達；
彼得審諦眼，　觀見泥洹無。
如我今觀察，　仁意之審諦；
彼之所修學，　豈能合仁意。
其面如滿月，　舌如花葉者；

必當普飲盡，　智慧之淵海。」
視菩薩行步，　如月天子降；
於是諸梵志，　皆嘆未曾有。
心皆懷踊躍，　如淵海潮波；
情中欣欣喜，　猶冥蒙月光。
太子見是等，　所學各若干；
種種暴露形，　心傷悵然歎：
「何一惡之甚，　愚癡所迷惑；
世間可憐傷，　迷行強入苦。」
心思無吾我，　猶如大象王；
悚然懷恐懼，　出離盛火林。
金色之光明，　晃照林樹邊；
猶如秋節日，　歷青雲而去。
見恒運眾流，　至於海水王；
以群鴈白鵠，　為白珠瓔珞。
用勢洪流波，　以當寶環釧；
來至恒水側，　猶如海神王。
以百福德相，　普莊嚴其身；
入於恒水中，　眾流皆澄清。
一切水中神，　從下迎接足；
斯須尋歷過，　猶如群鴈王。
時度恒水已，　知宜行應節；
除去貢高意，　入王舍分衛。
被服沙門衣，　木蘭色袈裟；
寂定攝諸根，　行步應威儀。
見太子體相，　功德耀巍巍；
所服寂滅衣，　色應清淨行。
人民皆愕然，　擾動懷歡喜；
熟觀菩薩形，　眼睛如繫著。
聚觀是菩薩，　其心無厭極；
宿世功德備，　眾相悉具足。
猶如妙芙蓉，　雜色千種藕；
眾人往自觀，　如蜂集蓮花。
厥所由至趣，　眾人悉隨從；
譬如人諸根，　隨心走周旋。
因展轉相謂，　歎羨其功德；
觀此言是人，　人中之妙寶。
諦視其眼目，　面之妙姿容；

譬如聚粟金，　中有帝紺寶。
光明所纏繞，　德相積聚成；
姿貌甚和合，　眾好悉具足。
彌一切人意，　眼睛俱相隨；
數數諦熟視，　而無有厭足。
猶如遇暴雪，　寒凍甚猛切；
眾人爭競前，　猶如得火湯。
諸貴姓女人，　各馳出其舍；
猶如盛雲中，　晃晃出電光。
譬如無憂樹，　枝葉花繁茂；
風之所吹屈，　傾曲禮菩薩。
抱上嬰孩兒，　口皆放母乳；
熟視觀菩薩，　忘不還求乳。
舉城中人民，　皆共競嘆譽；
各各言是好，　是妙是好相。
時有一人言：　「若卒有人言，
如甞石蜜餅，　是美是不美？
如彼之形貌，　若偏歎一事；
不可偏說一，　眾德善積聚。」
審諦之表識，　眾善盡顯露；
以嚴飾其身，　充滿人心目。
眾花飾其容，　軟香感人情；
猶如陽春節，　顯然而晃昱。
夫宿行之報，　如何無慈心；
以是天形乞，　不為普地王。
識能識知是，　行從他人乞；
誰能施是人，　計無有稱者。
爾時其國王，　厥號為瓶沙；
時處高觀上，　遙見太子行。
即問左右曰：　「彼行者是誰？
容貌甚鮮明，　而服縵色衣。」
傍臣即啟王，　廣陳其種姓；
王勅傍臣曰：　「察其行所趣？」
於城外食訖，　上槃塔名山；
光影照然明，　如日臨山崗。
於時王瓶沙，　單與將從俱；
王至槃塔山，　服飾形容殊。
侍從執寶蓋，　祥雅師子步；

王至下寶車，　步步而登山。
見太子獨坐，　諸根寂然滅；
譬如盛滿月，　霍然處雲上。
如諸法色像，　忽然而化現；
意甚懷愕然，　顧謂傍臣曰：
「其有是形貌，　姿容可愛喜；
今是必可保，　能成大善德。
今觀其眾善，　宛軟而柔弱；
略視其要相，　唯佛應有是。」
除去憍慢意，　執謙而為禮；
王因其時宜，　而問訊菩薩。
王以清淨意，　前坐青石上；
即便啟菩薩，　因是說偈言：
「太子之先族，　出於日天子；
年時在壯幼，　形容甚照曜。
不審其緣故，　乃興發此意；
乞匄以自濟，　不甘世王位。
姿媚甚怡照，　已積善快然；
猶如閻浮樹，　眾花茂盛好。
服著此袈裟，　喻如以草裹；
猶樹花畏雪，　不敢顯其輝。
太子宜服著，　天上之名寶；
今此縵色衣，　殊不與相宜。
若有潔淨物，　有微穢可訶；
顯露而悉現，　無方可以除。
臂傭甚長好，　猶如紫金柱；
宜飾以七寶，　應執持妙弓。
如是之手臂，　但宜以惠施；
不宜以是手，　從人而乞取。
若其執謙敬，　不肯習父位；
今我盡愛敬，　相請臨鄙國。
盡所有榮祿，　享此摩竭國；
若欲普土地，　鄙當躬相佐。
如仁之德相，　并應攝天世；
但以手執持，　天世豈足勞。
如今天帝釋，　起中為人臣；
何況此地上，　如吾等諸王。
我不厭善法，　亦不患守義；

非時捨出家，　唯此疑我情。
初如少壯年，　已過志衰弱；
諸根以調良，　易迴如馬勒。
施慧戒自守，　眾行之面目；
發現先世行，　逮遇前善本。
頃年轉長大，　爾乃可奉法；
年高意便調，　不隨逐諸欲。
以是故不可，　困極其形體；
今所逮福慶，　順理可享食。
六情之可欲，　如應決充益；
然後乃出求，　甘露解脫法。
姿容之光明，　超逾日之精；
仁德已過出，　世人諸天人。
自古未曾聞，　亦所不曾見；
如是之形貌，　覩者皆愕然。
如今見太子，　舉動之風姿；
又察其志本，　甚猛銳堅強。
猶如深淵底，　群魚於中遊；
於上雖不現，　察外動可知。
今見諸楷式，　在體而隱胗；
決定照然明，　指示聖王位。
如是之妙善，　不加薄德人；
吉祥善名號，　不歸不肖子。
假令心懷疑，　還恥於門族；
以服沙門形，　如何當還捨。
古世諸帝代，　天王未以來；
壯年欲國位，　垂老皆捨家。」
瓶沙說是事，　廣牽引比故；
又有餘辛酸，　寫體謙敬辭。
視覺菩薩意，　不動如太山；
執慈而默視，　清心聽報誨。

佛本行經卷第三(一名佛本行讚傳)

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

為瓶沙王說法品第十四

意如重慶雲，　欲時降甘露；
以深奧流聲，　清淨梵天音。
又復以八種，　柔軟和調嚮；
以妙辭之前，　降測瓶沙王。
具照知王意，　正直且清淨；
慈愛恭敬意，　充盈於心懷。
「今王雖興於，　衰末濁亂世；
以善自將御，　乃踰上世王。
見王諸淨意，　內意清淨徹；
猶如晝陰霧，　花開知日出。

「雖施恩於愚人，　恩德終不居之；
施少善於賢人，　其恩好日日厚。
今視王甚奇特，　不迷惑於王位；
憍自恣所覆蓋，　土地主皆迷惑。
智慧人若得財，　以不要財為要；
身不要如炎花，　慧者從身取要。

「眾生昇天，　甚得大利；　諸土地主，
以正治法。　正法之王，　順理而治；
一切人民，　皆從真正。　若有財寶，
先審取要；　若復別離，　後無恨心。
猶如從酪，　以取酥去；　漿若翻棄，
亦無恨心。　以相迎接，　用上賓禮；
開恩厚意，　以善友義。　今我當以，
友恩相報；　意欲相諫，　開意善聽。
一切眾生，　命如朝露；　我今一切，
都就後世。　猶如盛火，　得酥益熾；
及燒草木，　終無厭足。　心之憎愛，
由愚癡出；　皆復迷惑，　狂醉高藥。
老耄之病，　死亡之火；　強燒五道，
沈無漏脫。　我今已覺，　盛火之力；

今欲方便，　免此大患。　是故捨離，
親族知識；　愛欲如毒，　云何不捨？
吾已不畏，　是諸毒虵；　雹及火熾，
疾暴惡風。　亦復不畏，　拔刀劇賊；
但畏恩愛，　數數生死。　迷於欲者，
未曾厭足；　諸天亦爾，　況世間人。
一切世間，　欲求無厭；　如火所熾，
亦復厭極。　普得土地，　齊海以內；
又貪求度，　欲得彼岸。　一切求索，
無有厭足；　猶如眾流，　歸于大海。
雨寶七日，　乃至於膝；　勝伏四方，
上至天上。　天上壽命，　長七劫半；
頂生聖王，　欲無厭足。　更有聖王，
食天福祿；　時天帝退，　畏阿須倫。
憍慢遂盛，　仙人擔輩；　邪住無厭，
從天退墮。　有滿唯王，　往至天上；
得天婇女，　形專將來。　有犯神仙，
金寶精舍；　懷貪滅亡，　尋化成灰。
有重擔王，　將兵上天；　復從天上，
將天女還。　緣是天女，　自致死亡；
如是眾生，　無厭而沒。　名聞弊惡，
弓強箭駛；　捨棄王位，　入林學仙。
心所不應，　其身行之；　殺害他人，
身亦滅亡。　有女名賢，　諸王競諍；
興師率眾，　對陣而戰。　以愛欲故，
興怨致諍；　當捨愛欲，　如棄怨敵。
諸王種族，　挾慊嫉害；　殺諸剎利，
二百一十。　往古列士，　懷恚為害；
宜捨惡心，　如虵脫皮。　言鴈言鶴，
緣是致諍；　因相殺傷，　乃至億數。
愚癡故鬪，　始起於微；　宜捨愚癡，
棄自冥病。　往古二王，　鬪諍澤香；
因懷貢高，　遂相殺傷。　以鐵棒擊，
破碎其頭；　宜捨憍慢，　如雲之蓋。
又如列士，　甚健勐疾；　以貪愛故，
奪他婦女。　以愛著故，　乃致沒亡；
如畏死故，　宜捨愛著。　二阿須倫，
坐女色亡；　有貪女色，　聽音沒命。

騰翔空中，　賓頭王子；　是二嗜味，
俱致喪命。　昔伊象王，　以鼻貪香；
犯吉祥天，　以致喪滅。　昔殷頭王，
身樂細滑；　貪著無厭，　頭裂而亡。
此等以欲，　恣極六情；　如海受流，
終以無厭。　摩竭魚口，　猶尚可滿；
六情受欲，　難可充滿。　如是大貪，
及餘難計；　六情未足，　遭大艱難。
可如王言，　先恣六情；　誰有厭足，
宜審思此。　王以敬意，　相請以國；
諦視王位，　亦無純樂。　純事令人，
受極快樂；　緣樂之後，　受大艱難。
其厚煖衣，　宜冬猛寒；　至於夏暑，
更反為患。　飢者得食，　以為飽樂；
有強逼者，　必成大苦。　如好藕池，
中有宿虫；　猶花樹林，　師子滿中。
金寶之舍，　熾火充盈；　王位猶此，
用相請為。　如魚吞餌，　不覺強鈎；
猶如以蜜，　塗利劍刃。　王者之位，
如七寶械；　觀雖悅目，　身心甚苦。
王者容飾，　被服如天；　乘國土車，
雜糅牢固。　王者重擔，　重於大山；
苦如馬鬪，　觀者悅之。　水火風雹，
疾疫飢饉；　偷盜劫賊，　強陵敵國。
邊境屯守，　侵奪損耗；　是諸艱難，
獨切王心。　晝夜懷憂，　寢不安床；
思設方便，　為國除患。　心普懷疑，
不信臣民；　如至毒鄉，　從人得食。
假令王者，　領無數城；　其身所處，
限居其一。　寢一宮室，　坐御一座；
榮樂無幾，　憂勞甚廣。　衣蓋一形，
食充一軀；　出行遊觀，　限駕一乘。
王所飲食，　蓋少少耳；　其餘勞動，
以恣憍奢。　王唯以一，　自在為樂；
是樂亦復，　雜諸苦毒。　猶如處在，
劍所作車；　處事不明，　輒還傷己。
譬如好舍，　花飾其表；　含毒虺蛇，
充滿其中。　觀其悅目，　觸甚毒害；

吾以是故，　不甘王位。　以是之故，
不宜受是；　生死難保，　猶如幻化。
焉知宿對，　馳騁何趣？　吾以是故，
不受王諫。　王云捨家，　而非其時；
今且諦聽，　吾當報王。　恣意飲食，
不懷顧慮；　死命追人，　若干方便。
甘蔗之種，　號曰白淨；　王當覺此，
是我父王。　吾欲脫苦，　故棄王位；
欲設方便，　建立善法。　無畏滅度，
永求第一；　常與生老，　病死長別。
欲求甘露，　可保之處；　是故不甘，
與諸欲會。　猶如野畜，　渴行求水；
疲勞之渴，　迷惑而走。　卒遇獵者，
截道逐射；　不愍其渴，　必得殺之。
世間亦爾，　飢渴情故；　迷惑萬端，
不計死迮。　快意自娛，　暢情飲食；
不慮成事，　當有壞敗。　老來屈己，
如強張弓；　疾病傷人，　深於馳箭。
死來逼命，　如獵放圍；　愚意所迷，
如何待時？　若覺若眠，　若晝若夜；
若水若陸，　各各人人。　命逝不還，
迅速甚駃；　猶如水性，　入摩竭口。
法之燈光，　莊美之明；　加精進意，
增益酥油。　奉行善者，　懷歡喜逝；
命終資糧，　已悉備足。　如進好華，
色甚鮮明；　志士樂善，　奉上塔像。
若後日見，　花以萎枯；　已得花要，
心懷歡喜。　若明達人，　從少小來；
和調身命，　與善法合。　自覩其身，
已至朽邁；　調自思計，　每懷歡喜。
猶如惡賊，　突獄逃走；　乃至曠野，
大澤之中。　竹葦之林，　虎狼遊居；
迷惑馳騁，　熱渴所逼。　五士拔刀，
馳而追後；　恐怖惶灼，　逃突奔走。
前卒復有，　弊惡醉象；　即便前進，
欲踐踏殺。　其人不持，　刀仗戰具；
不齎糧食，　無蓋履屣。　四望顧視，
永無歸怙；　心懷迷憒，　無所曉知。

吾今故為，　大王引喻；　欲令解了，
生死之趣。　大王宜解，　生死如是；
當了眾生，　如突獄賊。　了知曠澤，
喻是三途；　虎狼惡獸，　覺是塵勞。
奔馳疲極，　熱渴憔悴；　則當知是，
憎愛愚癡。　智慧利劍，　廣施資糧；
大正法蓋，　禁戒履屣。　如彼士夫，
乏少此行；　不種德者，　其喻如是。
前有醉象，　弊暴凶惡；　當覺如是，
世之死亡。　當于爾時，　無有恃怙；
唯當依憑，　奉戒行善。　王當迴意，
覆育民物；　救危濟厄，　猶如赤子。
普懷慈心，　視民如子；　王當護國，
譬如護宮。　猶如有虫，　方便勦健；
逃身速疾，　不遇雨涕。　大王亦當，
如是逃意；　莫遇惡相，　以自免濟。」

佛本行經不然阿蘭品第十五

如是菩薩，　廣肩長臂；　安徐詳雅，
師子應步。　詣阿蘭問，　生死出要；
意欲斷壞，　生死門閫。　遙見阿蘭，
與門徒俱；　聚會而坐，　講論梵典。
菩薩德重，　喻如天帝；　迎接問訊，
與坐談論。　坐須臾已，　善意相視；
菩薩慈意，　慰勞阿蘭。　阿蘭對曰：
「久承德化，　所以出家，　不甘尊榮。
裂壞愛著，　結縛之網；　強壯勇猛，
猶如大象。　捨棄尊號，　轉輪王位；
譬如智者，　捨避毒飯。　昔轉輪王，
不足為奇；　壯過衰老，　捨家入林。
轉以王位，　授其太子；　猶如萎花，
轉授與人。　吾今所疑，　仁壯盛美；
六情所欲，　未至充足。　應受廣博，
自然榮樂；　捨此美號，　誰不懷疑。
欲知太子，　事之審實；　必當成為，
大法最器。　以精進德，　尋智慧舟；

當速疾度，　生死海淵。」　於是菩薩，
聞阿蘭言；　含笑懷喜，　而答之曰：
「吾事未成，　故來到此；　今汝自保，
事必當成。　猶如冥中，　忽見光明；
喻若迷者，　得人引路。　譬欲渡江，
遇舟濟渡；　故來相求，　以為善師。
幸垂顧屈，　所以見教；　若受為徒，
當事以師。　老病死苦，　當何從度；
願以此理，　而見告示。」　於是阿蘭，
謂世導師：　「以諦審聽，　我梵志法。
生死展轉，　周旋迴行；　上下顛倒，
猶如輪轉。　有八私事，　號曰內法；
又有十六，　疑亂諸事。　緣此當知，
其人意強；　一切世間，　因是起滅。
如是五性，　識著第六；　意則第七，
猶豫第八。　凡有五情，　又有五欲；
又當復覺，　有六誤亂。　曉知是者，
名曰覺業；　赤仙與位，　皆共覺知。
梵天號曰，　一切普知；　審知是者，
名泥洹業。　生死根熟，　牽連縛著；
但諦覺是，　餘不決定。　吾等於此，
方便求了；　是吾泥洹，　仁所欲覺。
或有智者，　謂是泥洹；　或云禪報，
謂之泥洹。　今相教已，　出生死路；
合意當勤，　如病求藥。　古仙灌勝，
有名知足；　有名定行，　久暴露形。
是等皆從，　日所行道；　又復更有，
求解脫者。」　爾時菩薩，　聞是語已；
迴意思惟，　探察事元。　菩薩累劫，
所覺智慧；　覺其瑕已，　即告梵志：
「已聞汝等，　深奧智慧；　所謂覺業，
出生死者。　如我所覺，　此事不然；
猶如有種，　必當出生。　諸情各別，
謂是解脫；　若對來至，　復還結縛。
地水節氣，　又復無種；　所以不生，
因緣錯之。　若種與對，　相遇會者；
必當更生，　吾了如是。　行淨垢薄，
壽命延長；　意呼以脫，　謂是泥洹。」

菩薩不然，　阿蘭是法；　於是復詣，
迦蘭問法。　為說八意，　菩薩即了；
微識故著，　覺有是瑕。　體解其意，
是必還法；　菩薩是故，　捨迦蘭法。
於是便至，　尼連禪江；　修治淨行，
求禪處坐。　金色之身，　光影照曜；
猶如蓮花，　照之於日。　日進一麻，
半粒粳米；　日日省食，　久羸形體。
身血竭盡，　脂肪枯乾；　氣力羸頓，
形體疲索。　普世眾生，　不能堪忍；
如是羸困，　具滿六年。　菩薩如是，
暴露形體；　未能還服，　甘露法藥。
意退念來，　道德無是；　昔閻浮下，
億善意是。　亦不能已，　是羸瘦形；
逮及是事，　自致成道。　諸天空中，
勸進飲食；　氣力充盈，　然後得道。
意居尊重，　如須彌山；　求佛之意，
甚大重事。　意雖堅固，　強喻金剛；
飲食不充，　體不自勝。　覺知是已，
菩薩便起；　增進飲食，　長育其身。
侍使五人，　見菩薩食；　捨棄避去，
至他閑處。　於是便受，　喜悅喜力；
二女乳糜，　甘露之施。　即便行詣，
微妙道樹；　安詳徐步，　定出生死。
嚴飾巍巍，　功德積聚；　以足觸地，
即大震動。　於是大黧，　眾龍之王；
聞足觸地，　震動好聲。　意懷便疑，
熟自思惟：　「久復乃聞，　是震動聲。
世之將導，　眾師之師；　其足觸地，
震動如是。　地神歡喜，　跛[跳- 兆+我] 如舞；
震聲隱隱，　如有所捨。　以世導師，
將欲出現；　地肅肅動，　踊躍若笑。」
因震動聲，　即從水出；　其身體大，
如黧黑山。　種種珠寶，　瓔珞其身；
猶如黑雲，　飾以電光。　變若干頭，
普覆空中；　體放光明，　如雜烟火。
猶如水雲，　來近日側；　龍以是像，
禮菩薩足。　起執心敬，　叉手而歎：

「我見前佛，　興出世時。　今之祥瑞，
如過去佛；　維衛以來，　復至迦葉。
眼見六佛，　興世之瑞；　尊今第七，
現瑞如彼。　如觀光相，　明曜於世；
今日必當，　逮服甘露。　今見尊行，
躇足步步；　斯地應時，　肅肅震動。
光明殊勝，　超絕於日；　今日必當，
所願充滿。　如觀青雀，　順遶而飛；
猶青雲中，　日現妙光。　齎慈愛音，
敬菩薩身；　今日必當，　逮得佛道。
知見今日，　清風順時；　眾流澄渟，
空中清明。　飛鳥相和，　柔軟悲鳴；
今日十力，　一切智成。　觀菩薩身，
如瑩金山；　種種珍寶，　以為嚴飾。
視菩薩身，　相好自纓；　今日必當，
成佛道器。　圓光如輪，　在其中央；
晃昱如日，　五彩絳色。　如今斷除，
世間厚冥；　如是不久，　佛日當出。
相樹皆動，　布散名花；　一切眾花，
同時而敷。　樹無心屈，　傾如有心；
今日必為，　一切所禮。　猶如白藕，
蒙月明開；　日光明照，　則芙蓉敷。
菩薩今現，　佛日月光；　天人心開，
如快樂花。　如今觀察，　相已現矣；
甚難值遇，　優曇鉢花。　如花難遇，
佛亦甚難；　兩難值遇，　俱現於世。
今日當以，　智慧利箭；　必驚塵勞，
王將軍營。　已迮及逮，　過去佛處；
今日必當，　服食甘露。　如今觀察，
決定者戒；　身體嚴以，　八十種好。
皆照諸天，　現於身中；　今日當為，
天人所拜。」　驪龍如是，　歎菩薩已；
歷泉上過，　行詣道樹。　遙見好樹，
如天莊嚴；　猶如天上，　晝度天樹。
吉祥持草，　奉迎而進；　菩薩問字，
即便自名。　眾人見呼，　名曰吉祥；
菩薩自計，　吾必吉祥。　即便從之，
受柔軟草；　散金剛座，　草皆齊整。

結跏趺坐，　志意堅固；　內以心識，
審諦決定：「不度魔界，　眾勞欲塵；
坐是不起，　亦不飲食。　假令四大，
捨其本性；　日月墮地，　須彌昇空。
如是眾事，　可有變異；　吾終不違，
是願要誓。」　歎誓願已，　諸天大喜：
「菩薩發意，　定欲降魔。　猶如不然，
外道異學；　如為天人，　諸龍所歎。
願使眾生，　蒙如所歎；　十方眾生，
逮得所願。」

佛本行經降魔品第十六

時菩薩始坐，　座號金剛齊；
建立金剛心，　三千世界震。
地神喜踊躍，　數數而震動；
魔天見地震，　疑問何故爾？
魔王第一臣，　號名曰言辭；
傾躬謙敬意，　而啟白魔王：
「唯王聽所聞，　歷劫積功德，
白淨王太子，　淨土修善行。
今當成大道，　空天王欲界；
欲壞所欲城，　眾門戶之關。
必超王界上，　當度勝眾生；
廣開泥洹門，　甘露之法輪。」
魔王聞其言，　情即慘然坐；
三女來問訊，　第一女名愛，
第二名志悅，　第三名亂樂；
問王何故愁？　王答諸女言：
「彼有大仙聖，　被決定大鎧；
手執智慧弓，　無常箭射吾。
欲伏吾欲界，　若勝處吾上；
當空吾境界，　今眾慢賤吾。
猶如強隣王，　為敵國所掠；
曼今故屬吾，　宜廣設方便。
卿等女力士，　令其失本志；
可往施罣礙，　如設水坻防。」
於是魔三女，　便行詣道樹；

欲現其女力，　天上世間女。
極現其妓媚，　迷惑亂人情；
來欲壞其意，　盡其盡媚巧。
種種改其形，　變化甚輕疾；
猶如雲中電，　不停住斯須。
菩薩諦計察，　髮膚瓔絡飾；
衣服巧為覆，　猶如聚骨舍。
惡露充盈滿，　解散令人驚，
是何欺世間，　裹以薄肌皮，
迷惑愚癡者。　審諦視魔女；
形體衰老悴，　如花被重霜。
魔王見女老，　懷恚如熾炎；
即召重傍臣，　令合召大軍，
往固遮釋子：　「今曼處吾界；
未得審諦眼，　宜時往壞亂。
今若道成者，　儻能勝於吾；
速召車馬兵，　吾當自出戰。」
寶冠明如日，　嚴飾其頭首；
來到須彌頂，　即被金剛鎧。
猶如日光明，　如照曜薄雲；
金剛千輪車，　輪各有千輻。
駕以馬千匹，　魔王乘寶車；
甚曠甚明曜，　如日在火中。
花宮一由旬，　手執五利矢；
寶莖蓋如月，　以迷惑世間。
蓋覆數由旬，　周飾七寶鈴；
高幢大開口，　猶如摩竭魚，
欲吞海水時。　魔王如是出，
將從諸魔眾，　凡有八十億，
來至道樹側。　菩薩坐花上，
猶如梵天王，　寂滅德充盈，
重光晃昱昱，　如大金寶積。
左手以執弓，　從金箭拔箭，
便語菩薩曰：　「咄起剎利種；
如何故畏死，　棄己帝王位？
「相仁妙臂當執弓，　應食世間之榮位；
古王之路名普聞，　汝應當受頭縱恣。
應食世妙祠嚴國，　普令役世無遺餘；

始起聖王甘蔗種，　還食國榮棄乞求。
若不欲起諦自思，　莫自違負本誓願；
吾箭甚嚴莫能當，　徹壞一切堅固楯。
惑人猶如春時花，　甚於斷花著日中；
愛悅世間如時雨，　欲猶孔雀得雲雨。
惑欲失志忘慚愧，　佐助嫉慢獨撓世；
外道遂強行凶呪，　受勝是等獨撓世。
欲迷諸天及世人，　覺悟談言失睡眠；
健疾無比力勢強，　愛欲無形壞眾形。
或以愛火燒殺戒，　古王燭之瘦消亡；
王名財除亡滿臂，　上世惑欲何況今。」
彼時魔王說是言，　不能搖動菩薩意；
即便發弓捷疾矢，　現諸妓惑作女變。
見菩薩坐不傾動，　堅固如山懷疑曰：
「安詳大子如山王，　以女箭射即傾動。
化現四面以迎之，　現不自輕與相見；
想今太子不識矢，　若子失志吾箭誤。
是不宜以欲化矢，　不可謙敬典雅辭；
是當輕易不宜敬，　以大軍勢強恐迫。」
魔王發意念兵眾，　大呼徹天盡魔界；
即會若干無數形，　甚可恐畏動天地。
嚴事如雪眾山王，　眾藥挍飾甚可愛；
三十二頭名阿樂，　是天帝釋所乘象。
化身千目被珠鎧，　手執金剛千楞杵；
釋從無數可畏天，　象兵八億相隨來。
銀車甚大容飾白，　駕千白馬將從白；
白明珠鎧白雲蓋，　自化己身有百頭。
將諸白龍大軍眾，　十二萬億為營從；
是至水神名和崙，　卷地而來曳諸山。
天金瑠璃種種寶，　明珠嚴首及身體；
被琉璃鎧粟金鈿，　右手執持金剛棒。
駕千師子眾寶精，　乘琉璃車色如日；
與無數億相叉神，　毘沙門軍如暴水。
無泣威怒及仙時，　雨立日月風火神；
花照妙馬堅金剛，　賢才厚務及正行。
是大天神無央數，　乘車象龍及駕虎；
車駕千馬千師子，　或復有以千虎駕。
或復有駕鴈孔雀，　駕驢駱駝特牛牴；

或乘雲車乘山樹，　或有乘龍虺毒蛇。
或有吐火鼻火出，　眼耳出火頭火然；
其所打擲皆成火，　熾盛焰作如劫盡。
或化如日或如月，　化如大山有羽翼；
或冥昏晦如黑雲，　雷震電光晃昱昱。
如是無數塞虛空，　或化黑象如須彌；
乘是大象執大弓，　來向菩薩欲燒然。
或化猪頭駱駝首，　象羆熊頭無數變；
化身甚大為象頭，　牙如山巖上刺天。
或化師子及馬頭；　或化虎頭摩竭魚；
或化二頭三四五，　六七八九乃至十；
或化百頭百手臂，　百足百眼甚可畏；
若干變化至千頭，　千眼千臂放火來。
車聲馬聲象吼響，　聲鼓軻音動天地；
或執弓箭刀矛戟，　或戴山樹金剛杵。
皆放所執戰鬪具，　山樹金剛和雨雹；
菩薩德大化所放，　金銀雜花眾寶雨。
化黑女人如雲山，　執器沃呪惑菩薩；
還自狂惑無所識，　破所執器祭具散。
或有跪地吼喚聲，　雷動震地塞虛空；
或被虺皮若干形，　眼耳鼻口蛇虺出。
還相騎乘瞋恚戰，　或有馬鳴或狼呼；
於菩薩意無增減，　猶如螢火日爭明。
有一天人謂魔王：　「熟尊觀是仙聖德；
身中照現諸天宮。
「日月五星及諸宿，　鐵圍須彌江海淵；
釋梵四王太山君，　一切照現菩薩身，
猶如普世現月中。」　於是魔王益恚盛；
即放戰具愛欲火，　地虛空然不可知。
菩薩即放甘露觀，　化雲雨潤滅欲火；
愛即畏懼菩薩德，　安詳天至邪鬼退。
魔王即放恚毒發，　如召禍害化成虺；
地上普滿毒蛇虺，　纏繞道樹悉周遍。
菩薩即放大慈發，　化成吉來蛇退滅；
魔王復放愚癡發，　菩薩計緣逆得勝。
魔王復放嫉嫌箭，　名曰惡口化為龍；
菩薩復放大悲箭，　化為金鳥龍逃退。
魔王復放憍慢發，　發名梵手化成象；

菩薩復放十力發，　化成師子象退去。
魔王復放妄言發，　名曰調戲化成風；
菩薩即放至誠發，　挫折魔箭化成山。
魔王復放慳貪發，　發名恪惡化成霧；
菩薩即放惠施發，　化雲細雨除土霧。
魔王復放陰蓋發，　名曰睡眠化成雲；
菩薩即放五淨發，　化成暴風壞裂雲。
魔王復放邪見發，　化成邪冥覆世間；
菩薩復放正見發，　化成為日除魔冥。
菩薩被大忍辱鎧，　戒成充備跱立地；
著七覺意之花鬘，　進定瓔珞微妙好。
手執慈弓梵寂箭，　從意箭中而拔之；
適放一發都得勝，　如阿須倫勝古烈。
魔若干變來相恐，　菩薩意定毛不動。
爾時天上淨居天，　奉持過去成佛法，
心之憎愛滅除盡，　上空中見勝菩薩。
時諸天人語魔王：　「唯仁波旬當諦計。」
天告波旬何故勞，　唐棄汝功實相語：
「捨懷惡意寂滅心，　何為惚慊於菩薩？
是士無誰能動者，　猶比口氣吹須彌；
故以慈愛語魔王，　自愛莫觸嬈菩薩。
諸物尚可捨本性，　風捨輕動火捨熱；
地捨沆重水捨濕，　冥不避明日捨照。
月尚可使在地行，　須彌昇空海過濟；
無央數劫成德業，　終不退捨決定誓。
如其決定如精進，　如惡如好慈眾生；
法會盛賓諸天人，　食以正法甘露珍。
發心求願安眾生，　自然發意愍世間；
不逮本願終不起，　日出求冥不得然。
菩薩大悲愍世間，　塵勞之患所蹂踐；
博集諸法之良藥，　三十七種之神膏。
欲為普世和神藥，　卿魔不宜犯繞遮；
一切墮邪迷惑路，　欲導以正不可固。
世愚昏冥滅酥油，　一切大智之燈明；
佛大庭燎今當然，　卿魔莫滅方便退。
見是世間沈沒深，　塵勞海淵無涯底；
欲度一切沈沒者，　何惡能違行善者？
初始發善根堅固，　建大忍辱之觚幹；

意志枝莖大廣博，　持戒禁花甚鮮潔。
大智慧樹今欲生，　當成熟正法甘果；
卿魔莫為作妨礙，　真堅要樹始欲生。
古來下佛種種種，　今是應生開敷時；
今坐是座是其宜，　如先過去之諸佛。
是坐有德名事齊，　無數億人所愛處；
普此地上更無處，　意大尊重可勝者。」
魔王聞是慘愁曰：　「菩薩觀我是大力；
欲燒天地令燋盡，　能吞鐵圍普大地。」
時菩薩因問魔曰：　「本修何行得大力？」
答曰：「吾祠大開門，　名德普聞無不周。」
「卿一祠祀大德爾。　波旬且可聽我說。
吾大祠祀無央數，　遍此地上無空處。」
魔語：「我行汝具知，　汝所行德誰為證？」
菩薩告魔：「具諦聽，　今當示汝吾行證。」
於是菩薩光明臂，　如出赤雲照然明；
從袈裟中出其臂，　即展傭平微妙臂。
先世善行之積聚，　千福輪掌妙相具；
告魔王已手觸地，　「我行汝知地逮證。」
於是地神出現形，　大舉聲：「我證！　我證！
於此地開門大祀，　名聞第一無不備。
又復名曰多金施，　復以馬施無央數；
數數食飽充此地，　又雨七寶飽世間。
是處頭施有千數，　有處以自及妻息，
是處剝皮是處肉，　是處以血破骨體，
於是地施無數身，　捨世種種身不逆。」
地即為證現返復，　地應震應出大聲，
三千世界六返動，　盡撲魔王并其軍，
顛倒偃覆都墮地。　空中大聲普告曰：
「釋種太子都勝怨，　已勝魔怨諸塵勞。」
魔王大幢即摧折，　魔退魔敗聲流遍。
已勝魔王還定意，　意定深思諸佛事；
德重地神不能勝，　心懷喜踊連震動。
菩薩即告地神曰：　「動不動類皆因汝；
且定莫動耐斯須，　吾為無歸者作歸。
汝久耐負無央數，　逆害親君族欺者；
越限傾邪向眾罪，　掘盡善根行惡人。
飲倒見毒墮冥者，　苦厄重擔地獄分；

已勝此等且小忍，　須吾捨棄諸苦擔。」
於是現歷觀諸禪，　於諸禪得最自在；
憶念久遠初始事，　前世所經如昨暮。
時至夜半天眼觀，　見一切了如明鏡；
照察明達五道生，　無有堅要如芭蕉。
於其夜至第三時，　審諦思惟意要妙；
一切世間諸苦會，　生老病死遂別離，
愚冥覆弊出要道，　不避坑塹猶如盲。
菩薩推盡生死原，　察其起滅悉曉了。
心更生念重思惟：　「老由何來何從死？」
復生正念：「緣生故，　因老有病從病死。
其有頭者有頭患，　猶樹已生必當墮；
重思本種所由有，　覺種緣行受緣對，
受何從起從愛有，　觀愛所由從覺識，
覺識所由從觸更，　緣其觸更有諸根，
所由六入緣名色，　名色之緣則因緣，
如是緣下至於上，　得癡縮起生死原。
是滅已一切都滅，　癡原生死所應滅。」
審覺十二緣起本，　如所應覺諦覺知。
八賢聖路最第一，　先執正見如審實；
見死吾我盡三界，　燒塵勞澤以慧火。
辨是事已自歎曰：　「所應覺作悉已成；
吾已及逮久仙聖，　諸佛世尊所行道。」
至於其夜第三時，　日普照之導幢現；
眾生休息時寂靜，　一切智成最佛道。
「吾已及逮久仙聖，　諸佛世尊所行道。」
逮佛第一最處已，　三千世界六變動。
諸天側塞滿空中，　歡喜散花普遍地；
粟金粟銀末栴檀，　天意作花悉周布。
地普充盈塞空中，　從無結愛雨天花；
[仁- 二+(敲- 高)]樂不鼓自然鳴，　諸天鼓樂空中作。
天應慶喜世得持，　地虛空神普踊躍；
火神歡喜自然燃，　淵海波涌震妙聲。
樹神各各獻奇花，　須彌喜與諸山禮；
地獄涼息餓鬼飽，　眾生相愛除慊仇。
佛身奮放正法光，　四維上下遍十方；
變現種種諸形像，　故先使至遍覺悟。
八賢聖路始復現，　如童無導令諸道；

是有妙花名諸覺，　言諸覺復林樹現。
三十七品數各別，　各自現形如說義；
或白青黃若干色，　光明如是說法音。
佛日出曉照世間，　是其光明諦覺之；
佛即還攝神光明，　不食七日坐樂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　「快哉報福妙願成；
速疾乃逮最上寂，　保安不受餘他苦。
魔王覩共相聚來，　各各現形力向吾；
終不能令吾意動，　以功德力勝降之。」

佛本行經卷第四(一名佛本行讚傳)

宋涼洲沙門釋寶雲譯

度五比丘品第十七

「敬順於佛，　意無差別；　吾愍汝等，
令離罪咎。　佛於世間，　普施以善；
以平等慈，　猶如赤子。　其有慢意，
侍是師者；　其人受愆，　如違慈父。」
於是五人，　同聲對曰：　「修甚苦勤，
無所剋致。　意退從安，　放恣其情；
何由致道？　願示其意。」　「猶如有人，
撽壓沙水；　唐勞其力，　終不得蘇。
譬人[穀-禾+牛]牛，　捨乳[穀-禾+牛]角；　以其行愆，
終不得乳。　緣燈光明，　以除晦冥；
亦不以水，　惡罵利刀。　如是厚重，
愚癡闇冥；　以智慧燈，　終不以餘。
猶如盛火，　得風吹動；　燒然乾薪，
終不休滅。

「人縱情意，　迷惑六欲；　塵勞穢行，
終不損滅。　盛炎雖滅，　餘有少火；
終不捨本，　燒燋之性。　意雖精微，
故有餘識；　覺有識苦，　爾乃了諦。
當求無生，　無老無病；　又無有死，
地水火風。　無前無後，　無中無動；
思求是處，　覺滅度苦。　八賢聖路，
可以逮致；　是以覺道，　及其方便。
不以覺了，　八賢聖路；　故迷世間，
顛倒輪轉。　當覺是苦，　次相承侍；
先除苦原，　恩愛欲縛。　勤加剋修，
八賢聖路；　當以泥洹，　寂滅為證。
應覺覺苦，　除愛欲著，　以滅為證。
修聖路者，　因是立行，　其事具成；
吾當爾時，　逮覩黠眼，　明達四諦。」
以是四諦，　為是五人，　三明解脫；

以堅金剛，　正法慧杵；　壞碎五人，
塵勞之山。　億寶始初，　覺正諦法；
八萬諸天，　時俱解脫。　地上天龍，
鬼神俱嘆：　「轉上法輪，　何甚快哉。
善修禁戒，　輻甚牢緻；　調良寂滅，
輞博周匝。　精勤志介，　轂處中央；
為天人轉，　未轉之輪。」　鬼神歎聲，
上衝于天；　周遍天上，　乃至梵宮。
諸天始得，　聞是音聲；　因是發意，
來詣佛所。　當其始轉，　正法輪時；
天龍人鬼，　海神皆喜。　即雨天花，
不可稱計；　眾生蒙賴，　從苦得安。
梵天請佛，　乞轉法輪；　眾生得度，
于今不息。　是之福報，　皆歸梵天；
是故稱號，　梵福第一。　其初始轉，
法輪之時；　佛以甘露，　先飲五人。
願使眾生，　速轉法輪；　如佛世尊，
說法度人。

佛本行經度寶稱品第十八

久無央數劫，　所積得善本；
逮得昔所願，　先以授五人。
猶如事火祠，　得酥益增熾；
佛炎超踰彼，　光明靡不照。
已出五道淵，　尋便度五人；
始與五沙門，　德力勝五根。
佛如滿月現，　與諸弟子俱；
猶如五明星，　與月俱遊處。
時波羅奈城，　有大長者子；
性慈仁愍達，　厥名曰寶稱。
居宅如天宮，　侍使猶天女；
伎樂小罷息，　稱及女皆眠。
古世福所追，　應服甘露藥；
前世見死屍，　慈悲斯須間。
宿善所追及，　悵然從寐寤；
見諸女如屍，　居宅猶丘墓。

其心懷慘忤，　舉手悲歎曰：
「吾今遭厄難，　大苦患之中。
自然生善心，　唯樂無為安；
欲樂難久保，　善樂斯須耳。
當從何路逃？　於何自藏匿？
不遭無常火，　無恐怖之處。
誰於世可恃？　吾當何所怙？
誰當從愛欲，　深泥中見拔？」
於是捨愛欲，　徐下金寶床；
因便履寶屣，　其價直百千。
居宅城門戶，　皆自然夜開；
即明曉如晝，　其心懷狐疑。
天於上空中，　懷慈告令悅：
「仁遠建志性，　莫顧懈遲久。
佛世間聖師，　今去是不遠；
停立相望待，　如牛求母犢。
仁當於今日，　建無極大利；
婬欲如群魚，　迷惑之迴波。
以乘上精進，　第一牢桴材；
度諸苦淵海，　期必在今日。」
時童子寶稱，　行正流泣測；
遙舉手向佛，　悲聲而歎曰：
「惟尊我今困，　於老病死苦；
願尊常為歸，　濟我斯苦患。」
佛時遙告以，　梵柔軟淨音：
「是間有安靜，　無苦患之處；
有八賢聖路，　寂滅甚清涼。
速來詣吾所，　當為汝作歸。」
寶稱聞是教，　喜踊意充益；
猶如遭旱熱，　自洗清淨池。
尋聲至佛所，　稽首世尊足；
唯如妙華樹，　為風所吹顛。
體瓔珞服飾，　心怛然不著；
宿福今運會，　畢竟獲羅漢。
佛見寶稱心，　內慚體瓔珞；
沙門事俱辦，　因告語之曰：
「飾容內純善，　第一勝諸根；
是謂成吾法，　不以託外服。

其有內心端，　表裏相應順；
道門為之開，　不可恃虛服。」
緣寶稱功德，　四友因得度；
滿成與無怙，　牛呵及善與。
將五十童子，　得度脫諸苦；
彼諸世尊邊，　始六十羅漢。
時佛以梵音，　告諸弟子曰：
「汝等已度苦，　曠然清涼安。
眾生沈愛欲，　受苦可憐傷；
卿等宜慈愍，　諸方宣化度。」
分布遣弟子，　於是獨遊行；
乃至野象澤，　因求止宿處。
現神光晃昱，　以降毒害龍；
顯神足變化，　種種奇妙好。
佛憍慢已盡，　又化諸憍慢；
度第一迦葉，　居野象澤者。
然後以次度，　迦葉之二弟；
三兄弟門徒，　千人成無著。
佛與是三人，　功德甚巍巍；
法則及惠施，　禁戒威儀善。
將從千弟子，　名眾師之師；
慈愍度竭王，　行詣王舍城。
有宿德之人，　典領摩竭境；
以善居王位，　德善踰眾生。
聞佛大聖尊，　來入國境內；
聞即心喜踊，　整嚴往迎佛。
王駕躬自出，　與大極自軍；
王瓶沙妙容，　眾王中最殊。
如釋從諸天，　俱出其天宮；
嚴威儀導從，　往見梵天時。
與諸重臣屬，　始從城中出；
執轉輪聖王，　出遊之威儀。
與諸神寶臣，　前後俱導從；
極世之嚴飾，　殊妙無有比。
象馬車人從，　聲震於雲中；
婦女臨路觀，　服飾如電曜。
諸城門各出，　填塞四衢路；
猶如山諸谷，　秋雨暴水出。

諸王中雄猛，　行近至佛前；
佛奮金色光，　照曜諸樹間。
以佛之威神，　曜澤令金色；
王愕然歡喜，　顧謂傍臣曰：
「聽聲視其色，　禮儀甚相應；
如吾諦熟觀，　誠實妙寶器。」
智慧之大海，　眾善之寶藏；
遙視其容貌，　佛以慈相示。
王不勝歡喜，　便下其寶車；
如日出於雲，　下沒西山崗。
罷王五威儀，　步進詣佛所；
五體禮佛足，　盡心謙恭敬。
叉手仰視佛，　甚妙意無厭；
喜敬心無量，　身衣毛皆豎。
禮竟就位坐，　形容益殊好；
一心熟觀佛，　猶寶須彌山。
三自稱名號，　因白世尊曰：
「今視世尊顏，　心終無厭足。
佛興世奇快，　為三界作歸；
今日喜踊躍，　情懷心逸豫。
豫覩計明諦，　快捨聖王位，
天世人所敬，　其宜實應當。
度身至安處，　充滿眾生願；
今禮世尊足，　身命歸於佛。」
王於佛前坐，　僉然自撿整；
繫眼睛於佛，　熟視心不動。
專精在守意，　如蜂向花樹；
兼加謙恪心，　渴仰欲聞經。
佛以八種聲，　為王廣說法：
「諸根及心意，　六情緣起色。
起滅不停息，　猶如水中泡；
諸根之起滅，　王當諦覺知。
如下種於地，　必有萌芽生；
芽非種種非，　芽王當審覺。
非本不離本，　諸情意如是；
生死之顛倒，　相因緣生滅。」
王聞是深法，　心為之悚然；
即度生死淵，　逮得慧眼淨。

侍從萬二千，　皆蒙得解脫；
上諸天八萬，　逮得甘露藥。
爾時佛聖師，　遊止竹林園；
慈愍眾生故，　晝夜奮光明。
比丘名馬師，　順威儀早起；
啟辭白世尊，　欲入城分衛。
佛告今出行，　若卒逢異學；
當以四諦頌，　次第為解說。
時聞聖師教，　頂受而奉承，
為其四大故，　行詣王舍城，
寂然息心行，　目視不離前。
外學甚明達，　厥名曰受訓，
見妙異威儀，　敬心而往問：
「新威儀寂滅，　唯告示其意。
是何奇寶山，　為仁最上師？
仁是何寶顆？　從何山迸出？
是何智慧樹，　所戴鮮好花？
為從何師日，　仁光所從出？
是何慧清池，　乃生是芙蓉？
仁師有何教？　是誰見告示？」
「有王甘蔗族，　釋種王之子；
捨家學成佛，　為普世聖師。
仁當覺吾師，　天人聖賢師；
我適始初學，　生年既幼稚。
佛法廣且深，　所說甚精微；
今當精現說，　聖師之言教。
覺苦苦起無，　又知苦所滅；
所以苦滅道，　聖師所頒宣。」
彼聞是四句，　心即霍停止；
憂婆替即時，　逮得慧眼淨。
因為目犍連，　再遍說四句；
應時見道跡，　俱行詣佛所。
與五百門徒，　稽首敬禮佛；
發聲稱沙門，　威儀即備悉。
二賢先見道，　俱逮羅漢果；
一者智慧最，　二者神足備。
二賢侍世尊，　猶如左右臂；
共輔翼於佛，　如王者賢臣。

時有大姓子，　名曰藥樹生；
捨金色妙英，　剃頭被袈裟。
於多子野澤，　見佛陳本行：
「今始得覩佛，　一切智聖師。」
叉手戴頂上，　向佛遙稽首：
「佛是我聖師，　我是佛弟子。」
佛以妙梵音，　慈心告之曰：
「善來賢明士，　適遇會良時。」
佛應順本行，　為說深妙法；
散其塵勞聚，　即時逮果證。
與三聖弟子，　光顯一切智；
猶月十五日，　與三明星俱。
適從舍衛國，　奉使至王舍；
財富好施與，　厥名曰須達。
到適聞佛名，　喜踊躍無量；
舉身衣毛豎，　夜不能眠寐。
夜半至佛所，　到即得見佛；
五體禮佛足，　情甚懷歡欣。
「汝以愛法故，　除損睡眠耶？
夜喜故詣吾，　必獲其善報。」
施戒及智慧，　歎譽生天安；
婬欲之瑕穢，　廣說若干法。
猶如淨好氈，　入染受色鮮；
時長者須達，　受入泥洹池。
久發願求佛，　欲於世興出；
度脫眾生苦，　所誓今已滿。
從生死苦厄，　度無數眾生；
導以正平路，　徑趣泥洹城。
如其本所願，　各各從意得；
往古得度者，　盡服甘露味。
皆尋得安隱，　不危墜之處；
聞已樂學者，　當入泥洹城。

佛本行經廣度品第十九

獨為一切護，　獨為世間師；
為天人為導，　號佛天中天。
長夜在塵勞，　久處昏眠者；

擊正法之鼓，　以寤所應度。
五岳所擁繞，　羅閱祇城中；
度王弟擺黑，　及群眾八萬。
長者號勇猛，　慳垢蔽其目；
先濟化炎光，　并度醫耆域。
王舍城國內，　迦羅衛首家；
世尊光踰日，　小火欲焚佛。
法雨洗其心，　三垢之盛火；
毒飯及塵冥，　一時普消殄。
隨提大國中，　達士如梵天；
度名聞梵志，　號曰梵摩踰。
香特大國王，　目如紺蓮葉；
為解六種法，　令覺正見諦。
有山名道術，　特顯如金山；
心淨有智慧，　沐浴俗解脫。
有十六梵志，　號曰度彼岸；
及餘六萬人，　同時皆得道。
時眾祐福田，　往詣處聚中；
於時彼聚中，　有大姓梵志。
有名聞重齒，　時欲大祠祀；
斷祠祀疑網，　立之於正路。
時在隨提山，　帝釋石室中；
時佛處其中，　不動如太山。
天樂般遮翼，　歌頌覺寤佛；
以清淨甘露，　飲天王帝釋。
懷害多瞋怒，　捷疾甚暴風；
小指為額鬘，　迷惑癡狂走。
害如閻羅王，　梵志鴦掘魔；
神足以調化，　凶暴難調者。
又於安屈界，　梵志名戒慎；
狐疑所纏結，　絕斷其狐疑。
與三百門徒，　從苦得解脫；
截其塵勞結，　令永無有餘。
頭上火炎然，　口中亦吐火；
瞋怒銜下脣，　撩擲火燒然。
身都放火炎，　猶如劫盡燒；
以言滅曠野，　阿臘鬼神火。
身大如青雲，　電光晃斑駁；

體大亦如是，　飾以金瓔珞。
懷害吐毒氣，　霹靂雹石繳；
視神力斯須，　滅無苗龍毒。
於大宅聚中，　化童子拜守；
先度善昏眠，　野城化手授。
拘睒尼所濟，　無畏及令者；
於羅閱城國，　化梵志無嫌。
維耶離所度，　食肉蔽羅剎；
葉耳惡鬼神，　俱化令度脫。
師子力已下，　化度四千人；
又化劫賓奢，　及四千童子。
於野畜繁山，　化太子道德；
地時度白轉，　所生化濟使。
退守於雙林，　生聽於舍衛；
化梵志無畏，　及無數大眾。
又化優波先，　五百將從俱；
又度聽受等，　及五百梵志。
化不蘭弟子，　有五百賈人；
濟五百釋種，　皆令作沙門。
於清林村落，　化度二百人；
無特度二百，　會同度五百。
又於億傳村，　化度八十人；
此滿度六百，　隨提聚五十。
諸天四天王，　大力護世間；
勢力如谷水，　恚害如流波。
以其越呪教，　為說四聖諦；
極乃能解達，　立之八正路。
諸賢士等輩，　二十八鬼神；
將軍凶弊惡，　犯嬈人魂魄。
居雪山鬼神，　豎毛多瞋怒；
刺毛甚弊惡，　佛滅其恚害。
女神諸鬼母，　厥名曰取去；
食世間無數，　嬰孩抱上子。
最小子愛作，　佛取藏鉢覆；
母行方便求，　狂走來詣佛。
佛問：「愛子耶？　世人亦愛子；
若能慈不殺，　吾當示汝子。」
即從教受戒，　執慈不復殺；

與子歸詣佛，　如江河歸海。
將男女甚多，　鬼男女亦眾；
孫息諸男女，　無數塞野澤。
於祇樹之中，　化諸鬼子母；
將從無數眾，　佛授以正法。
隨提國沙門，　度脫四十人；
四方士沙門，　又度三百人。
度簇髮梵志，　徒黨四千人；
有勇進梵志，　又復度千人。
如化舍利弗，　精進者無數；
以化槃特法，　軟意教亦爾。
又如安庠法，　化無數善人；
化羅旬擩法，　度諸薄福者。
如化賢良法，　度無數貴人；
以化廁士方，　度無數賤人。
如化迦葉術，　度無數調良；
如化迦樓陀，　無數放逸人。
如化善除法，　所度無央數；
以化貴姓法，　聚度亦無數。
因度占波法，　度諸占相師；
如迦葉比類，　化曉迎意者。
舍衛城門中，　逢五百異學；
化以火圍繞，　方便度脫之。
現神足變化，　度鬱鞞迦葉；
以威神降伏，　梵志名快諦。
審諦與阿踐，　及無苗龍王；
并言談長者，　皆急疾力化。
或如鴦掘魔，　捨走而以化；
如化香持王，　迎逆煩意度。
以若干方便，　接度其弟難；
度梵志因頭，　佛從因化出。
變現身為鹿，　濟度野獵師；
五百釋種獵，　化其箭為花。
化醉如郁伽，　度嚴飾如綵；
以度憍悵方，　濟諸奢憍者。
化難動迦葉，　逆不受其施；
以若干方便，　行調度眾生。
長齒與黑子，　吉瓶及造作；

諸國弊鬼神，　佛之所教化。
上昇及深奧，　江施與形像；
至牢山鬼神，　化於普廣山。
度明珠齒鬼，　花齒鬼第二；
千目及青眼，　法度與赤色。
嬰耳及花耳，　大力甚貢高；
大深山谷中，　化是諸鬼神。
佛至大吼國，　度諸優婆塞；
立之不還道，　凡有百五十。
建往還道者，　有二百五十；
須陀洹道者，　具滿五百人。
所向及喜嘆，　嘆者樂花開；
聽善性及霧，　吉善來充溢。
稱滿及善覺，　仲隱光含笑；
牛勝絜長頸，　未發并泉作。
如是等羅漢，　同一有五百；
略說其端首，　度者無央數。
或以柔軟教，　或以麤獷辭；
或以剛柔調，　佛盡教化之。
調達之所放，　狂醉於王舍；
佛所化迷惑，　醉象名財守。
時於城門外，　佛見猛師子；
好目視世尊，　佛記當得佛。
於帝釋石室，　降化猛特牛；
曠野中諸應，　為下生天種。
時不具城中，　兩初生虎子；
得慈心於佛，　及與千飛鳥。
鸚鵡及孔雀，　豺豹并維羅；
龜鼈與毒蛇，　鸛鴿及奢立。
鴿雀及與烏，　乃及至蝦蟇；
是等蒙恃怙，　皆得生天上。
裸形入海水，　可浮得彼岸；
日有千光明，　可以手掌障。
佛諸經深義，　廣博微妙句；
一切諸聖師，　莫有能究盡。
無數諸天樂，　無量諸聖神；
無邊空中露，　無底山地祇。
無數水樹神，　無數地天人；

所度無央數，　先世所願具。
猶佛得願具，　眾聖天人師；
亦充天世人，　所求之善願。
亦願使一切，　有形眾生類；
其學是經者，　令入泥洹城。
諸天執樂神，　龍鬼阿須倫；
是等聞佛經，　逮服甘露藥。
見佛受化者，　世間今故有；
是等護國土，　災患永消亡。

佛本行經現大神變品第二十

諸天之帝，　與諸天俱；　已勝強怨，
諸阿須倫。　名稱力勢，　普增遠聞；
坐施安床，　心喜無量。　以微妙法，
甘露神藥；　天人之尊，　甚自充飽。
猶如天帝，　處施安床；　梵志見佛，
安坐如是。　心不歡喜，　不得休息；
因生嫉妬，　懷煩鬱熱。　因相聚會，
於林樹間；　廣共博義，　論說於佛。
此人何因，　獨顯於世；　其名聽遠，
超吾等上。　及將世人，　入邪徑路；
令梵志法，　轉見輕慢。　若其名德，
轉久增益；　吾等名稱，　便當滅亡。
吾等名稱，　若滅亡者；　何從能致，
供養安樂。　故當勤加，　推理思求；
釋種之子，　獨得敬養。　若能推盡，
反其事者；　了必當失，　供養名稱。
各各思惟，　欲露佛短；　或有發聲，
反歎顏貌。　或復稱其，　言辭清淨；
又復嘆詠，　其相好者。　如是言語，
斑駁不同；　乃反稱揚，　佛之功德。
於時其中，　有大梵志；　謂眾人曰：
「聽吾言理。　母生之時，　從右脇出；
其母永無，　瘡痍疾苦。　難動大地，
六反肅震；　微妙天樂，　自然有聲。
空中自然，　雨諸天花；　金粟銀粟，
盤檀種種。　于時日光，　踰倍於常；

花下猶如，　雜綵帳幔。　諸天撞擊，
寶鐘金鼓；　慶雲含潤，　如垂降澤。
日月燈燭，　皆失精光；　普世忻喜，
如得恃怙。　生於微妙，　林樹之間；
從脇生時，　猶日出雲。　未及下至，
於地之頃；　天帝掌接，　傾側恭敬。
子出生時，　顯露如是；　奇瑞可怪，
不可思議。　天地為之，　感動證應；
自是普世，　將護名稱。　少小勤求，
解脫度世；　塵勞之穢，　蛇蚖毒害。
正應登臨，　轉輪王位；　捨棄不顧，
勤求滅度。　不迷惑於，　少壯之惑；
念老病死，　傷損其情。　捨家入林，
息心淨行；　名稱之美，　熟復踰此。
其弟子眾，　賢良調善；　以是之故，
得世敬養。　迦葉目連，　及舍利弗；
是等屈就，　余敢不從。　三王捨棄，
美號王位；　執持沙門，　微妙威儀。
其餘無數，　賢善貴人；　歸釋種子，
訓化言教。　佛於世間，　所得諧偶；
或因弟子，　或以己聽。　宜設方便，
早屈折之；　如惡病王，　思惟除滅。
曼今吾等，　瑕醜未現；　人未覺寤，
簇髮重戴。　亦[口*曼]未笑，　灰塗身體；
裸露五形，　如是禮節。　現子所為，
不可得勝；　以其辯口，　託諸言說。
巧便精勇，　及於無畏；　豐秋賢善，
并與迦葉。　厥性質直，　名曰審諦；
身體妙挺，　巍巍可畏。　所學聰疾，
明達踰師；　視世學人，　猶如草穢。
又自矜高，　意常求敵；　言辭臨眾，
譬如醉客。　得至釋子，　皆沈著地；
自居如象，　過猛師子。　吾唯一事，
可以勝之；　偏當以此，　得伏子耳。
若能爾時，　必得勝子；　名稱可畏，
又增利養。　唯可請佛，　令現神變；
子性少求，　又喜慚愧。　每勅弟子，
不現神足；　若不現變，　則負吾等。」

聞是皆喜，　還相歎譽；　已各罷散，
各寓廬窟。　魔天其夜，　詣諸異學；
欲以威神，　令意喜悅。　各各一一，
至其廬窟；　自變形容，　如其弟子。
自投其身，　不蘭足下；　我真實是，
聖師弟子。　又復往至，　餘五人所；
遍往行詣，　欺誑六人。　以其神足，
令各愕然；　梵志歡喜，　謂必果勝。
諸梵志等，　各各早起；　大相聚合，
到王宮門。　詣王耳目，　明司之官；
具各陳情，　使入啟王：　「是諸梵志，
大婆羅門；　或所長養，　智慧宿年。
今來詣門，　求見大王；　如天仙士，
詣帝釋門。」　王曰：「吾聞，　是諸梵志，
欲與佛競，　顯己功德。　嫉惡於佛，
善德相好；　如阿須倫，　嫉月之明。」
臣下白王：　「是等群聚，　長聲嚮嚮，
求敵欲鬪。　猶如熊羆，　特牛虎象；
如為師子，　見遮深谷。」　王即聽使，
諸梵志現；　坐席承望，　敬以容禮。
慈意瞻視，　遜辭與語：　「諸師何故？
勞體顧意。」　諸梵志等，　各舉右手；
同聲發聲，　啟白天王：　「智達慧人，
應馳省王；　如天仙士，　謁現梵天。
梵志立王，　唯以一法；　在於世間，
詣明人事。　唯以稱量，　是法非法；
立王者位，　如稱度量。　自昔以來，
未曾聞見，　上世之時，　猶不如是。」
視諸梵志，　眾善功德；　如於王國，
受供養福。　願聽其意，　來之意故；
今盡微願，　啟白天王：　「今欲與此，
瞿曇沙門；　俱於王前，　捔神足力。
願躬臨視，　大智慧者；　有大神力，
功德勝者。　然後乃可，　諦覺了知；
其得勝者，　王請為師。」　王良久乃，
謂諸梵志：　「賢明競爭，　理所不安；
金初不曾，　還與金爭。　是故賢明，
不當爭競。」　於是梵志，　重復白王：

「願王聽省，　某等所因；　不復開避，
某等徑路。　於己善法，　勞勤志思；
捨棄舊典，　所居廬窟。　又復叛棄，
梵志先師；　突走歸趣，　瞿曇法律。
猶如海水，　入摩竭口；　託是事理，
及餘無數。」　以諸言辭，　切逼迫王，
王因一視，　左右傍臣。　便以此事，
付梨師達。　時梨師達，　遜辭謂言：
「今說一事，　唯各善聽；　賢以善意，
捫摸瘡痍。　以軟滑篦，　耗盡病原；
師子虎狼，　毒害蝮虺。　值其睡眠，
智者不覺；　佛今坐定，　入禪寂滅。
仁等不宜，　無事覺悟；　猶如烏鵲，
與金鳥諍。　牛跡之水，　與海挽量；
螢火虫子，　與日光明。　田家灰堆，
欲比須彌；　求欲與日，　力競光明。
又欲與月，　比其盛滿；　欲與帝釋，
共相照曜。　又請梵天，　示現神足；
下賤之類，　若餓鬼來。　與諸上尊，
欲挽神力；　汝等請佛，　亦復如是。
何智達者，　當信是事？　仁等今餘，
所有弟子，　善自防護，　於釋種子；
如摩竭魚，　久睡眠時，　不可覺言，
起來吞我。」　時王聽受，　梵志所啟。
王前下期，　却後七日；　王便輕出，
往行見佛。　具向世尊，　陳說此事：
「我於尊法，　終無厭足；　聽受世尊，
微妙正典。　貪眾善意，　無有斷絕；
今諦思惟，　世尊德善。　尊無數劫，
積行如流；　今世功德，　充滿如海。
猶如晝夜，　興大雲雨；　新水入海，
充盈滿實。　佛世尊之，　無量巨海；
梵志等見，　洪滿盈溢。　便欲以手，
接取灑棄；　灑棄巨海，　欲令枯竭。
梵志等期，　會祇樹園；　却後七日，
挽神足力。　其已許可，　此等所啟；
是輩與我，　已結要誓。　退忘不失，
啟白世尊；　愚情有失，　愆重如何？」

王體素自，　麤丁姝大；　歎佛威德，
悚然細小。　世尊弟子，　名曰目連；
長跪叉手，　前白佛言：　「佛天中天，
眾聖之師；　願默寂然，　是事見付。
薄能挫折，　此外異學；　猶金翅鳥，
臨海諸龍。」　佛以梵音，　而告之曰：
「斯等請吾，　吾宜往應。」　王聞佛許，
歡喜踊躍；　因顯發聲，　說是言曰：
「地上諸人，　及虛空中，　天龍鬼神，
聽吾言令。　種種展轉，　必相告語；
天上空中，　大山巨海，　相請來會，
觀名稱德；　必來莫疑，　普世眾會。」
於是斯會，　七日已至；　於祇樹間，
徵瑞應現。　以眾香汁，　沐浴灌灑；
若干色花，　遍布其地。　可見之類，
於空中現；　諸天營從，　與諸天女。
諸妙寶樹，　於空中現；　眾寶幡幢，
如舌舐空。　蓋拂垂珠，　而雜種香；
諸天瓔珞，　花鬘轉目。　眾寶積聚，
處處顯現；　諸天名寶，　側塞空中。
天上世間，　莫不踊躍；　故集會來，
觀神變現。　諸天人聚，　猶如大海；
譬如秋水，　趣於海淵。　爾時有天，
名曰稱令；　觀諸無間，　普懷歡喜。
從天下來，　稽首佛足；　執恭敬意，
白世尊曰：　「我今特當，　殊異於餘；
勤加奉事，　於佛世尊。　若有先時，
以善施人；　彼則加報，　迎之以善。
世尊普慈，　加於世間；　以次為之，
眾生恃怙。　如今觀察，　佛天中天；
出興於世，　獨為我故。　自惟我兄，
大國之王；　己身前世，　行善惡事。
緣是更歷，　大艱難中；　如從天上，
墮於地獄。　割我兩臂，　乃到曲肘；
兩脚見截，　乃至于膝。　猶如屠兒，
屠羊之法；　解我支節，　令各解散。
世尊爾時，　來受我師；　緣佛世尊，
更受生命。　時佛為我，　說微妙法；

尋還建立，　阿那含證。　我獨一己，
能勝異學；　以神足力，　壓伏外道。
世尊躬自，　難其弟子；　以一切智，
或能預知。　今當承事，　小加勞苦；
乃後來世，　以為念事。」　梵志後時，
聞是言論；　便不敢復，　求捔神力。
以己神足，　忽然昇虛；　斯須之間，
到雪山中。　於深谿谷，　見其好樹；
天香眾寶，　甚嚴微妙。　拔取大樹，
周匝由延；　以手擎持，　猶如寶蓋。
時一切智，　寶座之側；　時諸天人，
以雜天繒；　挍飾寶樹，　甚可愛樂。
於時便出，　無量光明；　譬如雲除，
日霍然現。　紫金色炎，　白銀色光；
其光昱昱，　普曜世間。　自然芙蓉，
從地中現；　千葉蓮花，　天雜寶成。
妙紺瑠璃，　以為花莖；　象牙高座，
在蓮花上。　天金花臺，　細明珠茸；
為佛施主，　極妙無比。　時佛徐行，
就天寶座；　處於花上，　如梵天王。
佛身光明，　踰倍於前；　日月明珠，
不可為比。　奮放臂光，　照曜世間；
一切智燈，　明輝於世。　猶如蓮花，
塵水不著；　眾生視佛，　周匝圍繞；
如蜂集花，　而食其精，　熟視佛面，
而無厭足。　遣使往請，　外道諸師，
意疑不欲，　來就眾會。　時佛告語，
諸天人曰：　「是等不來，　至此共會。」
於時神通，　一切聖智；　眾生緣畢，
應得度者。　即以佛眼，　覩察十方；
欲從生死，　廣度眾生。　地即劈裂，
獄苦盡現；　如大張口，　欲吞世間。
眾生恐怖，　心懷戰慄；　如船賈客，
遭摩竭口。　時佛呼告，　大目犍連：
「勅語眾生，　諸地獄名。　是痛如此，
此苦如是；　犯是瑕惡，　墮是地獄。」
目連昇虛，　奮洪聲令；　遍十八獄，
說其罪對。　時眾生各，　識本所作；

我應墮此，　我應生此。　一切眾生，
心盡向佛；　餘無可怙，　唯歸三尊。
眾生心專，　一向不動；　悚息縛束，
爾乃現變。　於佛寶座，　四角化現；
角有四佛，　坐寶蓮花。　因是轉變，
無數諸佛；　坐寶蓮花，　塞滿虛空。
諸佛光明，　照曜十方；　身或出水，
如雲中雨。　或復變現，　水火俱出；
滿虛空中，　化現如是。　時佛奮現，
如是神變；　至二十八，　無結愛天。
諸佛充滿，　三千世界；　眾生遠近，
見佛所在。　諸佛世尊，　坐蓮花上；
光明神德，　一切具足。　功德巍巍，
猶如寶山；　四嚴嚴飾，　光曜於世。
如梵天王，　花中出時；　坐蓮花上，
威儀備悉。　唯佛世尊，　降伏魔兵；
坐蓮花上，　德超梵天。　一切眾生，
展轉相謂：「劫數若干，　百千萬億，
無央數劫，　所積聚德；　一切智藏，
今日乃發。　猶如往古，　劫初之時；
四生眾生，　從梵口出。　佛今所現，
如古梵天。」　世尊口出，　無央數佛。
自古已來，　眾生懷念；　謂此世界，
唯有一佛。　蒙佛光明，　長養眾善；
無央數佛，　世所恃怙。　佛之大燈，
然於世間；　光明徹照，　三界眾生。
世間無復，　愚癡之冥；　一切智明，
愚癡除無。
紺色光明，　晃深虛空；　坐於千葉，
寶蓮花上。　佛現福報，　滿是世界；
猶如大海，　七寶充盈。　佛現眾會，
皆懷善心；　即以深奧，　柔軟清淨，
梵哀鸞音，　以種種聲，　廣為眾生，
說微妙法：「如是三界，　無常無堅；
無我苦空，　滅無為安。」　佛說如是，
深要法時；　聲遍流聞，　三千世界。
有億眾生，　發大道意；　又餘無數，
發緣覺乘。　復億眾生，　逮得道迹；

諸外異學，　捨外邪見。　時佛即便，
還捨威神；　於眾生前，　顯然昇天。
於忉利宮，　為母說法；　以甘露藥，
飲諸天人。　佛所以得，　勝諸梵志；
神足變化，　威德相好。　充滿一切，
眾生之願；　普同淨潔，　甘露法藥。
汝今在此，　現大神變；　化度無量，
無數眾生。　其諸天神，　逮見佛者；
念佛恩德，　擁護世間。　其聞是者，
增益功德；　緣是種善，　於佛福田。
得度生死，　苦惱之對；　因入泥洹，
安樂之城。

佛本行經卷第四

轉法輪品第十七

願成懷歡喜，　悅澤樹王下；
坐觀樹七日，　不食喜充盈。
猶王初臨國，　巡行妙寶藏；
佛妙藏亦爾，　先觀視諸法。
以佛眼普視，　世間悉了見；
覺世行入邪，　六師迷惑說。
法微妙難解，　愚了泥洹解；
覺第一最覺，　意欲默然寂。
最神妙梵天，　方便見無偏；
知佛先世誓，　發心欲來下。
欲以善益世，　妙辭請法雨；
被氎明如日，　顯然降世間。
尋來到佛前，　敬稽首佛足；
在佛側甚明，　如風吹金樹。
慈目視無厭，　盡敬白佛言：
「願憶果敢誓，　施甘露於世。
「世人如藕，　華微妙好；　或齊水敷，
或出水上。　眾生欽仰，　佛日當出；
蒙日心開，　猶池中華。　捨佛世尊，
無誰能有；　從生死獄，　拔出眾生。
猶如往古，　轉輪聖王；　濟眾生苦，
以十善行。　已能托攪，　智慧海淵；

得上神良，　甘露法藥。　欲以充滿，
眾生疾苦；　宜開惠施，　分甘露藥。
尊已得度，　眾苦海淵；　願以法船，
度一切生。　猶如賈客，　沈沒海中；
方便濟度，　如巧船師。　塵勞之疾，
甚重弊惡；　眾生久患，　不遇良醫。
最上醫王，　興出于世；　今宜授與，
法神良藥。　想煙如雲，　覆蓋甚厚；
婬火熾燒，　諸天世人。　尊已飽滿，
宜傷眾生；　願以法水，　充飽一切。
已能滅除，　一切愚冥；　心明智慧，
喻如大燈。　愚冥覆蔽，　世間之眼；
願施法燈，　照曜愚心。　尊已服飲，
先佛口教；　言辭之江，　猶先仙人。
願從妙口，　慈哀惠捨；　清淨言辭，
恒水江河。　貢高慢山，　巖甚峻高；
以慧剛杵，　碎令無餘。　願復以此，
智慧法杵；　施與眾生，　令碎慢山。
心性躁擾，　今已調良；　縛以審諦，
智慧之繩。　願施世間，　清淨調意；
智慧牢固，　索之繫縛。　慈仁之主，
施惠慈心；　眾生久遠，　墮邪徑路。
世間導師，　今已出興；　願導世間，
生死曠野。　迦葉佛來，　世皆昏寐；
沈沒迷惑，　塵勞長夜。　惟願世尊，
宜以正法，　之大鐘鼓，　覺寤久眠。」
世間梵尊，　受許梵天；　淨音微妙，
當班宣法。　梵天聞之，　甚大歡喜；
禮佛足已，　忽昇虛逝。　於是眾善，
第一法器；　號曰世間，　功德福田。
佛應普受，　眾生之施；　四王即來，
奉獻四鉢。　佛即時以，　神變之力；
左受右按，　合成一器。　於是便受，
二賈客施；　始受五戒，　為清信士。
因是發意，　當廣說法；　佛眼始視，
應得度者。　阿蘭命過，　已至七日；
見鬱陀羅，　昨夜命終。　因復憶念，
侍者五人；　欲為是等，　除長夜冥。

行詣大城，　波羅奈界；　威儀安庠，
猶師子步。　所作已辦，　相好甚著；
厥雖獨行，　德如眾從。　有一達士，
名曰尼揵；　於路逢之，　意用愕然。
占相變夢，　逆知吉凶；　八種世典，
名稱獨舉。　見佛德相，　審諦觀視；
謙遜恭敬，　軟辭白佛：　「諸染著中，
而無所著；　諸根動中，　寂無所動。
瞻覩面相，　於情有疑；　將無智慧，
明達具足。　熟視面相，　清徹明好；
牽御諸根，　所為自在。　觀察儀容，
所作事辦；　師為是誰？　願為誠告。」
時佛告以，　清淨之聲：　「天上世間，
吾無有師；　吾不詣師，　自然覺之。
吾證佛滅，　卿當了之；　自稱為佛，
已普勝邪。　如是尼揵，　應覺已覺；
一切可勝，　都已得勝。　以是勝故，
成一切智；　今始行詣，　波羅奈城。
吾欲於彼，　擊大法鼓；　為世苦惱，
建置善法。　普請令會，　法之上賓；
獨安己身，　是不為奇。　濟拔勤勞，
一身苦者；　廣為眾生，　而求善者；
其人功德，　不可計量。　若以一身，
度流上岸；　若復見人，　為水所漂；
不發慈心，　濟水流人；　是輩不可，
稱為道士。　若復有得，　伏藏珍寶；
不惠濟貧，　是不可爾。　手持良藥，
行瞻病人；　不以濟病，　齎之何益？
若見迷人，　行失路者；　不示正路，
不名大道。　若復見人，　為蛇所螫；
不與其呪，　用此人為。　若自然燈，
有所照見；　是不可以，　置恩於此。
佛以慈善，　教化一切；　為人說法，
不以貢高。　木中可保，　必審有火；
空中有風，　地中有水。　如是諸佛，
必有聖道；　道樹下得，　波羅奈說。」
即時歎咤，　甚妙無比；　尼揵歎已，
順道而逝。　心懷喜行，　數數顧瞻；

慈目視佛，　而無厭足。　佛順道行，
至波羅奈；　翔鳥所樂，　鹿野之園。
光相晃昱，　明曜於世；　猶日天子，
入迷惑園。　億寶意好，　邊方第三，
第四馬氏，　第五賢居。　爾時五人，
遙見佛來；　還共論議，　而相謂言：
「樂義者來，　是瞿曇子；　退失本志，
術敗不成。　不足起迎，　亦莫禮待；
本誓已壞，　不宜恭敬。」　如是要已，
急坐不起。　語言之頃，　佛即來至；
忽不自覺，　違其本要。　猶如地神，
擎持令起。　或有迎接，　攝取衣者；
又有取鉢，　設座席者。　以如是像，
承敬奉佛；　猶不能捨，　世俗戲言。
佛因告曰：　「非道士宜，　佛前不宜，
慢無恭肅。」

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

昇忉利宮為母說法品第二十一

以正法甘露，　充飽世間人；
下解脫種者，　皆放受其報。
佛功德猶日，　正法喻光明；
戒品水清涼，　生於天泉池。
母妙寶芙蓉，　及天林樹花；
欲令時開敷，　故佛昇忉利。
日光晝照空，　月炎曜於夜；
佛照天世間，　若干嚴飾好。
日天子生念，　謂日王來至；
以世敬日意，　稽首禮佛足。
月天子懷疑，　盛明所見捨；
月之光榮好，　歸入人慧月。
寂滅過梵天，　照曜喻天帝；
深邃勝淵海，　不動安須彌。
天帝雜寶樹，　號名采晝度；
光明坐其下，　寶樹蔭金山。
見母大妙后，　種福果於熟；
或有方應種，　或復應放者。
以佛清淨德，　面曜如明珠；
見者心清淨，　猶如水清寶。
爾時佛世尊，　以清和梵音；
甘露法藥雨，　於慈母妙后：
「墜墮離別苦，　生天有是患；
貪求積聚死，　是為世間苦。
地獄燒炙煮，　餓鬼渴乾燋；
畜生相噉食，　五情苦無安。
在所受身處，　眾苦輒追隨；
欲離眾苦惱，　唯有滅無為。
當覺三界苦，　猶若瘡被毒；
甚於燒鐵搭，　無可解瘡處。
世間苦如是，　覺苦起之緣；
覺其苦滅處，　覺所以滅苦。

覺五盛陰苦，　覺勞所因興；
塵勞所滅處，　是滅名無為。
所以滅道者，　名曰八聖賢；
諸塵勞之毒，　都燒令無餘。
生死甚可畏，　進退不可怙；
如伎兒木面，　脫一復著一。
或飲天甘露，　退復飲洋銅；
或食天甘露，　退噉燒鐵丸。
或復來天家，　或曳然鐵車；
或王或乞兒，　餓鬼轉畜生。
宿對互所拍，　跳迸如拍毬；
上下遍三界，　從有至無擇。」
聞說是法已，　母妙天帝后；
八十八勞結，　心垢永滅盡。
意止深妙法，　又令三垢薄；
燒諸強塵勞，　妙后證三道。
大會無數央，　諸天人芙蓉；
同時俱開敷，　如花蒙日光。
於是妙后起，　更幸懷歡喜；
猶如日臨山，　光明益盛明。
亦愛敬於佛，　禮足已啟言：
「古來母未曾，　得子此重貢。
無數劫食地，　心未曾厭足；
天欲不已滿，　莫若今充盈。
自足令我足，　除著無所著；
一切智寤我，　無種斷我種。」
時無數諸天，　聞微妙大法；
即殖善德種，　鮮潔佛之種。

佛本行經憶先品第二十二

於是天中天，　諸天世人師；
在於大王境，　摩竭之國土。
遊止竹林園，　思憶往古世；
光明益顯好，　猶如盛火祠。
佛弟性慈仁，　厥名曰阿難；
見佛光明盛，　即行詣佛所。
叉手下右膝，　敬意白佛言：

「唯願天中天，　決心之所疑。
未曾見光明，　如今之暉耀；
唯願一切智，　說光明因緣。」
於是佛告已，　微妙八種聲：
「諦聽吾今說，　光明之因緣。
吾自憶前世，　施無數眾生；
供養千數佛，　種種所須給。
學無數聖典，　盛祠祀無數；
難可施與者，　大施與無恪。
憶念往古時，　大象如白山；
勢力勝隣敵，　吾以用惠施。
以心所愛重，　二子用施人；
毛孔皆血出，　吾時名甚愛。
象馬車乘女，　種種用惠施；
施八萬四千，　金角黃牸牛。
金器盛銀粟，　滿其所受量；
吾名為知時，　大施十二年。
弊惡婆羅門，　來從吾索頭；
時諸天若干，　欲固遮梵志。
吾歸曉諸天，　莫違本所願；
時王名月光，　今充吾所僥。
復有婆羅門，　來從吾索眼；
不逆即許與，　體所愛之目。
為王名善目，　因是發大願；
今以目施與，　願後成慧明。
又復更異時，　鴿飛來趣我；
為鷹所迸逐，　飛住吾膝上。
吾盡割體肉，　恣以足鷹意；
不以來歸鴿，　與鷹使為食。
吾以病人故，　割已體上肉；
食肉三七日，　其重病得瘳。
又為普施王，　名為大力士；
昔除眾生病，　今滅其塵勞。
又吾前世時，　以身惠施人；
別賣可愛子，　又別賣吾妻。
賣吾與惡人，　勅吾令殺害；
吾時名焰月，　不殺沒己命。
吾剝皮為施，　纏疊為燈炷；

同時然燈炷，　與身炎皆熾。
王名堅金剛，　其耐痛無比；
以是求一願，　舉足以成佛。
以身與虎狼，　地六反震動；
因此勇猛意，　超度過九劫。
曾以一善施，　主地盡四海；
前為轉輪王，　號名曰大天。
始建王風教，　率以十善行；
棄捨四方域，　剃頭修淨行。
又為普地主，　號名曰尊帝；
於是地上立，　八萬四千城。
時為此諸城，　部分境界已；
八萬四千王，　俱出剃頭學。
曾為王多求，　貪欲狂迷惑；
越度大海表，　求土地人民。
吾時為梵志，　大智名上度；
將順教是王，　還其正志思。
曾為白象王，　如日甚姝好；
六牙甚可愛，　弈弈有光明。
獵師貪牙故，　箭射中其心；
便自拔牙與，　心不起恚亂。
淨施王遊獵，　因至深山中；
閉群鹿二王，　置於深谷厩。
以一妊母鹿，　鹿王代就死；
使普境野畜，　無復恐患憂。
有國忽父母，　害殺長老者；
吾尊奉孝養，　地穴濟父母。
天空中問義，　父教吾決答；
斷眾生倒見，　濟令不墮獄。
大蟒閉賈客，　圍繞置中央；
吾時緣宿行，　生為師子王。
發象為力勢，　踏蟒即令死；
濟五百客命，　安隱得歸家。」
佛爾時說此，　生經五百章；
三千大千界，　普六反震動。
有億眾生類，　皆發大道意；
又有億眾生，　各證以四道。
上世賢智士，　不可稱奇異；

菩薩發勇猛，　施捨其軀命。
從乞求者意，　終無所違逆；
功德得自在，　萬物及軀命。
叢殘短壽命，　是乃可為奇；
塵勞所纏裹，　懷惡盛迷惑。
能以慈悲力，　鉤還具惡心；
能捨所愛重，　財寶及軀命。
眾生有豪尊，　世得自在者；
應為惡之時，　自制而不為。
晝夜行眾善，　以休息其意；
緣是自勸進，　志願在佛道。

佛本行經遊維耶離品第二十三

世智一切敏，　所願無不成；
慈哀加眾生，　如人有一子。
猶如轉輪王，　放教靡不從；
患厭世五欲，　欲入法慧窟。
世尊亦如是，　開建為佛事；
勤勞行廣化，　事無不究竟。
隨生死惡世，　順見其起滅；
欲入大無為，　滅意寂然定。
時維耶離城，　吸人精魄鬼；
入城興疫病，　逼迫相嬈害。
爾時維耶離，　疫盛如熾然；
國諸王大臣，　集會博論義。
厲氣之大火，　燒然國萬民；
各共精意思，　何方除此殃。
長者名財明，　第一清信曰：
「覩世更無誰，　唯佛可恃怙。」
因遣清信士，　財明以為使；
長者清信士，　都共叉手向。
盡五體投地，　共遙白佛言：
「普救護世間，　願濟我國厄；
如凍者求火，　猶重病請藥。
若冥願明曉，　失路者曉導；
我等求世尊，　欲觀天人樂。」
使往至佛所，　佛即許受請；

今捨家覺知，　天人思擾動。
天於上空中，　告王未生怨：
「如何安無憂，　今當與佛離。」
王聞天教告，　心即悚然驚。
意懷愁悴曰：　「眾生心闇鈍，
誰能詣慧礪，　礪其闇鈍心？
塵勞之愆咎，　宿對之重債；
眾生重債咎，　誰當濟令輕？
我等久見閉，　在生死牢獄；
誰當以清鑰，　開吾等獄門？
吾等久暴露，　渴愛之日陽；
誰當施正法，　月精解渴珠？」
王因勅令嚴，　輕馳往見佛；
因請佛明日，　願屈就宮食。
勅厨令嚴具，　盛饌百味飯；
佛許於宮中，　受王一月請。
平治七階路，　乃至流江恒；
路設諸帳幔，　嚴飾猶天宮。
雜色眾花香，　散以遍布地；
人集如水浪，　盈溢譬如海。
明珠以挍飾，　色白如盛月；
王之服乘蓋，　敬意施奉佛。
時佛未久頃，　即到恒水側；
王更進上佛，　五百七寶蓋。
人王上五百，　諸龍王貢千；
天王獻五百，　維耶離五百。
為世大覆護，　應受寶蓋施；
盡受諸寶蓋，　餘唯置其一。
爾時天中天，　與諸弟子眾；
二千五百人，　便度流江恒。
維耶離諸王，　盡心愛敬佛；
供給所當得，　以次來到國。
佛便即時入，　維耶離大城；
以八妙深重，　梵清淨音聲。
佛即說一偈，　諸有眾生類；
地行乘空者，　宜慈愛眾生。
以清淨慈水，　普灑於大地；
熱渴所逼狂，　得水飽滿涼。

從佛之慶雲，　放甘軟言雨；
舉城充飽滿，　除重毒害患。
佛於是即還，　出到城門外；
佛與諸沙門，　繞城而徐行。
施護現吉祥，　呪願普永康；
舉國蒙覆護，　快樂不可量。
時長者財明，　請佛及弟子；
飲食香甘饌，　種種盡愛敬。
時佛廣斑宣，　深要之正法；
師子音以下，　四千人得道。
佛與弟子眾，　乃至梵女林；
梵女聞之已，　馳出往見佛。
到門即下車，　瓔珞如電雲；
始入園林樹，　狀似吉祥天。
行步趨庠序，　如水隨波流；
顏容如春陽，　芙蓉花之叢。
將諸天人女，　服飾之姿貌；
行於林樹間，　或動天地眼。
佛世尊視見，　魔王之羅網；
目觀其美色，　壞人戒律行。
佛以梵音聲，　告諸沙門者：
「梵女今來至，　卿等攝撿意。
各建志手執，　精進之強弓；
以正直之矢，　筈承智慧弦。
皆被定意鎧，　乘自守戒車；
各儲慈觀意，　入眼色戰陣。
卿等當諦計，　女人何可是；
假借相欺惑，　如銅鐵金塗。
皮薄如蠅翅，　若不以覆上；
此但是肉積，　當作是計知。
涕唾眼中眵，　若不拭却者；
及與身上垢，　若不以水洗。
膿血及糞除，　聚會於一處；
熟思視是者，　欲意滅不生。
卿等自觀計，　是骨舍可惡；
以筋纏束縛，　外則以肉塗。
衣裳服飾覆，　如畫師覆壁；
但作是自觀，　莫隨彼欺惑。

堅慎護心意，　後可有所益；
初不調伏心，　後則不可御。
邪行失正路，　迷惑迴周旋；
猶如官磨馬，　竟以繞磨走。
眼喜視色者，　心則隨目惑；
諦觀其表裏，　愚染慧離著。」
時佛以是教，　誡諸幼弟子；
即共自撿攝，　一心視佛面。
梵女遙見佛，　光相明嚴好；
巍巍林樹間，　如日雲中出。
慈敬意視佛，　微妙心清淨；
猶如樹花繁，　風吹令傾屈。
如是禮佛足，　叉手心恭敬；
却就其坐位，　佛便告之曰：
「女情貪放逸，　卿善心詣吾；
信樂正真法，　是利甚難遇。
男子信樂法，　是不可為奇；
男雖意深重，　塵勞猶差薄。
女人常迴旋，　於諸塵勞愛；
意局心輕躁，　專著六所欲。
汝心存於道，　是最可貴奇；
一切世無常，　無吾我可恃。
疾病侵安隱，　老毀顏色貌；
劫奪人壽命，　樂法無患難。
女人多貪嫉，　不喜怨憎會；
女人心戀著，　不樂與愛別。
凡受女人形，　必有是二惱；
以是義之故，　汝當勤奉法。」
梵女性軟弱，　心甚懷慚愧；
正法所勸進，　勉宜起恭敬。
便叉手長跪，　前白世尊言：
「願佛垂慈愍，　明旦受我請。」
時佛覺其心，　甚清淨歡喜；
默然受其請，　女便辭欲退。
因五體投地，　稽首禮佛足；
厭惡女人形，　懷慚且還歸。
時佛許梵女，　受請去之後；
維耶離貴賤，　皆來至佛所。

白馬白車蓋，　衣服皆素帛；
諸容飾皆白，　威儀甚可觀。
青黃赤黑色，　種種各部別；
嚴飾來詣佛，　猶忉利天人。
是輩亦請佛，　佛言已受請；
佛許棕女請，　是輩皆懷恨。
時佛為是等，　廣說微妙法；
甘露無損減，　滅除諸苦患。
粗略為現說，　四諦之要法；
無數諸離犍，　皆服甘露藥。
佛當于爾時，　化無數離犍；
告辭等已下，　心皆建正法。
猶如化猛盛，　還反地獄苦；
及無數眾生，　皆下生天種。

佛本行經歎定光佛品第二十四

宿世殖百福，　千巖峻無極；
智慧之川谷，　甚深難可測。
眾口言辭風，　不能令傾動；
坐定如太山，　然無能轉移。
猶如青黑雲，　晃昱震電光；
雜寶眾花蓋，　在上空中旋。
時阿難見此，　未曾為瑞應；
懷踊躍喜心，　長跪白佛言：
「種種天花，　甚微妙好；　如有心意，
來供養佛。　猶如林樹，　遇群野馬；
如雪山中，　眾花香樹。　面如千葉，
蓮花之色；　世俗之水，　不能污者。
甚難見聞，　如憂鉢花；　唯願頒宣，
花瑞應故。」　佛以微妙，　深重淨音，
梵聲覺寤，　充飽眾生。　遍開三千，
大千世界；　以慈悅意，　告阿難言：
「乃往過去，　無央數劫；　無量善德，
莊嚴相好。　猶如炬耀，　消除晦昧；
以正法明，　除愚癡冥。　往昔有佛，
號名定光；　三千世界，　眾聖之師。
一切智慧，　猶之大海；　心如虛空，

無所罣礙。　六度根株，　甚深牢固；
十力之莖，　甚大堅強。　四無所畏，
之四觚岐；　三十有二，　相好枝條。
三達普智，　微妙牙節；　八十種好，
柔軟好葉。　慈悲蔭覆，　甚令清涼；
覺意之花，　禁戒德香。　所說花開，
現四諦臺；　四種道證，　果甚香美。
天人樂法，　猶如蜂聚；　應服佛樹，
華味之精。　其聞花香，　食樹果者；
以解脫味，　飽滿充盈。　乃前世時，
願求佛事；　勤行不懈，　現其報應。
尋得法藥，　甘露蜜漿；　充飽一切，
久遠飢虛。　發願欲求，　大悲之意；
因是欲入，　華嚴大城。　初舉其足，
蹈門閫時；　地神於是，　肅肅而擔。
三千大千，　佛之世界；　踊躍六反，
而大震動。　雨華覆地，　諸天塞空；
天樂於上，　如雲雷聲。　天女空中，
鼓樂弦歌；　歎佛累劫，　相好功德。
鳥獸歡喜，　相和悲鳴；　器皿相樘，
成歌頌聲。　佛與弟子，　威儀庠序；
猶如月滿，　與眾星俱。　百福德相，
晏然如晝；　微妙相輪，　千輻理成。
以足蹈地，　跡如印章；　千輻相輪，
微妙而明。
「調御六情馬，　駕乘六度車；
施戒之輦輿，　慈箱喜護屋。
定意以調御，　八正之大幢；
寂滅智慧輪，　四等大慈蓋。
一切智首冠，　覺意之瓔珞；
大悲甚速疾，　都邑示無為。
頒宣微妙法，　以調和眾生；
行道庠雅好，　千日同時出。
日初顯山崗，　池華芙蓉開；
定光佛時亦，　寤眾生心花。
爾時佛心念：　『眾生無徹視；
化成為琉璃，　令眾生通見。』
一切遙覩佛，　各各如視鏡；

人雲集填路，　動國震四海。
時有梵志子，　敏達執智通；
族貴性高明，　厥號曰善思。
始聞說佛名，　喜踊衣毛豎；
普如鉤所制，　離俗向道場。
累劫積功德，　善本使延至；
一切智明寤，　如花覩朝陽。
時遙見大光，　如春日出雲；
金剛帝聖種，　視之無厭足。
見佛喜踊躍，　德力遠清淨；
自思遭佛世，　以何供養尊？
時見一女子，　挾持香水瓶；
中有七青蓮，　如慧七覺具。
以其宿福德，　瓶化成瑠璃；
見花喜叉手，　詣女以誠問：
『唯觀福德山，　奇異珍寶器；
獨為普眾生，　苦厄度歸趣。
敬慢二俱除，　願我莫空反；
昔世所供養，　今我亦宜供。
唯妹與我花，　欲以奉上佛；
價從意不違，　曼佛今未去。
唯妹助為福，　發淨意向佛；
佛如隨意珠，　種願從意生。』
時賣七花女，　含笑而答曰：
『是花價甚貴，　仁者安能買？』
答言：『從女買。』　曰：『花枝直百。』
『但時與我花，　價數從汝意。』
因左顧視曰，　挾慚而答曰：
『我亦欲以花，　貢上供養佛。』
謙遜辭答曰：　『汝自作花賣，
佛不受虛養，　汝誠不為欺？』
女答：『當與花，　當許為我夫。』
答言：『女態惡，　違顧求道心。』
女叉手答曰：　『終不違仁心，
今便當誓願，　安施不敢逆。』
「即取其價，　與花五莖；　別託二枚，
以結誓願。　爾時菩薩，　得花七枚；
即便建立，　決定上願：　『如今天尊，

救護世間；　願我後世，　得道如佛。』
發重願已，　即便散花；　在上空中，
化成花蓋。　佛之暉曜，　晃昱如日；
青蓮花蓋，　如慶雲起。　佛適遊進，
蓋亦隨之；　佛明如日，　蓋如紺雲。
菩薩見變，　歡喜踊躍；　五體投地，
自歸佛足。　即時解髮，　前以布地；
佛以慈心，　而以足蹈。　足相明照，
如紅芙蓉；　在其髮上，　足髮俱明。
如紅蓮花，　累青蓮上；　佛慈愍故，
停足髮上。　佛以聖達，　一切敏意；
覺知菩薩，　心勇猛力。　即時欣笑，
五色光明；　曜從口出，　若干彩色。
時佛侍者，　長跪叉手；　前白佛言：
『諸佛無緣，　終不妄笑。　佛何故欣？
唯願世尊，　頒宣笑意。』　佛以尊重，
海雷震聲，　清淨梵音，　而告之曰：
『如我於世，　興出作佛；　普慈覆世，
濟眾生苦。　汝亦當成，　世間將導；
當於熾盛，　塵勞苦世。　百年壽時，
釋種族中；　當成佛道，　號名能儒。』
受決言已，　歡喜無量；　得歡喜力，
踊昇虛空。　心勇身輕，　昇降如波；
猶月盛明，　大海波起。　虛空尚可，
有形墮地；　地或可上，　昇住空中。
四大或能，　捨其本性；　佛之決言，
終無改異。　世尊面貌，　如月盛滿；
口演光明，　清涼言辭。　遏滅世間，
燋然盛熱；　猶如夏時，　十五日月。
異學典籍，　內虛外欺；　愚冥誑惑，
一切世間。　佛說明法，　清淨太平；
入泥洹城，　猶如歸家。　以其種種，
歎譽妙花；　奉散歎譽，　己身蒙歎。
天妙意花，　粟米金銀；　以散佛上，
遍布覆地。　未墮地者，　化成華蓋；
當在佛上，　進退隨行。　猶如日輝，
雙日俱明；　青蓮在在，　如紺雲起。
從空中下，　懷喜更新；　重復自投，

歸命於佛。　其髮皆在，　世尊足下；
自然而散，　遍布其地。　卿等憶此，
豈異人乎？　時善思者，　則吾是也。
以慈敬意，　散華奉佛；　今成為佛，
一切世師。　緣是人故，　華蓋覆吾；
發吾意思，　令憶宿行。　夫行善者，
福報如是；　終不敗亡，　當諦知之。
爾時各共，　分取吾髮；　諍競接取，
人得少許。　是等皆於，　佛前得度；
入於泥洹，　寂無為城。　時得髮者，
餘有四十；　隨提國人，　持戒沙門，
皆成羅漢，　六通備具；　建立第一，
微妙善法。　如過去佛，　號名定光；
充滿梵志，　善思所願。　如其喜踊，
上昇虛空；　時佛重賜，　與大智慧。
眾生聞已，　皆當篤信；　方便求索，
施眾善德。　布施持戒，　智慧勤修；
彌勒出世，　顯其福報。」

佛本行經降象品第二十五

爾時世尊，　遊王舍城；　行福眾生，
地為大動。　諸佛瑞應，　奇異感變；
欲入城時，　皆為顯現。　爾時調達，
懷毒害心；　覺佛入城，　瑞應悉現。
齎嫉速詣，　王阿闍世；　為詐誘進，
教使逆惡：　「汝篡父王，　我當殺佛；
俱共照照，　猶如日月。」
飲王以偽辭，　飲象以醇酒；
象得醉酒狂，　鳴吼如雷震。
即時放醉象，　奔馳來向佛；
譬之暴冥風，　來欲滅佛燈。
猶如劫盡風，　欲壞滅世間；
健如金翅鳥，　怒如閻羅王。
佛心堅不傾，　不為象動搖；
猶如摩羅山，　不為海風動。
突來至佛前，　即到屈足禮；
攝伏心著地，　喻塵遇暴雨。

如從赤雲中，　日光晃然明；
昱昱譬流星，　墮於異山頂。
從袈裟雲中，　放右臂光明；
暉曜照大象，　如日加黑山。
德相手觸象，　象即時醒寤；
猶如炬明現，　晦冥退却縮。
象霍然醒寤，　意即得安足；
猶如神仙呪，　觸虺毒即除。
象即時屈伏，　自歸佛足下；
佛時顯光明，　如日出山崗。
時調化醉象，　教令種善本；
化應度者已，　即還到精舍。
於時其城中，　有一貴姓子；
年幼性柔軟，　聰明志敏達。
篤信行眾善，　愛敬戒律法；
尊重師事佛，　厥名曰高度。
調達往詣之，　誘以眾言辭：
「悉受吾言教，　必當厚相待。
顯以高爵位，　增益其榮祿；
若能從吾者，　卒後當為王。」
時賢士高度，　聞調達邪辭；
即以正法言，　答於調達曰：
「諦聽吾所言，　歎所事師德。」
即時旋其身，　向佛所在方。
跪右膝著地，　叉手心謙敬；
傾屈頭面禮，　高度便歎言：
「已度於無極，　眾苦之淵海；
十力以得度，　濟眾生無倦。
晝夜不休息，　導眾立善本；
吾所歸事師，　號曰佛世尊。
吾不事餘師，　餘無所歸侍；
故不相受言，　汝當諦知是。」
時弊惡調達，　心甚懷恚怒；
挼手索其掌，　頷頭而還去。
諂媚辭向王，　讒遘於高度；
王勅其侍臣，　懷害凶猛者。
授其寶瓔珞，　價直數千金；
卿當獨密竊，　以此寶瓔珞，

擲高度舍中，　慎莫令人知。
其臣即夜往，　順從王教勅。
其家人早起，　得此寶瓔珞；
即持與大家，　得之甚喜悅。
遣人逐夫還，　以寶瓔示之；
高度見寶瓔，　甚怖而長歎。
即以酸楚辭，　而告其妻曰：
「得無是懷毒，　施惡加人者；
調達設方便，　欲壞滅吾耶？
昨夜以寶瓔，　擲吾舍中乎？」
其坐悶心頃，　官司至其門；
即以此寶瓔，　掛著高度頸。
即時啟王言：　「珠從高度出。」
王令勅諸臣，　推之以舊法。
刻吏懷惡害，　猶太山使者；
眼赤持兵仗，　狀如地獄卒。
皆著黑皁衣，　以血塗其身；
為著赤屯頭，　當詣行刑所。
擊鼓如雷音，　吹貝鳴震動；
以鈴繫其髻，　驢駝而出城。
到即賜其食，　飲以垂死漿；
時調達遣人，　告其家居曰：
「但來自歸吾，　當濟令得活。」
親族圍繞之，　舉聲而號哭。
聲馳聞如遠，　令行高度刑；
無央數人集，　嚮嚮動其城。
遊一切智庭，　止宿於大慈；
履行於大悲，　晝夜行推求。
迷惑五道中，　失路川谷者；
如牛愛其子，　欲濟活孤犢。
時佛告阿難：　「卿往行入城，
遍里巷告令，　大聲說是偈：
『今日是高度，　出家獄牢繫；
當為法沙門，　服甘露藥漿。』」
時彼有梵志，　聞阿難所令；
還語其黨類：　「是何故妄言？」
梵志中達者，　應聲答之曰：
「火可變為水，　甘露可為毒。

四大或復可，　捨其本體性；
佛之言教令，　終無為改異。」
於是高度子，　冲幼可憐愍；
攀緣其父頸，　呼哭不可止。
「唯父垂憐愍，　願自歸虎狼；
眾生所貴重，　唯人命難得。
若令官見殺，　以代慈父刑；
若當行自歸，　趣弊惡調達。」
時高度強志，　而告其子曰：
「願捨己體命，　終不能離佛。」
其婦奔走來，　放髮悲呼哭；
泣血而交流，　下沾胸衣裳。
種種歎楚曰：　「慈仁之夫主，
澡手體相受，　如何中離別。
往與有言要，　終不相捨離；
今漸現為惡，　猶如行路子。
如何不顧愍，　妾唯有一子；
願當顧賤妾，　憐傷孤獨子。
可外陽自歸，　向調達濟命；
內情勤至心，　竊尊佛為師。」
高度久乃至，　而答其妻曰：
「且聽今當說，　吾心之決定。
三千大千界，　最尊可恃怙；
吾已自歸佛，　何故惜身死？
吾已自歸佛，　眾寶須彌山；
何能歸下劣，　倚著穢糞積？
吾已自歸佛，　戴仰日月明；
如何當反捨，　歸趣螢火虫？
吾已自歸佛，　金翅鳥之王；
如何當捨行，　歸趣烏鳥子？
吾本誓發願，　欲飲大海水；
今此牛跡水，　何能解吾渴？
吾今自歸佛，　諸法德相好；
如何當行詣，　小劣惡行者？」
妻答其夫曰：　「且當護濟命，
調達與汝現，　可追唯舊好。」
即答其妻曰：　「寧遭諸惡害，
劍毒蛇蟒虺，　怨火相燒然。

是可設方便，　智慧良藥除；
終不當附近，　惡友懷穢垢。
惡友相污染，　壞人善本意；
佛教使莫從，　牽至無擇獄。」
遂持高度至，　林樹丘墓間；
即發慈悲心，　佛慇懃禁戒。
獄卒便拔劍，　欲行高度刑；
利劍不能傷，　賢士高度體。
即還告王曰：「利劍不能傷，
賢士高度體，　更勅行何刑？」
調達附議曰：「可生貫以杖，
纏之以生革，　竪之於路側。」
如教便貫之，　一心存念佛；
佛如金翅鳥，　飛到丘墓間。
佛以八種聲，　而告高度曰：
「吾今得濟卿，　如是毒苦厄。」
諸佛之慈哀，　清淨甘露法；
次第為高度，　頒宣四聖諦。
高度尋即成，　暢至羅漢道；
即時以六通，　身輕昇虛空。
當阿闍世前，　在上虛空中；
種種現神變，　大眾莫不見。
為王說妙法，　令王覺識之：
「我身是高度，　王宜悔所為。」
王聞其所說，　心迷悶躃地；
左右以水灑，　良久乃蘇起。
「都不當畏懼，　怨敵熾盛火；
亦莫畏鬼魅，　及弊惡毒龍。
心如利劍戟，　口辭甜如蜜；
言與事相返，　當順是惡友。
調達外貌親，　正是吾惡怨；
現如正法幢，　導吾入惡道。
自燒使無餘，　以虛等燒吾；
咄若何甚劇，　遭遇惡友者。
吾與之為友，　退父逆篡位；
飲象令醉惑，　放使突向佛。
教吾懷惡逆，　以山石磓佛；
從是惡友教，　背違佛聖師。」

王即慘然起，　投高度足下；
願捨除重咎，　因倚惡知友。
「我自今已往，　當為佛弟子；
以佛為師父，　遠離惡知識。」
佛以神通力，　調伏狂醉象；
化令入正路，　種殖善根栽。
如救賢高度，　木鏘苦毒患；
服甘露良藥，　眾苦毒盡除。
其聞是奉持，　至心得向佛；
奉行善因緣，　都令諸苦滅。

佛本行經魔勸捨壽品第二十六

如日初出，　顯于山崗；　奮大光明，
消滅厚冥。　佛法中天，　正法暉明；
頒宣言辭，　淨無垢光。
心懷愚癡冥，　如幽深谿谷；
日以大光明，　推盡幽冥原。
如清明無雲，　日光靡不照；
佛所至教化，　莫不蒙濟度。
猶如大金山，　大祠祀盛火；
如魚怨盛陽，　竭盡塵勞水。
欲界塵勞王，　厥號名弊魔；
率來至佛所，　便說是言辭：
「維佛往昔坐，　尼連禪水邊；
我爾時啟曰：　『眾言最先首，
諸可所作為，　其事以成辦；
諸所可覺悟，　已達無有餘。
所願具充滿，　今可捨壽命。』
于時還答我，　決定言教曰：
『吾今且未有，　四部大弟子；
又復未有暢，　解達智慧眼。』」
「建立顯佛事，　大尊重所處；
非少許方便，　倉卒可及逮。
不明之晦冥，　未蒙光照明；
日出未經天，　不可便還沒。
大海陂池水，　龍阿修倫藏；
若人以裸身，　欲渡大海者。

若欲以蚊翼，　覆蔽十方空；
或如小蟻蟲，　欲與師子戰。
若復欲發意，　一舉能飲盡；
無量大陂池，　竭令無有餘。
若欲以口氣，　吹須彌寶山；
令各分迸散，　悉成為埃塵。
陂池之漫水，　須彌寶大山；
師子海虛空，　是事尚可為。
佛功德之池，　須彌海虛空；
十方天世人，　無能度量者。
以故吾爾時，　語卿魔如是；
今非是勸吾，　滅度決言時。
如今便可陳，　卿之所志願；
當隨其所啟。」　魔便白佛言：
「世尊諸弟子，　今皆調賢良；
守禁戒精進，　皎明成羅漢。
身在地住立，　以手捫日月；
變現身令大，　至大無結天。
從大生死中，　劫奪我眾生；
出吾部界入，　無為如還家。
世尊一切智，　所作無不辦；
名聞如大海，　十方普充滿。
世尊無比聖，　以佛十種力；
坐於道樹下，　被牢強忍鎧。
以手堅執持，　大慈之強弓；
放引智慧發，　捷疾之利矢。
我與八十億，　諸魔王將軍；
適放一慧發，　敗我大軍眾。
猶往古列士，　獨與大軍戰；
適放一利發，　勝槃沓大軍。
憎愛二大垢，　俱滅令無餘；
伏心之醉象，　令得永調良。
以正法大蓋，　覆諸應度者；
令一切眾生，　得避塵勞電。
裂壞貪餮口，　杜塞無厭心；
顛倒躁擾性，　如撲阿須倫。
以最上第一，　堅牢智慧犁；
耕諸曠大地，　反其愚癡原。

以大正真法，　晝度微妙樹；
下之於世間，　花香飽眾生。
降現在有中，　廣大生死海；
以空無意身，　鳴大正法珂。
在於欲界中，　受於繫閉者；
生死之堡聚，　甚勞強難勝。
世尊如力士，　澡脫皆令出；
得住於無漏，　珍寶之臺渚。
世尊寢臥於，　智慧之大地；
齊中生微妙，　正法之芙蓉。
其香甘無比，　感動天人心；
來集受訓誨，　如蜂食花精。
以師子形相，　佛之猛利士；
願伏強難伏，　塵勞阿須倫。
已滅盡世間，　生死之力士；
普勝於三界，　世尊最第一。
或有以世間，　生長哺乳力；
或有以巧為，　神變現化力。
於諸天世人，　得勝最第一；
以己之善行，　獨劇著世上。
今正是世間，　放捨壽命時。」
時佛聞魔王，　種種之勸辭。
時佛天中天，　梵音告魔王：
「今魔當懷喜，　必無復憂患。
今却後不久，　三月當捨壽；
可捨心懷熱，　卿魔願已備。」
聞佛說是誓，　魔王甚歡喜；
即時於佛前，　忽滅還不現。
於時世尊即，　定意斯須頃；
意了智慧俱，　尋還解散意。
放捨前神通，　無限之長壽；
聖以神通力，　更存壽三月。
世尊已放捨，　無限安長壽；
地祇即驚怖，　六反大震動。
四方皆雨墮，　霹靂大炬火；
猶如劫盡時，　須彌雨炬火。
霹靂連續墮，　普周遍空中；
猶如劫盡時，　大地火乾燒。

時佛天中天，　即說是偈言：
「猶如破車轂，　強載曳此身。」
於時阿難見，　是怨惡變怪；
心懷疑戰動，　詣佛問其緣。
時佛告阿難：　「吾已捨長壽；
是故地大動，　現是惡徵應。」
時阿難聞佛，　如是之言教；
即自投於地，　如栴檀樹崩。
舉身眾毛孔，　沸血皆迸出；
心中懷哀慼，　泣血流於面。
一則尊敬師，　二則兄弟愛；
重愛情未解，　悲痛迷荒心。
懷愛熟視佛，　久頃乃發言；
辛酸楚毒苦，　悲哀戀慕辭：
「嗚呼何甚惡，　無常甚速疾；
佛之光明燈，　忽然便欲滅。
猶如寒時火，　盛旱熱時雨；
疲得垂日蓋，　莫不蒙其賴。
眾生甚可憐，　當迷惑失路；
於大生死中，　無邊曠野田。
示人以善道，　審諦識正路；
三界之導師，　捨世何速疾。
都普世眾生，　愛熱所燋燒；
周旋疲長塗，　旱渴甚久遠。
甘池以解水，　其味甚清美；
最上清涼池，　忽然欲枯竭。
去來今現在，　三世無不達；
心入微妙法，　智慧之面目。
照三千世界，　猶視淨明鏡；
世眼忽滅盲，　一何痛之甚。
眾生立篤信，　根芽甫生者；
如有欲漸長，　又已成就者。
如是之等類，　渴仰佛雲雨；
此諸垂成苗，　忽當旱燋然。
世尊四十四，　智慧之火光；
一切智大錠，　普曜三千世。
照現大光明，　一切眾生眼；
眾生何可傷，　當還投邪冥。

覺慧之淵海，　廣長甚深遠；
佛獨能先度，　顧愍傷眾生。
今當捨世間，　我等何恃怙？
猶如慈父母，　遠子曠長途。
普愛於眾生，　慈乳甚盛滿；
正法之乳湩，　甘美大豐盈。
世尊之大慈，　猶初生犢母；
今捨犢令孤，　我等將旱枯。
久迷惑失道，　於五幽谿谷；
眾生應度者，　猶如孤犢子。
世尊遍推求，　如慈母慕兒；
今誰當推索？　我等何傷失。
是愁忽然過，　後繼續復來；
日夜相推逐，　周旋如輪轉。
晝夜如兩手，　方便無休息；
掬非常命水，　飲之無厭足。
我心甚迷荒，　無所覺識知；
心是金剛耶？　能忍不壞碎。
每追侍世尊，　猶如影隨形；
形忽然欲滅，　影當何所依。
今我當捨離，　遠佛天中天；
如身離壽命，　不復可目名。
無常之宿對，　何不追逐我；
壽已捨其身，　何可立須臾。
尊於大眾會，　曾有說是言：
『其有證道諦，　四神足具者；
能住壽至劫，　或復能過踰。』
佛之道神力，　自在暢無礙。
唯佛世所怙，　今願且住壽；
愍傷眾生故，　幸住壽劫餘。
願尊垂大慈，　憐傷於眾生；
住壽令延長，　未度者甚多。」
於時佛世尊，　見阿難如是；
愁毒甚憔悴，　因垂撫慰恤。
佛世尊大慈，　告以加愛言：
「汝諦觀自然，　世動歸滅盡。
一切世間事，　終不可不然；
其有成立者，　不得不壞墮。

諸有成立事，　若當終始者；
終無有發意，　求處泥洹城。
吾前為卿等，　具頒宣法教；
為師之誡事，　無有餘遺隱。
吾身若留住，　及度世之後；
卿等勤奉法，　用吾色身為。
但當力精進，　盡形奉禁戒；
方便求覺慧，　急如救頭燃。
道品所修行，　凡有三十七；
速當設方便，　令心覺解達。
諸善之根源，　皆當由之生；
以滅定羈靽，　繫靽心醉象。
以智慧鋼鉤，　制御令迴還；
以正諦諦觀，　縛令不越逸。
滅心令靜定，　智慧慈敬眼；
卿等必以是，　諦視吾法身。
其有諦見吾，　正法之身者；
吾現在於世，　常見我不離。
吾今為汝等，　乃至當來世；
願變苦毒樹，　令成甘露果。
先當勤服食，　覺意花之精；
成四道果證，　續飽滿世間。
俗外學賢聖，　皆不逮覺了；
厚雲及上體，　潔持與愛生。
我潔安庠天，　力慮及天帝；
是皆不達道，　吾令汝等覺。
無能尋端底，　得知出要者；
外師所止息，　因迷惑還墮。
唯有佛世尊，　無礙最慧靈；
以是於有中，　壞盡塵勞原。
猶如良醫士，　有八種藥方；
吾以各分別，　眾藥之種類。
其貪婬多者，　惡露觀為藥；
瞋恚用慈除，　愚癡以慧滅。
如向者阿難，　汝之所陳啟；
願佛住劫壽，　或長踰於劫。
是觀過去佛，　隨俗宿對行；
不盡世上壽，　吾分壽捨一。

吾何為久與，　此蛇虺篋俱；
強曳無返復，　仇怨對已盡。
濕傾危朽舍，　蛇虺甚可畏；
阿難不當速，　捨此身逃耶？
汝從水索火，　從鐵中索金；
從芙蓉花莖，　欲得金剛杖。
從惡毒器中，　欲索甘露藥；
與狂論定計，　從怨求暢愛。
地獄中求樂，　廁中求香美；
欲教訓獼猴，　令重莫輕躁。
朽舍久危牆，　濕沙以為城；
雲泡水上沫，　露燈難恃怙。
如坏器盛水，　亦難可久保；
輕脆甚於是，　無強速壞捨。
當作是覺知，　可得四大身；
何見正諦者，　堪任昇此身？
眾生愚癡故，　悅意不懷憂；
見他有死者，　不自計當爾。
放心於不要，　耗盡其壽命；
終不設方便，　求益己善本。
當作是覺知，　普世歸無常；
天地寶石山，　皆當歸滅盡。
大淵海陂池，　不久皆乾竭；
名寶須彌山，　亦必當崩顛。」

佛本行經卷第六(一名佛本行讚傳)

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

調達入地獄品第二十七

佛天師世祐，　身心俱清淨；
愍眾詣江浴，　著澡衣而立。
爾時佛世尊，　始入清流江；
猶如日天子，　在天華浴池。
如祠金剛柱，　妙寶以挍飾；
譬天刻鏤師，　眾相悉明備。
佛世尊身形，　妙好亦如是；
此皆宿善行，　工匠所為作。
百福德相備，　宿善所印明；
或如然妙指，　晃昱或如言。
以說本善行，　佛形相如是；
水陸空中虫，　莫不愕然觀。
各自捨怨慊，　皆慈心相向；
悉不相茹食，　住目於佛相。
視之無厭足，　時佛告阿難：
「視此眾生類，　皆共觀佛相。
雖虫獸無慧，　不識別善惡；
觀佛身相好，　如視鏡中照，
已下善本種。」　阿難報佛言：
「唯然觀調達，　燋然其身本。
釋種子勤修，　學法能乘空；
為王阿闍世，　所事最上師。
受無極榮寵，　恭敬盛大器；
不審因何故，　欲變成惡器？」
時佛告阿難：　「廣施博學問，
淨行勤自守，　心懷惡行者，
是必不可保，　心惡習眾惡；
忘失其善行，　自穢善根本。
愚人得榮祿，　甚以自慶喜；
但以招自殺，　猶如騾懷妊。
其以自消盡，　眾善之根本；
無餘一毛善，　可牽拔濟出。

吾之愛眾生，　慈加於一切；
投山入熾火，　救眾苦危者。
不恪惜己身，　羅云是吾子；
調達山堆我，　是二等慈愍。」
不久於王舍，　惡行斗斛滿；
調達得重病，　種種方便救。
盡呼其弟子：　「今可致我往；
詣摩竭國王，　是我舊親友。」
於是諸弟子，　方便舁致往；
其輿三枕折，　墮地可膝傷。
更易坐一輿，　輿詣王宮門；
行道逢種種，　諸不祥徵應。
特牛吼來迎，　角觝地且行；
後脚跑地土，　揚塵坌辱之。
群烏於上鳴，　猶如人語聲：
「今汝所圖計，　終不以諧偶。」
到門即啟王，　王命勅傍臣：
「惡人是地分，　復來相惑耶？
反以惡燒我，　又復還自燒；
如雹害萬物，　已尋消化盡。
還致罪物去，　吾等不宜見；
此親所不用，　眾人所棄捨。
拒逆佛世尊，　為祀吉祥天；
若入無擇獄，　恐連曳吾等。
其有敬重吾，　及自愛身者；
速逐使出朝，　惡復聞見是。
吾每嘆佛德，　從天師求願；
誓所生之處，　莫與惡友俱。」
侍臣勅朝師：　「速逐遣罪人。」
調達諂意思，　為飾諸弟子：
「如吾自思惟，　唯佛於吾親；
能相濟厄耳，　餘無可恃者。
速致吾詣佛，　墮者還依本；
如墜因地起，　地故載育之。」
諸弟子謂之：　「師誤失無限；
懷惡意向佛，　犯種種罪過。」
調達疑怖言：　「吾雖犯負佛；
不犯捨惡人，　善者故不怙。」

於是其弟子，　見師以如是；
畏調達之故，　便速輿出去。
震動王舍城，　眾人大集觀；
時催逐調達，　解所懷疑結。
見調達遭厄，　顏色甚憔悴；
每行惡不告，　今乃獲禍對。
如海船欲覆，　垂入摩竭口；
猶如大幢傾，　臨墜強于地。
危譬屠家羊，　喻天福盡應；
調達危如是，　垂入死門口。
如日蓋山蔭，　漸速普覆地；
調達惡行蔭，　追逐覆不置。
城中諸觀人，　見其如是應；
各各轉相謂，　若干異同群。
痛哉視世惡，　合偶卒永離；
何智當貢高，　於其惡生死。
此則是由來，　變現妖怪者；
令摩竭國王，　迷惑為逆惡。
每乘金寶車，　光曜如天帝；
將從狀如天，　王趣出臨觀。
若來入宮時，　每現從空下；
所食之御厨，　吹五百燒器。
在阿闍世膝，　變已作嬰兒；
現戲吮王唾，　王意終不厭。
王每常敬待，　謂之勝於佛；
遊逐不停門，　一何可憐傷。
此今意退沒，　懷苦惑無智；
欲往見世尊，　悔已過向佛。
今甚懷惱熱，　躁擾自投擲；
不久於阿鼻，　當受諸苦痛。
或言情性惡，　或言用貴為；
不見佛受法，　及於賢聖眾。
不自護己身，　亦不護餘人；
學不慮今世，　亦不顧後世。
咄榮祿甚苦，　咄多求亦苦；
凡未見諦者，　無一可恃怙。
愚癡甚垢惡，　覆蔽一切眼；
愛著大苦痛，　普誑惑世間。

以虛遘向王，　懷慊燒壞人；
嫉佞侵損他，　惡如閻羅王。
宿對便來至，　以力強牽曳；
王不遣人助，　亦無來救者。
如為稱悅人，　不慮已後時；
舉價廣輕用，　財債皆滋倍。
債主急迫切，　諸共衣費者；
皆馳棄藏避，　今停當獨償。
於是甚勞苦，　致到舍衛城；
舍衛城中人，　集會觀調達。
男女諸大小，　空舍皆馳走；
大聚無央數，　隨逐調達行。
人展轉相謂：　「弊怨重地上，
每施惡於佛；　強顏而無慚，
云何欲見佛？」　中有覆面者，
損耗之積聚，　是不宜觀見。
有甚驚悚者，　或悲憐傷之；
或悲嘆墮泣，　或有默立視。
或有稱嘆佛，　慈心之功德；
故能含容受，　如是毒惡物。
其弟子勞疲，　小住頓息曰：
「是地之重擔，　奈何堪勝之。」
適小停於地，　眾人悉圍繞；
死應之表識，　漸漸為之現。
斯須地震動，　響遍國界言：
「吾不勝惡人，　如覺悟世間。」
於是虛空中，　有大雷震動；
又有若干種，　可畏惡音響。
諸天告祇洹：　「惡行來在近；
故地動聲云，　示其惡緣對，
不勝惡行者。」　阿難前白佛：
「云調達來至，　求欲見世尊。」
時佛以梵音，　而告阿難曰：
「調達罪厚重，　不能來見吾；
假隨藍風吹，　不能令動來。
正使龍索引，　龍絕不可動；
佛說決定言，　調達不見吾。」
即時戰汗出，　顏色即變惡，

猶如金翅鳥，　欲搏食龍王；
為死所捉持，　戰動不自止。
見閻王使召，　怖恐無所識；
地開如魚口，　火塞滿其中。
張口甚可畏，　如欲吞調達；
火炎拔如舌，　煜煜舐其身。
熱火所纏裸，　牽曳向惡趣；
高舉其兩手，　大聲呼稱佛：
「嗚呼天中天，　眾生所恃怙；
每懷慈愍心，　於一切眾生。
我愚雖過失，　仁善不改動；
如須彌山王，　風終不能摧。
慈愛無限量，　稱世光見照；
若蒙尊暉暉，　冀待小停息。
以悟三千界，　梵音見告語；
緣是深妙聲，　得脫地獄苦。
願得佛世尊，　著足之塵土；
戴之於頂上，　或必有所濟。
世尊不自來，　願遣餘弟子；
舍利弗目連，　迦葉阿那律。
幸趣遣此等，　唯弟賢阿難；
骨肉族不遠，　如何便相捨。
兄弟相惱苦，　眾僧亦復爾；
王以下群臣，　知識及宗親。
餘唯有惡對，　終不捨遠我；
不得小動離，　如影隨其形。」
人眾滿地上，　諸天塞虛空；
皆住觀調達，　宛轉毒痛中。
猶如兩力士，　對共捔力鬪；
宿對之力士，　眾中擒調達。
天人同聲喚：　「寵祿今安在；
善惡報彰顯，　為火所牽曳。」
時無央數人，　悚然畏惡對；
佛尚不能救，　何況其餘者。
稱佛屈己禮，　徹骨自歸命；
未及說半言，　便為火所纏。
火如瓔珞像，　遍布其身體；
奄忽便沒去，　如餓魚所吞。

忽至無擇獄，　於是鬼獄卒；
頭然甚可畏，　力大身如山。
懷毒甚瞋恚，　捷疾尋來至；
如金鳥取龍，　共來接擎去。
以燃熱鐵索，　反縛其兩臂；
牽曳罵數過，　將來啟閻羅：
「此則是世間，　凶暴弊惡物；
懷慊嫉虛諂，　反戾逆正理。
記惡不反覆，　不慈勤為惡；
主求人長短，　無慚廣結怨。
強專獨權勢，　耗亂越分理；
是法言非法，　非法言是法。
寂滅之川谷，　慧寶體充滿；
佛之須彌山，　斯放石欲壞。
定意清淨水，　賢聖眾海淵；
本清澄且深，　此耗令擾濁。
無辜生怨殺，　蓮花比丘尼；
拔盡善根本，　悉令無有餘。
冥如野雲霧，　眾善日損縮；
喻之月垂竟，　消轉盡晦闇。
積罪地所吞，　今至惡對口；
王宜處其罪，　罪重叵散放。」
王聞其所啟，　求處當以法；
盡恚呵折之，　與決了言教：
「咄爾族姓貴，　乃為下賤事；
甘蔗王苗裔，　汝唐喪失之。
汝為狂迷耶，　乃作是大過；
垂飲翻甘露，　自吞其害毒。
為是反戾事，　欲嚙吾杖乎？
欲吞天帝杵？　欲手持空耶？
汝為欲縛束，　躁動性散風；
將欲為是事，　故極意造惡。
汝欲以手掌，　障蔽佛日光；
復欲以一指，　舉佛之須彌。
汝欲飲大海，　令竭無有餘；
事至自牢強。」　語已呼獄卒，
便為所可作，　鬼卒大叫呼；
罪人皆大驚，　展轉自謂言：

「行惡者今至，　緣是惡物故；
當益加我等，　若干種苦毒。」
都來趣會此，　共毒治惡物；
剝皮臼擣磨，　生膾而殺之，
消散其身體。　鬼卒如所說，
毒治令備悉，　逼見諸苦痛。
獄鬼以燒然，　鐵括強括口；
洋銅灌其咽，　次噉燒鐵丸。
都合諸地獄，　其中處楚毒；
就於無擇中，　加害於調達。
無擇獄燒治，　與罪人俱受；
調達私罪對，　響響競來現。
大有金剛山，　炎出甚熱熾；
墮調達頭上，　令身碎如塵。
山如有識瞋，　恒自起自墮；
聲似唱和言，　深策碎其骨。
罪人聞是聲，　皆恐怖驚張；
奔波星散走，　無地可匿藏。
覆眼面拍地，　大呼相謂言：
「行惡一何劇，　令俱受毒痛。
惡者今來到，　負重劇殃對；
以是惡物故，　益我等痛怖。」
調達毒痛狂，　謂諸罪人言：
「毒痛普爾也，　於我獨劇乎？」
獄中諸守鬼，　答罵調達言：
「且聽弊惡物，　於短逆暴物。
一切智藥光，　法寶慧眾多；
佛十八巖谷，　慈悲之淵池。
佛山妙如是，　汝以山堆之；
以是殃罪故，　諸山雨汝上。」
自然金剛山，　雨調達頭首；
山巖火燋杵，　淋雨無斷絕。
鍛其身碎末，　尋還生如故；
於是復叫呼，　驚動地獄中。
石象有百足，　譬一由延山，
黑如冥霧雲，　疾踰劫盡風，
鳴吼如雷震；　調達見驚怖，
失聲大叫呼，　便說是言曰：

「汝等何惡劇，　以象相逼迫；
來欲相怖死，　今來相踐蹈。」
獄鬼問之曰：　「識踐汝者不？
汝以象恐怖，　故罪象踐汝。」
斯須復更有，　地獄鐵身鬼；
形狀大如山，　各負然鐵杵。
譬方一由延，　來至調達所；
舉五百鐵杵，　次下調達上。
搗碎調達身，　猶如小蟻虫；
獄鬼恚罵曰：　「是罪何足言？
汝碎得道人，　蓮華女之首；
坐犯是罪殃，　杵今舂汝頭。」
復有然鐵車，　然炭以牛駕；
臂脚各繫車，　分以為兩分。
打車各自去，　分裂調達身；
車各分其身，　毒痛不可言。
獄鬼復罵曰：　「今始車裂汝，
分以為兩分，　甫當裂汝身。
八十六千萬，　汝坐誹聖眾；
別以此兩部，　故今裂汝身。」
調達叫聲徹，　紅華獄如響；
瞿和離識聲，　尋便罵詈言：
「寧遭熾火燒，　若利劍中毒；
惡賊虺蟒蛇，　莫遇惡邪友。
施方便求助，　可脫斯諸禍；
惡友無方便，　致止宿地獄。」
以遭獄守鬼，　無逮解脫路；
四種之方便，　其術不復行。
捐名稱譬，　如日竭水；　消眾善行，
如火焚野。　傷智慧明，　猶花遇霜；
穢壞禁戒，　淨意之香。
障蔽心之明，　猶月如遭蝕；
調達以友根，　於我為毒怨。
獄卒加毒治，　甚痛大叫呼；
調達識聲聞，　瞿和離聲耶？
鬼卒逆罵曰：　「地獄之火燼，
入他罪科中；　何須復問為？
緣汝惡友行，　強致紺花獄；

以邪反逆道，　墮塹受艱難。
汝為惡船師，　將導入洄澓；
長終始迴旋，　永不知出路。」
調達懷痛曰：　「瞿和離已至，
我餘諸親友，　皆到地獄耶？
弊友一何劇，　導我至惡道；
以皆執隨我，　來止宿地獄。」
佛弟子目連，　神足得自在；
慈愍三惡道，　行因見調達。
見王阿闍世，　王稽首敬禮，
尊目犍連足，　已便問之曰：
「承王惡道觀，　唯師願說之；
頗見惡調達，　受苦痛何類？」
目連答王言：　「調達之所受，
苦痛甚兼備，　難可倉卒陳。
有八大地獄，　獄有十六城；
百二十八獄，　合此諸楚痛。
獨一阿鼻痛，　喻此諸獄苦；
苦無須臾安，　故名無擇獄。
受苦甚弊惡，　毒痛重餘者；
又償私別罪，　終無休息時。
十六盛火炎，　纏繞其身體；
為諸苦痛箭，　所射之准的。」
如爾時閻王，　具責數調達；
獄卒重罵詈，　悉以向王說。
王聞心悚然，　舉體衣毛豎；
驚意向目連，　叉手而傾屈。
王心即時萎，　如花如獄火；
目淚交其面，　譬芙蓉得雨。
懷恐怖且悲，　向於目犍連；
自責己由來，　所作之不善。
咄心可知慚，　免難遠惡友；
今悔策千萬，　如策進良馬。
意譬如麻油，　值香則便香；
得臭則受臭，　汝心亦復然。
目連告王曰：　「覺悔最第一；
悔責病津液，　佛良醫能愈。」
王聞其告教，　甚怖畏地獄；

唯恃賴於佛，　如病歸良醫。
勑立寶樓觀，　挍以眾琦妙；
如天善法殿，　四寶為欄楯。
四方寶梯陛，　四方四浴池；
以四寶為花，　種種微妙好。
於上飾寶樹，　諸王盡技巧；
法忉利釋宮，　如天晝度樹。
於下設高座，　如忉利天帝；
右晝度樹下，　釋之大御座。
王請佛至宮，　佛出如日現；
奮千妙光明，　王躬自出迎。
四寶幢蓋幡，　花香眾[仁-二+(敲-高)]樂；
種種奇妙珍，　敬意奉迎佛。
即時普震擊，　二十億眾鼓；
天人普散花，　如雨遍覆地。
佛即時來至，　上殿坐高座；
猶如梵天音，　處第一梵宮。
王無量敬意，　形容甚微妙；
猶如日宮殿，　處在須彌側。
手執金澡瓶，　以手灌佛手；
如來敷藕花，　相輪皎然明。
王手奉餚饌，　百味甘飯食；
其香潔清淨，　如天善施食。
佛與諸弟子，　飯食已畢訖；
澡漱手滌鉢，　清淨如佛意。
樓觀殿高顯，　人眾億無數；
如諸天觀佛，　於晝度樹宮。
天帝懷愁慘，　與諸天俱來；
自觀當降神，　受形於驢胎。
王懷慘猶如，　諦見地獄苦；
摩竭大國王，　與諸婇女俱。
服飾甚綺麗，　晃煜如雲電；
翼從王而來，　敬意稽首佛。
或持雜寶花，　或持金銀花；
金粟或銀粟，　種種雜珍寶。
又復有諸女，　手執金銀器；
皆盛滿澤香，　及吉祥寶瓶。
以雜名香汁，　灑地令掩塵；

若干雜色花，　散普遍覆地。
以諸名衣服，　雜寶之瓔珞；
皆脫以惠施，　地成大積聚。
王與大眾人，　身投於佛前：
「佛慈護眾生，　願垂覆惡類。」
佛見諸天人，　心皆懷悚然；
大眾數億千，　皆願欲得度。
即時為之說，　微妙深法要；
四諦之甘露，　解脫決定法。
有六億眾生，　解諦見道跡；
餘無數眾生，　皆發大道意。

佛本行經現乳哺品第二十八

佛以入無為，　滅身諸苦痛；
與無著弟子，　出妙維耶離。
行歷諸村落，　安詳以次第；
覺悟眾生類，　令植善德本。
為無數眾生，　顯露宿善行；
度脫無央數，　令服甘露味。
次至成有城，　力士所生土；
與諸弟子俱，　止宿其土界。
去彼土不遠，　拘夷那竭城；
城門中有山，　五百力士集。
還共論議言：「是山妨城門，
共合力舉徙，　顯我等盛力。
後世流名稱，　馳周遍四方；
精勤力備具，　無有斷絕時。」
議已便共出，　將象青牛馬；
拖材木繩索，　共行詣山下。
設若干方便，　繫山於畜頸；
各手引繩索，　以材木捩撮。
皆共舉聲嚾，　同一時出力；
大聲震一國，　不能動搖山。
佛將弟子眾，　行次至其所；
諸力士見佛，　金色之光明。
霍如千日出，　妙相三十二；
見佛懷喜踊，　捨山往行詣。

敬意禮佛足，　右遶三匝已；
佛因問之曰：　「諸壯士何故？
聚會在此也。」　同共白佛言：
「我等生土地，　種類號力士，
是山妨城門，　吾等共集議。
欲移徙是山，　令城門道平，
流名於後世，　顯示力士力。
故牽致象畜，　及自竭其力，
盡大方便勢，　山永不可動。」
佛與大眾俱，　行往詣其下。
撿攝其衣服，　以左手舉山；
置於右手中，　便挑擲虛空。
乃上至梵天，　山中聲出言：
「世間皆無常，　諸法皆無我，
唯無為滅苦。」　山從上來下，
還住佛右掌，　佛以口氣吹，
皆令碎為塵，　又還收合聚；
還復如本山，　徙之著餘方。
於是諸力士，　見世尊大士；
心喜踊無量，　舉身毛衣豎。
加敬意於佛，　皆前禮佛足；
長跪叉手言：　「唯然天中天!
向者所用力，　為是乳哺力？
是神足力者？　是道定力乎？」
佛告諸壯士，　諦聽受所言：
「吾左手取山，　置於右手中；
擲虛空中者，　是吾乳哺力。
乃上至梵天，　山中有聲出：
『一切世無常，　一切皆無我，
獨無為滅苦。』」　又重叉手白：
「唯願天中天，　勞神重敷演；
父母乳哺力，　暢達其限量。」
告諸力士曰：　「汝等必欲聞，
佛乳哺力耶？」　對曰：「唯願聞，
世尊乳哺力。」　佛言：「樂者聽，
十凡牛之力，　等一青牛力；
十青牛之力，　等一犛牛力；
十犛牛之力，　等獨角牛力；

十獨角牛力，　等一凡象力；
十凡象之力，　等一數生象；
十數生象力，　等一左象力；
十左象之力，　等一音象力；
如十音象力，　等大德象力；
十大德象力，　等一杵牙象；
十杵牙象力，　等一龍象力；
如十龍象力，　等廣肩力士；
十廣肩力士，　等一天節力；
十天節力士，　等一士乘天；
士三百二十，　等佛一指節，
父母乳哺力。　佛之乳哺力，
其喻狀如是。　已過去諸佛，
及諸當來佛，　如吾今現在，
一切皆平等。　等音聲等稱，
等量等相好，　等福等報應，
等覺等智慧，　等戒等定意；
唯二事不等，　形體及壽命。」
爾時諸力士，　稽首禮佛足；
叉手白佛言：　「今已見世尊，
父母乳哺力。　願垂愍勞神，
頒宣敷演說，　佛功德福力。」
佛告諸力士：　「樂聞者諦聽。」
「唯然樂欲聞。」　佛告諸力士：
「普一閻浮提，　眾生福德力；
以比一方城，　力轉輪聖王。
善本福德力，　百倍及千倍，
萬倍巨億倍，　不得相比喻。
二方轉輪王，　三方轉輪王，
四方轉輪王；　一方鐵輪現，
二方銅輪現，　三方銀輪現，
四方金輪現；　輪具有千輻，
七寶雜錯廁，　照然明如日。
二方福祐力，　喻所倍如前；
三方王福力，　亦喻其所領；
四方王福力，　喻所領眾生。
眾生福德力，　百倍千萬倍；
計其功德力，　終不可為喻。

假令四方域，　一切眾生類；
皆為轉輪王，　合此福德力。
以比四天王，　所有功德力；
百千巨億萬，　終不得為喻。
普四王天人，　皆為四天王；
以比天帝釋，　所有福德力，
百千萬巨億，　不得為譬喻。
忉利諸天人，　德如天帝釋；
不比焰天王，　所有功德力；
百千萬巨億，　不可相比喻。
假令焰天人，　如焰天王福；
不比家天王，　所有福德力。
令兜術天人，　德如其王力；
不比樂化天，　王之功德力。
使樂化天人，　德如樂化王；
不比化應聲，　天王福德力。
化應聲天人，　德力如天王；
不比第一梵，　所有功德力。
假令諸梵天，　如第一梵力；
不及大梵天，　所有福德力，
百千萬巨億，　不得為譬喻。
假令大梵王，　無數不可計；
不比一緣覺，　所有功德力，
百千萬巨億，　不髣髴為喻。
三千大千界，　所有眾生類，
德力如緣覺；　不比一菩薩，
所有福德力。　十方眾生類，
皆使為菩薩，　福德力具足；
不得佛一相，　所有功德力，
百千萬億億，　不可以為喻。
其過去諸佛，　及甫當來者；
又吾今現在，　德力皆平等。
等音等稱量，　等相等福德；
等諸報應法，　唯形壽不等。」
時諸力士等，　稽首禮佛足；
長跪叉手言：

「唯然天中天，　已見乳哺力；

具聞福德力；　唯願重聞聽，
佛之智慧力。」

佛告諸力士：　「樂者靜心聽；
今當具暢說，　佛之智慧力。
此閻浮提地，　廣七千由延，
地形有三角。　西方瞿耶尼，
廣八千由延，　其地形方正。
東方弗于逮，　廣九千由延，
地形如月減。　北方鬱單越，
廣縱萬由延，　地形如月滿。
其此四方域，　諸生草樹木；
盡以用作筆；　大海所有水，
深廣長三百，　三十六萬里；
以水和書墨，　須彌山入地，
下至金剛際，　亦復有三百，
三十六萬里；　齊水以上現，
亦復有三百，　三十六萬里；
四方四寶成，　北方以黃金，
東方以白銀，　南方紺琉璃，
西方以水精，　猶如須彌山，
皆使為素帛，　書盡樹木筆，
盡竭諸海水，　遍書此素帛，
不盡一弟子，　舍利弗智慧。
日月明所照，　如是千國土，
千日及千月，　千四方土域；
千東西南北，　千須彌山王，
及千四天王，　千忉利帝天，
千兜率天王，　千諸炎天王，
千樂化天王，　千化自在天，
及千諸天王，　是名千世界。
如是千世界，　是名曰小千；
千千小千界，　名第二中千。
如第二中千，　其數滿千千；
以是故名曰，　三千大千界。
假令此三千，　大千千世界；
所有眾生類，　慧如舍利弗。
以比佛智慧，　百倍及千倍，

萬萬巨億倍；　無可計為喻，
佛慧力如是。
「已過去諸佛，　及甫當興者；
如吾今現在，　一切皆平等。
等音等稱量，　等德等相好，
及等諸報應。」　爾時諸力士，
重稽首佛足，　叉手白佛言：
「唯然天中天，　已見乳哺力，
聞功德慧力；　唯願垂解說，
佛神足之力。」　佛告諸力士：
「樂聞者靜聽。」　「唯然願聽受。」
佛謂諸壯士：　「昔有穀勇貴，
人民皆飢餓，　諸弟子乞求，
不能自存活，　坐禪意不定，
不能遵修善。　時弟子目連，
便來詣吾所，　稽首佛足已，
却於一面坐，　叉手白佛言：
『憶昔從佛聞，　是地皆可食。
眾生薄福故，　地肥下沈入；
礫石沙鹹出，　如我今諦知。
地肥故在下，　眾生可憐愍；
今欲取此地，　反上以著下，
反下以著上。』　吾時呵目連：
『莫勞動為此，　是眾生前世，
不修眾善本；　無有是功德；
應食此地肥。』　弟子目揵連，
能以左手舉，　三千世界地；
置於右掌中，　擎著他世界。
一切眾生類，　無有覺知者，
亦不懷恐怖。　如是三千土，
大千之世界，　此三千世界，
滿中眾生類，　神力如目連；
比佛身神力，　百千萬巨億，
終不得相喻。　使十方眾生，
神力如緣覺，　諸弟子神力，
并佛身神力；　以比佛意力，
百千萬億倍，　無量不可計；
終不得為喻。」　爾時諸力士，

稽首禮佛足，　叉手白佛言：
「唯然天中天，　已見乳哺力，
福慧神足力，　唯說定意力，
解暢其境界。」　佛告諸力士：
「樂聞者靜聽。」　「唯然當聽受。」
佛告諸力士：　「須彌四方域，
諸龍上昇天；　同時降暴雨，
周遍四天下。　是四方大水，
皆流入大海；　佛皆別識知，
是諸雨水滂，　初墮某方域，
某方某村落，　某家某園田；
某樹某枝葉，　某花某果實。
因流來入海，　此四方大域，
一切所有水；　佛之定意力，
悉能分別知，　諸水滂原由，
所從來方面，　是為佛定意。
微妙之神力，　前已過去佛，
甫當興世者，　吾今現說法；
一切皆平等，　等音等稱量，
等德等相好，　等諸報應法；
唯二事不等，　形體及壽命。
何故二不等？　世人壽長時，
人形體長大；　佛亦順世俗，
壽長形體大。　末世人壽短，
形體醜短小；　佛亦隨世俗，
壽短形體小。　以故諸佛興，
以二事不等。」　佛告諸力士：
「吾已為汝等，　頒宣具解說。
佛之乳哺力，　福德智慧力，
神足定意力，　是所說諸力。
當於今暮夜，　為無常大力，
所擊壞碎滅。　如是諸人等，
世間歸無常；　一切有形類，
皆當歸別離。　壞散滅亡法，
生者歸於死，　成者必當敗，
合者有別離，　聚者當各散，
立者必傾墮。」　佛為諸力士，
因說要偈言：　「有為歸無常，

興起歸盡法；　諸興衰自然，
勤求寂滅安。　有為歸無常，
興起歸盡法；　佛最第一尊，
壽亦有終盡。　於是短壽命，
如夢忽便過；　自縱不勤學，
是愚可愍傷。　譬如山水峻，
速往終不返；　人命亦如是，
逝者不復還。　如弓之遣箭，
已逝不中返；　人命猶如此，
去者不復還。　眾苦苦起原，
當勤求滅苦；　覺八賢聖路，
致吉服甘露。」　時佛說是已，
三千大千界，　地六返震動；
無數兆姟天，　忽捨其宮殿，
測塞虛空中；　雨諸天華香，
末金銀栴檀；　諸天鼓妓樂，
梵天禮佛足，　叉手於佛前，
因說此偈言：「諸佛難值見，
正覺意難有；　如花優曇鉢，
佛又難於此。　勇健趨難遇，
人上釋師子；　與諸天人眾，
今故叉手禮。」　於時天帝釋，
便前禮佛足；　長跪於佛前，
因說是頌言：「令我得眼淨，
照曜於法炬；　閉塞邪趣門，
不畏墮惡路。　大慈世之師，
因愍傷眾生；　故與諸天眾，
於前叉手禮。」　時六萬諸天，
見諦得道迹；　禮佛遶三匝，
忽還歸天宮。　時大會眾人，
歸命於三尊，　佛法賢聖眾。
盡畢其壽命，　奉戒修十善；
離著出家學，　受戒為沙門；
見諦證溝港，　往還不還道。
或成無著真，　或發緣覺乘；
發大道意者，　無限不可量。
又有眾生類，　未曾有善本，
始初發道意。　無央數眾生，

勤攝身口心；　念佛天人師，
今當就無為。　已見大恐懼，
人身甚難得；　其行離眾苦，
猶救頭上火。　因此行眾善，
勤行無懈倦；　免離眾苦惱，
逮無為清涼。

佛本行經卷第六

佛本行經卷第七(一名佛本行讚傳)

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

大滅品第二十九

時佛與大眾，　遊至雙樹林；
梵音告阿難，　詣雙樹敷床。
佛便在繩床，　右脇而倚臥；
面向於西方，　首北而累足。
時賢善須跋，　修仁除躁性；
欲見佛求度，　來謂阿難言：
「我覺天人師，　時至欲滅度；
故來詣難見，　覺知一切法。
今求欲禮覲，　云何盡苦原？
今若不及見，　如日入永冥。」
請阿難通入，　阿難心煩毒；
便謂須跋言：　「今非見師時。」
佛以一切智，　徹照應度者；
百福德相貌，　慈意視須跋。
佛以柔軟音，　告語阿難言：
「莫違來現者，　吾出世為善。」
須跋得所願，　甚懷喜踊躍；
即往至佛所，　果必蒙解脫。
爾時賢須跋，　謙敬尊佛德；
傾屈而敬禮，　遜辭白世尊：
「前師覺世間，　云尊從得道；
己已得解脫，　又復度眾生。
願以見開示，　儻能蒙覺悟；
故來敬禮尊，　不敢稱智力。」
佛見須跋來，　心懷甚喜敬；
為說以賢聖，　示滅苦無為。
時須跋聞之，　尋即得解脫；
邪迷意覺悟，　逮得解脫道。
本執邪倒見，　故從迷生死；
倒見六十二，　以是世沈沒。
彼盡無有餘，　白衣致得道；
漏盡成羅漢，　濟此無往受。

覺佛所往路，　普世緣愛生；
愛渴兩俱滅，　滅意諸苦結。
覺佛之所說，　深正真言教；
以除意染著，　心淨無餘漏。
覺世之生死，　須跋諦思惟；
謂世間斷滅，　是見眼脫除。
世本歸滅亡，　意覺如是已；
世間有常見，　邪疑霍然除。
彼前所執持，　捨是諸倒見；
聞佛真善言，　開慈心受持。
因其前世時，　所修諸善本；
願入泥洹城，　故速疾解脫。
已得善無為，　除冥覺正真；
建立永甘露，　除盡諸塵勞。
時見佛世尊，　欲捨就滅度；
以慈心視佛，　意便起是念：
「我今理不宜，　見佛捨壽行；
普世之炬燿，　眾生所恃怙。
施善於一切，　願我先捨身；
曼佛天中天，　未捨壽之頃。」
心善踊無量，　起五情投地；
稽首禮佛足，　生定意如山。
即時尋速滅，　猶如興大雲；
普雨降甘潤，　滅盡小野火。
佛告勅比丘：　「供養須跋身。」
佛末後弟子，　度立泥洹城。
因即右脇倚，　臥於繩床上；
欲放捨佛身，　盡受命之數。
初夜時欲過，　星月光明損；
林藪鳥獸寂。　佛告諸弟子：
「卿等敬具戒，　如尊師炬燿；
吾去世之後，　順從莫違犯。
淨攝身口心，　捨利求大安；
田役畜乘僕，　倉藏園莫為。
無種殖樹木，　亦莫斬伐傷；
不得為己身，　造立垣牆壁。
無仰觀曆數，　合和湯藥方；
知時限節食，　修己莫望敬。

無身隱短穢，　無行呪自活；
無為王者使，　無瞻相吉凶。
汝等後當足，　衣食疾湯藥；
每攝意知足，　守限節忍苦。
汝等但能勤，　奉持是禁戒；
具戒之根株，　相載之泥洹。
從是起定慧，　禁戒具諧偶；
守護能備悉，　智慧增長益。
除滅諸塵勞，　緣是致泥洹；
此言戒印封，　因識守戒者。
其戒具不缺，　備悉無短少；
彼則清淨善，　脫塵勞寂滅。
無有禁戒者，　彼則無沙門；
因禁戒地立，　成沙門善妙。
已立淨戒具，　心不走諸欲；
勉則制令住，　伏使忍不起。
如迴牛離苗，　縱情念邪者；
差失淨禁戒，　顛墜大衰耗。
若遇惡賊對，　一世受苦身；
隨從諸欲者，　今世及後世，
具受諸苦毒，　故不當從欲；
悅可諸欲者，　後必遭大苦。
人不當畏懼，　熾火之所燒；
莫畏蛇虺毒，　及兇弊惡賊。
害奪人命者，　當自畏癡意；
如愚見巖蜜，　不顧碎身患。
如無鉤醉象，　躁跳如獼猴；
心晝夜隨欲，　莫聽隨所便。
不滅其心者，　身不得休息；
已能調伏心，　不邪屈泥洹。
得食如服藥，　不當起愛憎；
所得方便食，　趣愈飢支形。
喻如眾蜂集，　採花之精味；
以時度施食，　無壞人慈敬。
莫煩好施者，　莫數役良畜；
好施煩則厭，　良畜數役疲。
汝等晝夜勤，　方便加建進；
莫自縱睡眠，　損耗難得命。

普世死所燒，　誰通夜安寐；
怨賊所圍遶，　恐怖焉得安。
可捨塵勞垢，　陳宿久居者；
塵勞蓋安寐，　覺寐滅塵勞。
慚愧為衣服，　瓔珞象之鉤；
放捨慚愧者，　眾德善所棄。
執持慚愧者，　以故名為人；
強顏不知慚，　是名為畜獸。
若節節支解，　心不當起亂；
亦莫違禁戒，　口發麤獷言。
戒則是忍辱，　亦是其強力；
不忍他麤言，　終不得解脫。
恚壞法失名，　善心悅顏怨；
心毒不當聽，　令止宿斯須。
諸善之強敵，　無過於瞋恚；
捷疾無為喻，　毀壞仁禁戒。
居家有愛著，　雖恚愆不重；
守戒恚愆重，　如冷水出火。
剃頭被法衣，　執鉢行乞食；
威儀以持世，　不宜與恚俱。
慢增則善損，　居家者尚爾；
況捨家離著，　調伏定心者。
中平正真法，　不與邪偽合；
正法建善事，　邪偽者虛欺。
積財聖憂惱，　少欲者離苦；
是故吾弟子，　少求增眾善。
卿等當知足，　爾乃心安定；
知足人間樂，　無厭生天苦。
饒財無厭貧，　財貪知足富；
無厭貧馳騁，　知足者所憐。
欲求解脫者，　莫依眾憒鬧；
天帝釋以下，　敬禮獨靜者。
卿等除親愛，　親愛苦止宿；
捨家戀親愛，　如老象沒泥。
志意勇進者，　眾事無疑難；
水性徹柔弱，　漸滴能穿石。
鑽火數休息，　不能得致火；
勤鑽尋致火，　精進者諧偶。

故當建精進，　趣向泥洹門；
邪違無為道，　汝等慎莫為。
守志不錯亂，　眾邪不得下；
守志沙門友，　失志忘眾善。
志被鉀仗備，　敵莫能得勝；
心專服德鎧，　塵勞無能勝。
專精定意者，　諦了世生死；
是故當定意，　意定苦不起。
若欲度流水，　因橋梁浮材；
欲度一切苦，　定意第一舡。
卿等慧離者，　今故顯世法；
有是則得度，　法外者不愛。
不謂為捨家，　鎧良藥利器；
舟船度流江，　智慧度生死。
是故常聽法，　當從法言教；
慧見者見正，　無慧者盲冥。
心與塵勞俱，　終不得解脫；
審欲求度者，　勤除去塵勞。
沙門學調心，　除去放逸意；
天帝心調樂，　阿須倫無樂。
吾教汝等善，　卿等當勤修；
廣設眾方便，　便令至泥洹。
靜寂山巖間，　林藪空閑舍；
於中學定意，　吾去後莫恨。
良醫盡方術，　合和若干藥；
病者服得瘳，　醫不自還服。
導師引導正，　從者無憂患；
違失者有損，　不顧慮患故。
吾已為汝等，　敷演四正諦；
懷疑者便問，　今正是其時。」
時佛令如是，　弟子默無言；
阿那律知念，　於大眾中曰：
「日可令涼冷，　月可使炎熱；
是四諦真正，　終不可違故。
苦諦苦所逼，　終愛則有苦；
諸佛之所說，　滅盡諦滅愛。
甘露八正道，　寂滅為泥洹；
覺是沙門眾，　佛後末度厄。

眾會未度者，　初入道老少；
佛粗說羅漢，　如冥電照道。
其已得解脫，　度於生死者；
眾共懷悲恨，　師滅一何速。」
佛聞阿那律，　如是正諦語；
欲堅眾生意，　慈悲說是言：
「假令有劫壽，　必當終歸盡；
吾以具施善，　何用長壽為？
世間及天上，　吾所應度者；
半度半示道，　轉教法得住。
汝等當覺制，　不足追念吾；
但勤說方便，　莫遭離別痛。
以慧燈除冥，　覺世無牢強；
垂終心懷悅，　猶如重患除。
慧者脫凶衰，　遠離弊惡人；
得捨是二患，　何緣得懷憂。
汝等勤修善，　一切次當死；
吾入泥洹城，　時今已近到。
於是捨壽行，　是吾末後言。」
佛於是思惟，　第一離欲禪，
從第一禪起，　思惟第二禪，
如是歷四禪；　如是周遍歷，
往返於九禪，　逆順盡端緒；
世尊天中天，　還至第一禪。
從第一禪起，　重思至四禪；
佛時審諦思，　逆順歷禪觀。
又還從是起，　微震動其意；
然後捨壽行，　奄入泥洹城。
佛適捨壽行，　地六返震動；
空中有大炬，　如劫盡燒火。
四方有大火，　猶如阿修羅；
燒天林樹澤，　名曰愛盡樂。
暴雨雹其塵，　電光如吐炎；
普世如大火，　雷震甚可畏。
卒暴塵霧風，　折樹崩山巖；
猶如劫盡風，　所摧傷無限。
白日無精光，　星月闇不明；
日月俱失光，　譬如泥所塗。

日月雖俱照，　黯黮不精明；
莫能識東西，　晝夜不可知。
世尊冥所覆，　江河皆逆流；
佛樹側雙林，　憂感花零落。
江河水皆熱，　猶如沸釜湯；
雙樹為之萎，　屈覆世尊身。
五頭大龍王，　悲痛身放緩；
或悶熱視佛，　啼哭眼皆赤。
即時吐熱氣，　鬱毒不可言；
燒熱其咽喉，　如吐心重患。
觀世都無常，　自諫強除憂；
自意王將從，　念法制啼泣。
淨居諸天子，　解道心調定；
寂然不啼泣，　愍世或起滅。
第一執樂神，　龍王大力神；
愛重法天神，　悲感塞虛空。
普為憂所覆，　周慞走哀動；
雜類之大聲，　遍滿於世間。
魔已得其願，　及惡兵屬喜；
舞調雷震鼓，　種種放洪聲。
大叫傳令言：　「吾主強敵亡，
自今誰復能，　越其境界者？」
佛德樹崩墮，　如大象牙折；
如高山巖摧，　如大牛角脫。
佛今捨身壽，　世間諸天人；
無所復歸仰，　失恃怙如是。
如虛空無日，　如國失倉藏；
如華池被霜，　眾華皆摧傷。
世尊捨軀命，　寂潛於泥洹；
一切有形類，　莫不失精榮。

佛本行經嘆無為品第三十

於時從空中，　天寶宮照耀；
駕以千象車，　懸虛而在上；
敬心熟視佛，　捨命臥身形；
懷感而悲嘆，　因說是辭曰：
「處在大生死，　一切皆無常；

始生現興盛，　卒衰損滅亡。
迴旋向所樂，　便生種種苦；
都滅盡諸苦，　無為第一快。
生死雜種薪，　燒令無有餘；
慧炎德稱煙，　流遍天世間。
無常水忽至，　滅佛盛光明；
猶如野猛火，　卒遇大暴雨。」
復有天仙人，　敏善心調良；
止處淨居宮，　清淨除諸欲。
見佛甚愛敬，　啼泣如雲雨；
意重如須彌，　便發是言曰：
「世間終不有，　生而不死者；
自古來未曾，　生而有長存。
上中下究暢，　決定無不知；
是尚不得免，　其餘難長在。
是世間大導，　去邪示正路；
慧眼最第一，　觀世轉上下。
如是世慧滅，　當還往邪導；
猶如盲無目，　迷失平正路。」
弟子天眼最，　號名阿難律；
愛憎意已竭，　勞盡生死斷。
見佛已滅度，　世間當闇冥；
諸根寂意滅，　便歎是辭言：
「處在大生死，　慧義不得暢；
世間如霧氣，　斯須空不現。
無常金剛杵，　擊佛寶須彌；
忽然盡崩壞，　今墜墮于地。
生世何輕脆，　無一可恃怙；
恍惚無堅要，　躁動合則散。
普世滅亡法，　如夢無吾我；
佛師子能伏，　塵勞象自墮。
未逮道跡者，　何能不畏是；
觀世叵恃怙，　如朝露聚沫。
佛號天人師，　金剛之大柱；
忽然壞在地，　其力安所在？
六種生五枝，　一萌五菓實；
俱溉是三株，　勞意固難伐。
佛大力之象，　突壞塵勞樹；

碎散令無餘，　然後自墮地。
千目執金剛，　天帝蒙時雨；
立之於正法，　滅其苦清涼。
德稱彌弘廣，　普覆於世間；
諸聖賢之師，　寂然而隱滅。
名德無不周，　微妙法澹潤；
猶如秋時雨，　法水滿江河。
天師垂濟護，　自意王營從；
授以無為道，　潛身如日沒。
興雲降是雨，　秋冬雨雪霜；
熾火之熾炎，　莫之為之滅。
如祠竟火滅，　今諸天師火；
霍滅寂無光，　世間永長冥。
斷解脫者望，　違本願失歡；
善名德流布，　周遍滿十方。
懷四等大慈，　愍眾如赤子；
莫不蒙其善，　如何寂然滅。
得妙無著道，　諸佛之所生；
無礙諸善法，　寂然而自覺。
以神足輕舉，　覺身是苦滅；
以是故速疾，　捨身安無為。
除一切心冥，　如日千光明；
滅心之婬垢，　如雨掩地塵。
不復遭眾苦，　不為惱所迫；
已度廣無邊，　無涯底海淵。
出興顯于世，　壞諸苦毒患；
愍傷於世間，　欲求寂滅者。
眾好甚明曜，　寂如梵天王；
大智慧普備，　為世天人師。
轉眾生以善，　練塵勞離惡；
晝夜增諸善，　如月之初生。
每長養眾善，　德稱弘廣普；
在家時已解，　況其捨家後。
乃往古自誓，　當為塵勞戰；
愍諸貧賤者，　誓充其所願。
佛以平等心，　食不却蔬惡；
亦無所專著，　於精細美味。
惠施難放捨，　人所不能者；

不受取於人，　亦不求利益。
相好大名稱，　自然如嚮應；
廣採眾善意，　決定於善聽。
故現相姿好，　見者三垢滅；
發言成法律，　長益眾生善。
以行忍相明，　與塵勞為怨；
積功德無量，　不免於無常。
所生積功德，　受報無有限；
決定得正道，　如薪盡火滅。
示眾生善道，　伐盡塵勞林；
制御於一切，　生死縛著者。
捨八勝五趣，　覩見於三趣；
伐三審盡三，　因得淨三眼。
隱一覺知一，　逮一至重七；
散令無有餘，　乃誓於無礙。
以甘露充世，　言辭斷瞋恚；
用善染眾生，　世間難悟者。
每殖眾善本，　不施惡於惡；
建立正法幢，　於一切世間。
鹿野轉法輪，　普喜悅世間；
成就諸解脫，　淨諸自愛者。
見所未曾見，　普與清淨合；
覺諸難覺事，　諸未曾覺法。
告世以無常，　所生輒有苦；
告世以無我，　無彼長迷惑。
建立法幢幡，　壞破貢高山；
猶如七寶柱，　於祠祀中崩。
面毀不懷恨，　不悅於嘆譽；
厭生受天福，　方便求不生。
自度生死海，　又度脫一切；
自以慧逮覺，　又覺悟眾生。
如覺時潤雲，　如山林藪花；
脫見如日出，　又授以正見。
雖生於世間，　不染於世事；
涉世之險路，　不同其所趣。
心未曾犯非，　得善道尚滅；
普世遭艱難，　無恃怙可傷。
愚癡蔽其眼，　終無所顧慮；

不思設方便，　求出生死要。
生老病死苦，　迫世間無免；
唯佛能救苦，　授之以甘露。
往昔天魔兵，　不能勝天師；
自然無常力，　無常忽勝之。
世尊耳所聽，　三千世界聲；
神足然昇降，　乃至梵居天。
覺眾生心念，　下至無擇獄；
諸生死起滅，　悉審諦見了。
天師從始生，　輪轉所周更；
諦憶如面見，　盡生死漏原。
具足六通慧，　備悉覺決定；
今盡罷捨置，　棄身餘壽行。
世愛流生死，　誰說法令息；
世俗愚無智，　誰當覺慧滅。
猶如車無御，　江海船失師；
篤病離良醫，　如何當自持。
如言離誠信，　無覺意求智；
王者失容飾，　行善不忍辱。
已離是四事，　其功不顯現；
今佛捨世間，　無濟難成事。
如夏五六月，　清淨無風雲；
亢陽相薄燒，　及至諸虫物。
眾生應度者，　今當普遭難；
世尊捨壽命，　何一甚苦痛。
時天懷悲心，　慈愍說是辭；
婬怒癡薄故，　嘆師毀生死。」
弟子未脫者，　悲痛嘩啼哭；
已得解脫者，　諦計興衰數。
聲流聞諸國，　拘夷諸力士；
悲勇速馳赴，　集詣雙樹間。
哀踊自投壁，　種種嘆佛德；
其聲甚悲痛，　如群鵠遇鷹。
倒見佛無光，　寂滅叵復覺；
同聲悲啼叫，　宛轉如旱魚。
見佛奄然臥，　支體皆展直；
猶轉輪王崩，　諸國靡不嘩。
人民無央數，　出城詣佛所；

諸男女長幼，　懷悲毒狂亂。
或掣裂衣裳，　痛感口自嚙；
或自摵頭髮，　爬𤼵壞面目。
又復無數人，　懊惱自投擲；
椎胸向天嘷，　嘆佛德無量。
「嗚呼!　天人師，　眾生所仰賴；
相捨棄何疾，　永絕無復望。」
大眾悲啼哭，　各盡所堪任；
諸力士之王，　毒痛嘷嘆言：
「覺法悟世師，　已臥不復起；
猶如大軍罷，　大幢不復現。
所辦事已辦，　應覺佛已覺；
於世猶如眼，　今奄然長眠。
佛是度苦橋，　以濟駛流江；
大橋卒破壞，　因何度苦痛。
佛慧光照曜，　心明精進暉；
昔佛日現耀，　令天地普明。
今便隱光潛，　無為之大山；
世間便當還，　奄入長衰冥。」
或悲嘷寱語，　或懷悶熟視；
或有盡聲哭，　或有面掩地。
眾生懷惱毒，　啼哭形不同；
莫不懷戀慕，　疼痛心惕灼。
於是七寶挍，　象牙之輦輿；
諸力士輿佛，　擎置寶輦上。
華香之雜珍，　種種眾奇妙；
諸力士嘷哭，　供養佛舍利。
諸貴姓少女，　體婉手柔弱；
執持七寶幔，　微妙如天繒。
明珠挍寶蓋，　或持寶垂珠；
或捉寶拂扇，　供養佛舍利。
諸力士擎輿，　啼哭眼皆赤；
空中雷震聲，　稱耳悅意樂。
天散諸意花，　續下如淋雨；
諸天墮花地，　鮮明始如敷。
諸天塞虛空，　眾寶供養佛；
暢發悲楚辭，　追嘆佛功德。
諸執樂神女，　灑栴檀香汁；

散瓔珞寶衣，　供養佛舍利。
諸力士擎輿，　携至城中央；
天人恭敬禮，　追慕而啼哭。
繒綵寶幢幡，　嚴飾其城郭；
華香及伎樂，　供養尊舍利。
供養擎寶輿，　從城西門出；
至城西便度，　寶底流江水。
上於甘樹下，　以種種香木；
積為大薪[卄/積]，　及若干種香。
若干種花香，　及種種澤香；
各各秉炬火，　欲燒佛薪[卄/積]。
三燒佛薪[卄/積]，　火終不肯燃；
眾人咸懷疑，　不知其緣故。
大迦葉不遠，　懷慈往見佛；
時火以是故，　共吹終不然。
時迦葉速至，　禮敬佛[卄/積]已；
於是佛薪[卄/積]，　即時自然燃。
塵勞不損佛，　今為火所燃；
肌體雖然盡，　骨如故不燋。
爾時諸力士，　以乳澆滅火；
以香湯洗骨，　金瓶盛舍利。
猶往昔天帝，　欲燒金剛山；
以其功德大，　故火不能燒。
今以大熾火，　不能燒佛骨；
諸力士展轉，　說此喻相謂：
「四等心所生，　滅除婬欲火；
尊骨寂清涼，　我等心燋燃。
諸天神力士，　不能勝佛身；
忽今遭無常，　我以能擔行。
佛力強無比，　聲流聞十方；
如何便恍惚，　盛之在金甕。
佛輝輝喻日，　未曾以貢高；
遭遇無常火，　唯留其神骨。
以金剛慧杵，　壞塵勞強山；
遭苦不捨忍，　心堅定不動。
斷盡諸苦本，　滅不更受身；
如是之妙體，　永終於火中。」
力士每所至，　力伏令人啼；

人來歸伏者，　能慰沃使悅。
假其遭艱難，　恃力未曾泣；
念慈敬佛德，　啼哭擔舍利。
力強勇武備，　志精懷自大；
啼哭還入城，　意謙除貢高。
幡蓋授大殿，　施七寶高座；
舍利置其上，　一切禮供養。

佛本行經八王分舍利品第三十一

諸力士悲感，　在於王殿上；
供養尊舍利，　如是至數日。
隣側七國王，　時各尋遣使；
皆共同一時，　如會至城下。
各通其王命，　諸力士相聞；
皆陳其敬意，　求得舍利分。
諸力士答言：　「佛於我國滅，
自供養舍利，　不能以相與。」
爾時諸國使，　相聞至數返；
力士擎舍利，　又恃其力強。
使不肯還返，　當遣以威力；
意各齎貢高，　無心分舍利。
諸使還返命，　諸王各起意；
尋即興師眾，　風發至其城。
以無數軍眾，　圍繞力士城；
軍來趣其城，　如霖雨暴水。
人民入城底，　莫不懷恐怖；
人眾甚繁多，　城中不能容。
七國王軍眾，　象吼馬鳴聲；
震動其城墎，　人民戰如波。
於是七王軍，　各於其部分；
精練甚壯勇，　戰士及象馬。
於是諸國王，　力任各嚴辦；
四種之戰陣，　象馬車步兵。
力士亦嚴施，　城上拒戰具；
修治其池塹，　杜塞諸城門。
即便皆建立，　軍陣大行旗；
國內諸細民，　莫不懷恐怖。

於時七國王，　計議同一心；
各與無數眾，　器鉀精銳備。
猶如七星宿，　同夜俱出現；
七王之兵眾，　俱時到城下。
大眾起黃塵，　坌塞人眾眼；
但象之氣臭，　塞鼻不得息。
鼓角吹貝聲，　塞耳無所聞；
婦女諸幼小，　惶怖皆失色。
對設火攻具，　消銅鐵為湯；
皆貫冑被鉀，　當仗嚴進戰。
象馬皆被鉀，　整陣當對戰；
力士沒體命，　不圖分舍利。
城里皆令催，　執仗上城戰；
諸力士齊心，　決定戰不退。
皆立於城上，　樓櫓却敵間；
看城外諸王，　軍眾無央數。
軍奮作威勢，　同時大叫呼；
一時大叫呼，　聲響震天地。
拔露劍擲弄，　晃昱曜天日；
或有跳勇走，　捷疾欲向城。
外軍見力士，　嚴備自束帶；
決定欲對戰，　殊無退却意。
各與其妻息，　辭別當進戰；
諸戰士妻息，　懷怖心驚波。
又有父母者，　心愛戀其子；
見子被鉀鎧，　欲出詣戰場。
垂泣皆啼哭，　呪樹請神祇；
子見父母悲，　心皆懷遺疑。
或有諸婦女，　默然懷愁悶；
或持天弓箭，　啼遮不令戰。
見妻子啼哭，　心猛銳果敢；
掣奪取弓箭，　必欲戰不疑。
諸力士自恃，　意決必欲戰；
如藏虺在器，　懷怒毒熾盛。
心意皆決定，　必欲戰不疑；
七王亦嚴辦，　對陣垂當戰。
皆以素嚴辦，　四部之兵眾；
象兵及馬兵，　車步之兵眾。

有貴姓梵志，　厥名香草性；
性博慧篤慈，　喻諫諸王言：
「觀諸王威勢，　利器劍戰備；
欲伏強力敵，　滅盡形勢命。
居城自守者，　不易可得勝；
力士得城內，　皆共同一心。
如今重圍閉，　意必欲獲勝；
唯願諸大王，　幸迴隆盛威。
省其城中有，　遵善調良者；
諸王皆共悉，　何辜橫加惱？
以力所閉者，　必果不獨勝；
或時墮圍者，　方便勝外敵。
毒虺自濟命，　入穴藏其形；
無故手探者，　毒螫或死傷。
自覺有威勢，　能震彼令恐；
集聚入城藏，　堅固修守備。
雖素力薄弱，　入城成大力；
如燈火垂滅，　得膏薪還熾。
若其城中有，　戒具神真者；
以其戒德重，　外敵自壞散。
猶昔重怨王，　用兵力竭盡；
清明王有德，　勝外強怨敵。
往過去諸王，　以力廣土地；
欲以恣其情，　馳名至無外。
王食祿忽過，　如牛飲氷水；
諸王盡過去，　國土地續存。
是故當熟思，　世間正真理；
設方便和同，　得舍利為貴。
以矢力勝怨，　生讐逆返迫；
以和順取勝，　終已不起返。
雖所言愚鄙，　誠無可採納；
諸王力盛強，　能消伏微敵。
如所敬尊師，　奉法者為上；
今宜追念師，　受行忍辱教。」
今時彼梵志，　盡其體所知；
和順正真言，　慈心諫諸王。
皆迴降諸王，　隆盛猛銳心；
於是諸王便，　順辭答梵志：

「所言得時宜，　和順知方便；
今所說善理，　篤厚存終始。
汝當審吾等，　心悟善法力；
心之所求欲，　不勞恣世俗。
或以願以力，　或以忿恚恨；
已諍今鬪者，　曼當對戰者。
如我等今意，　純求以佛德；
執仗求舍利，　不貪國財寶。」
往古烈力士，　貢高答曰大：
「戰諍於仙林，　死傷難呰計。
佛布教世間，　除勞滅自大；
如何不為佛，　愛危脆命為？
往古諸帝王，　迷惑賢女色；
興師相討罰，　諸王死無數。
佛教戒世間，　滅除貪婬意；
而我不為佛，　愛危脆命為？
往日有兄弟，　愚嫉興嫌諍；
還共相傷殺，　令盡無有餘。
佛興顯於世，　滅除愚嫉心；
如何不為佛，　惜命而不戰？
昔手臂力士，　挾嫌結瞋恚；
便執持武備，　欲盡諸王種。
佛出於世間，　能除盡恚害；
我等為佛故，　愛此軀命為？
昔者華上子，　號曰十頭神；
堅固著色欲，　緣喪沒身命。
佛出於世間，　解一切縛著；
我等為佛故，　著此身命為？
往昔諸愚人，　以癡諍水蟲；
以其愚癡盛，　求其相殺害。
佛興出於世，　除一切愚癡；
我等為佛故，　愚愛是身為？
古來愚不達，　所諍諸臭穢；
無有一堅要，　相害不可計。
佛出除世患，　吾等為佛故；
當與閻羅鬪，　豈當疑世戰？
吾等心堅正，　終不疑於戰。
勞人使入城，　至諸力士所，

盡意設方便，　陳吾等至意；
其委仰於仁，　必令一對戰。
吾等錯利矢，　剋意當交戰；
聞仁說善法，　正真之言辭。
內心即退滅，　瞋恚之惡毒；
猶如虺被呪，　毒害滅無餘。」
爾時其梵志，　承諸王教命；
便即行入城，　至諸力士所。
欲見諸力士，　貴重有勢者；
便以謙恪意，　宣諸王教命：
「城外諸王兵，　皆各嚴備仗；
貫弗被寶鉀，　皓皓曜天日。
發心欲同聲，　以盡其武力；
意勇如師子，　張目向城看。
摩拭豫嚴張，　金寶錯塗弓；
意勇無疲極，　晝夜不脫鎧。
卒發心憶念，　佛之慈明法；
勞以義相讓，　不疑畏戰鬪。
不以諍土地，　來至此城下；
不自大貪恪，　不以瞋慊來。
敬佛功德故，　來到汝此耳；
客以善義來，　主人宜敬待。
佛為一切師，　吾等同敬事；
欲供養舍利，　故來至此城。
共為法兄弟，　幸可分舍利；
廣可令眾生，　各各得供養。
慳惜財寶者，　是不為穢恥；
慳惜善法者，　是乃為愧恥。
愛恪之為物，　必有醜穢名；
除慳施善者，　聖賢之所歎。
仁等若執意，　不與舍利者；
今便可出城，　與客共捔力。
居城依門扇，　不執杖出戰；
是則不為王，　非貴非勇士。
城外諸王意，　如向來所說；
鄙俱有善心，　等義示二家。
又別有私意，　欲以向仁等；
幸小垂聽採，　請說正真法。

唯仁等莫必，　專意求欲戰；
古來戰諍中，　無善義無利。
佛天師每嘆，　忍辱德第一；
今諸仁何故，　熾然怒求戰？
若忿諍六欲，　若諍寶財貨；
若以此戰諍，　事理猶可通。
以福德之故，　是善法嘆譽；
善與諍為怨，　是義當審思。
每以普慈心，　和調安隱性；
佛天師導教，　當慈加眾生。
莫殺害眾生，　而行敬事佛；
終無有利義，　是事不宜爾。
仁等宜開意，　分諸王舍利；
善法當流布，　因此為無始。
若能為是者，　則無復戰諍；
可逮二善義，　福德及名稱。
其有專己見，　離正入邪道；
善人盡方便，　當牽入正路。
諸王設方便，　欲廣建善法，
欲普導世間，　牽至天人道。
世尊每嘆譽，　眾施法最善；
所至則為師，　天人之所嘆。
普觀諸世間，　財施者不少；
以法惠施者，　時有或無有。
法施名稱博，　廣安隱世間。」
是諸力士眾，　聞是善法言；
心內竊懷慚，　默然熟相視。
以謙愛敬辭，　而謂梵志言：
「仁乃善方便，　加愛敬於眾；
為梵志不妄，　勤建立著善。
能降下我等，　善行者道中；
猶御不調馬，　不令入獸中。
便可相從意，　如師所開示；
愛厚篤敬信，　我等可用耳。
忽捨忠怒言，　正直善諫者；
事敗遇艱難，　後追悔無及。」
即時以金甕，　分聖尊舍利；
別以為八分，　安諦一平等。

於是諸力士，　從中取一分；
致其餘七分，　送與七國王。
爾時諸力士，　上賓待諸王；
諸王得舍利，　悲喜各歸國。
於是七國王，　各各自於國；
興師建神塔，　高乃至雲際。
梵志草香性，　欲已聚起塔；
便從諸力士，　乞暈舍利甕。
界內貴梵志，　乞佛積灰炭；
皆共收拾聚，　恭敬立神塔。
諸王造初起，　以舍利神塔；
於閻浮提地，　巍巍德如山。
梵志所建立，　金甕塔第九；
佛積炭灰塔，　滿十妙巍巍。
華香寶幡蓋，　表顯供養塔；
挍飾甚妙好，　如香熏山巖；
隣側諸國邑，　無央數人集；
或喜悲啼哭，　禮事敬神塔。
皆共追戀慕，　憶念佛功德；
辛酸悲楚毒，　永逝一何劇!
以善施世間，　眾生所恃賴；
迷失路者導，　重病者良醫。
寒者之春陽，　旱熱者涼池；
三界之覆蓋，　忽便寂然滅。
三界失覆蓋，　無恃可痛憐；
當迷失正路，　隨邪遭艱難。
世失正傾邪，　流入三惡趣；
世誰有大力，　能制令還者？
世間諸眾生，　愚癡蔽其眼；
貪婬瞋恚火，　之所見燒然。
一切世眾生，　嬰塵勞重病。
世尊普慈心，　為三界良醫。
佛日盛光明，　始出現世時；
普奮大光明，　照三千世界。
普開敷世間，　天人芙蓉花。
猶如諸池花，　蒙日光而開。
諸天世人民，　及諸大國王；
悲泣追嘆慕，　向塔詠佛德：

「唯世大覆護，　第一慈悲師；
忽孤棄眾生，　一何甚速疾。
佛日之光明，　忽然而潛入；
愚霧彌覆世，　當何從見明？
誰當導眾生，　示以正諦路；
使至泥洹城，　寂靜無恐懼？」
時密跡力士，　廣為諸天人；
以次說是法，　宣佛本行德。
諸天聞所說，　悚然毛衣豎；
思惟所說理，　追尋佛功德：
「所積眾善本，　無限無有量；
從難計數劫，　善行之積聚。
行六度無極，　大海淵之地；
眾寶德相慧，　充滿甚盈溢。
今此賢劫中，　所興千菩薩；
假令諸羅漢，　慧如舍利弗。
壽劫嘆佛德，　不能令終竟；
況吾智淺末，　限陳所見聞。」
時諸會天人，　聞其所說法；
心中忽明悟，　意如面見佛。
皆共懷悲感，　惻愴追慕佛，
願志大乘意，　寫情心專固。
稽首歸命佛，　忽然各飛去。

佛本行經卷第七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